

今夜家里有宴会。今夜家里有宴会，我却坐在书桌前面，用手托着下巴，呆呆的对着窗上那一串串的珠帘发愣。珠帘！那些木雕的珠子，大的，小的，长圆形的，椭圆形的，一串串的挂着，垂着，像一串串的雨滴。绿萍曾经为了这珠帘对我不满的说：

“又不是咖啡馆，谁家的卧房用珠子作窗帘的？只有你，永远兴些个怪花样！”“你懂什么？”我嗤之以鼻：“珠帘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你多念念诗词就知道了！”

“哦！”绿萍微微一笑：“别亮招牌了，谁都知道咱们家的二小姐是个诗词专家！”“算了！诗词的窍门都还没弄清楚就配称专家了？我还没有那样不害臊呢！”我抬了抬下巴，又酸溜溜的接了几句：“诗词专家！你少讽刺人吧！亲友们没几个知道我这‘专家’的，但是，却知道我家有个直升T大的才女！和一个考不上大学的笨丫头！”“好了，好了！”绿萍走过来，揉了揉我那满头短发，好脾气的说：“别懊恼了，考不上大学的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何况，今年考不上还有明年，明年考不上还有后年…”

“只怕等你当大学教授的时候，我还在那儿考大学呢！”我嚷着说。“又胡说八道了！”绿萍对我摇摇头，无可奈何的叹口气：“我真不了解你，紫菱，以你的聪明，你应该毫无问题的考上大学，我想…”“你不用想，”我打断了她：“你永远想不清楚！因为没有人能想清楚，连我自己都想不清楚！”

绿萍困惑的望着我，她的眼睛里有抹怜悯，有抹同情，还有抹深深的关切与温柔，她一向就是个好心肠的姐姐！一个标准的姐姐！我笑了，对她潇洒的扬了扬眉毛：

“够了，绿萍！你别那样愁眉苦脸的吧！告诉你，我并不在乎！考不上大学的人成千累万，不是吗？我吗？我…”我望着窗上的珠帘，忽然间转变了话题：“你不觉得这珠帘很美吗？别有一种幽雅的情调？你真不觉得它美吗？”

绿萍瞪视着那珠帘，我知道，她实在看不出这珠帘有什么“情调”和“美”来。但是，她点了点头，柔声的，安静的说：“是的，仔细看看，它确实挺有味道的！”

这就是姐姐，这就是绿萍，温柔，顺从，善良，好心的姐姐。她并不是由心底接受了这珠帘，她只是不愿泼我的冷水。绿萍，她一生没泼过任何人的冷水，功课好，人品好，长相好，父母希望她品学兼优，她就真的“品学兼优”，父母希望她在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她就真的不谈恋爱。她该是天下父母所希望的典型儿女！难怪，她会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也难怪，我会在她面前“相形见绌”了。

珠帘别有情调，珠帘幽雅美丽，珠帘是诗词上的东西，珠帘像一串串水滴…而我现在，却只能对着这珠帘发呆。因为，今晚家里有宴会。宴会是为了绿萍而开的。今年暑假，绿萍拿到了大学文凭，我拿到了高中文凭，父亲本就想为我们姐妹俩请次客，但我正要参加大专联考，母亲坚持等我放榜后，来一个“双喜临

门”。于是，这宴会就拖延了下来，谁知道联考放榜，我却名落孙山，“双喜”不成，变成了“独悲”。这份意外的“打击”，使母亲好几个月都振作不起来。这样，转眼间，秋风起兮，转眼间，冬风复起，绿萍又考进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外国机构，得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这使母亲又“复活”了，又“兴奋”了。绿萍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用她的光芒，来掩盖我的暗淡。母亲忘了我落榜带给她的烦恼，也忘了这份耻辱，她广发了请帖，邀请了她的老同学，干姐妹，老朋友，世交，以及这些人的子女，姐姐的同学…济济一堂，老少皆有…这是个盛大的宴会！而我，我只好对着我的珠帘发呆。

快七点钟了，客厅里已经人声鼎沸，我不知道几点钟开席，我只觉得肚子里叽哩咕噜叫。我想，我该到厨房里去偷点儿东西吃的，我总不能饿着肚子，整晚看我的珠帘，这样下去，我会把那些珠子幻想成樱桃，汤圆，椰子球，鱼丸和巧克力球了！或者，我也可以若无其事的出去参加宴会，去分享我姐姐的成功。但是，我如何去迎接那些伯伯叔叔阿姨婶婶们同情的眼光，还有，那楚家！天哪，我已经听到楚伯母那口标准的京片子，在爽朗的高谈阔论了！那么，同来的必然有楚濂和楚漪了！那对和姐姐同样光芒四射的、“品学兼优”的兄妹，那漂亮潇洒的楚濂，那高雅迷人的楚漪！天，算了！我叹口长气，我宁愿忍受着肚子饿，还是乖乖的坐在这儿发呆吧！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可是，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很敏锐，鼻子闻到了炸明虾的香味，耳朵听到了碗盘的叮当。今晚因为人太多，吃的是自助餐，美而廉叫来的，听说美而廉的自助餐相当不坏，闻闻香味已经可以断定了。闭上眼睛，我想像着他们端着盘子，拿着菜，分散在客厅四处，一面吃，一面聊着天。当然，绿萍会出足风头，带着她文雅而动人的微笑，周旋在众宾客之间！母亲会不停的向客人们叙述姐姐的光荣历史。哎！那种滋味一定和当明星差不多的，绿萍，她生下来就是父母手中的一颗闪亮的星星！

我饿了。我相当无聊。我的肚子在叫。我开始觉得那珠帘实在没有什么“情调”了。

我叹气，我靠进椅子里，我把脚高高的架在书桌上，我歪头，我做鬼脸，我咬嘴唇，我背诗…我突然直跳起来，有人在敲我的房门。“是谁？”我没好气的问。

门被推开了，是父亲！

他走了进来，把房门在他身后阖拢，他一直走向我面前，静静的看着我。我噘着嘴，瞪视着他。他对我眨眨眼睛，我也对他眨眨眼睛，然后，他笑了起来：

“你准备饿死吗？鬼丫头？”他问。

我歪着头，紧闭着嘴，一语不发。

“该死！”他诅咒起来，抓住我的肩，重重的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你居然没有换衣服，没有化妆，你像个丑小鸭，看你那头乱蓬蓬的头发……要命！我从没有希望你像你的姐姐，因为你是你！你不高兴吃饭，不高兴参加宴会，我也懒得勉强你。但是，你躲在这儿饿肚子，我看着可不舒服，这样吧，”他想了

想：“我去偷两盘菜来，我陪你在屋里吃吧！我知道你这鬼丫头是最挨不了饿的！”

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揽住父亲的脖子，我亲了亲他的面颊。抓住他的手，我高兴的说：

“好爸爸，你总算给我送梯子来了，我正没办法下台阶呢！现在，走吧！我们参加宴会去！我已经快饿死了！”

“你决定了？”父亲斜睨着我：“你那些该死的自卑感还在不在作祟？”“当肚子饿的时候，自卑感总是作不了什么祟的！”我老老实实的回答。“你不怕外面有老虎会吃了你？”父亲笑着问。

“我现在可以吃得下一只老虎！只怕我先把它吃了！”我瞪着眼说。父亲大笑了起来。笑停了，他深深的注视着我，用手摸摸我的短发，他点点头，慢吞吞的说：

“告诉你，紫菱，你不是你姐洋，但是，你一直是我的宝贝！去！梳梳你的头发，我们参加宴会去！今天来了很多有趣的客人，记得费云舟叔叔吗？他把他弟弟也带来了，一个好风趣的人，你一定喜欢听他吹牛！还有陶剑波，那个漂亮的男孩子，他正对你姐洋展开攻势呢，还有许家姐妹，章家全家，楚濂、楚漪……你要是不出去呀，错过许多有趣的事，那就算你自己倒楣！”我闪电般冲到梳妆台前，拿起发刷，胡乱的刷了刷我的短发，我的头发是最近才烫的，清汤挂面的学生头烫不出什么好花样来，我弄了满头乱蓬蓬的大发萍！下意识的昂高了下巴，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红花格子的衬衫，下面是条牛仔裤，可真不像宴会的服装。但是，管他呢！我是我，不是绿萍！回过头来，我挽住父亲的胳膊，大声的说：

“走吧！”父亲上上下下的看看我，笑着。

“就这样吗？”他问。“是的，我是只变不成天鹅的丑小鸭！”

父亲笑得开心。“那么，走吧！你马上可以尝到咖喱牛肉和生炸明虾了！”

我咽了一口口水，很没面子，咽得“咕嘟”一声，好响好响，我看看父亲，父亲也正嘲弄似的看着我，我做了个鬼脸，父亲回了我一个鬼脸，然后……

我们打开房门，走下楼梯，大踏步的走进客厅。

一帘幽梦 2

一走进客厅，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慑住了。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没想到如此热闹，到处都是衣香鬓影，到处都是笑语喧哗。人群东一堆西一堆的聚

集着，拥挤着，喧嚣着，美而廉的侍者穿梭其间，碗盘传递，筹交错。我一眼就看出客人分成了明显的两类，一类是长一辈的，以母亲为中心，像楚伯母，陶伯母，章伯母……以及伯伯、阿姨们，他们聚在一块儿，热心的谈论着什么。楚伯母、陶伯母、何阿姨和妈妈是大学同学，也是结拜姐妹，她们年轻时彼此竞争学业，炫耀男朋友，现在呢，她们又彼此竞争丈夫的事业，炫耀儿女。还好，爸爸在事业上一直一帆风顺，没丢她的脸，绿萍又是那么优异，给她争足了面子，幸好我不是她的独生女儿，否则她就惨了！另一类是年轻的一辈，以绿萍为中心，像楚濂、楚漪、陶剑波、许冰洁、许冰清……和其他的人，他们聚集在唱机前面，正在收听着一张汤姆琼斯的唱片。陶剑波又带着他那刻不离身的吉他，大概等不及的想表演一番了。看样子，今晚的宴会之后，少不了要有个小型舞会，说不定会闹到三更半夜呢！

我和父亲刚一出现，费云舟叔叔就跑了过来，把父亲从我身边拉走了，他们是好朋友，又在事业上有联系，所以总有谈不完的事情。父亲对我看看，又对那放着食物的长桌挤了挤眼睛，就抛下了我。我四面看看，显然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本来，渺小如我，又值得何人注意呢！没人注意也好，免得那些叔叔伯伯们来“安慰”我的“落第”。

我悄悄的走到桌边，拿了盘子，装了满满的一盘食物。没人理我，我最起码可以不受注意的饱餐一顿吧！客厅里的人几乎都已拿过了食物，所以餐桌边反而没有什么人，装满了盘子，我略一思索，就退到了阳台外面。这儿，如我所料，没有任何一个人，我在阳台上的藤椅上坐下来，把盘子放在小桌上，开始狼吞虎咽的大吃起来。

室内笑语喧哗，这儿却是个安静的所在。天边，挂着一弯下弦月，疏疏落落的几颗星星，缀在广漠无边的穹苍里。空气是凉而潮湿的，风吹在身上，颇有几分寒意，我这件单薄的衬衫，实在难以抵御初冬的晚风。应该进屋里去吃的！可是，我不要进去！咬咬牙，我大口大口的吞咽着咖哩牛肉和炸明虾。肚子吃饱了，身上似乎也增加了几分暖意，怪不得“饥寒”两个字要连在一块儿说，原来一“饥”就会“寒”呢！

我风卷残云般的“刮”光了我的碟子，大大的叹了口气。把碟子推开，我舔舔嘴唇，喉咙里又干又辣，我忘了拿一碗汤，也忘了拿饮料和水果，我瞪着那空碟子，嘴里叽哩咕噜的发出一连串的诅咒：“莫名其妙的自助餐，自助个鬼！端着碟子跑来跑去算什么名堂？又不是要饭的！简直见鬼！……”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个人影遮在我的面前，一碗热汤从桌面轻轻的推了过来，一个陌生的、男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想，你会需要一点喝的东西，以免噎着了！”

我抬起头来，瞪大了眼睛，望着面前那个男人。我接触了一对略带揶揄的眼光，一张不很年轻的脸庞，三十五岁？或者四十岁？我不知道，我看不出男人的年龄。月光淡档的染在他的脸上，有对浓浓的眉毛和生动的眼睛，那唇边的笑意是颇含兴味的。“你是谁？”我问，有些恼怒。“你在偷看我吃饭吗？你没有看过一个肚子饿的人的吃相吗？”

他笑了。拉了一张椅子，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不要像个刺猬一样张开你的刺好不好？”他说：“我很欣赏你的吃相，因为你是不折不扣的在‘吃’！”

“哼！”我打鼻子里哼了一声，端起桌上那碗汤，老实不客气的喝了一大口。放下汤来，我用手托着下巴，凝视着他。“我不认识你。”我说。“我也不认识你！”他说。

“废话！”我生气的说：“如果我不认识你，你当然也不会认识我！”“那也不尽然，”他慢吞吞的说：“伊丽莎白泰勒不认识我，我可认识她！”“当然我不是伊丽莎白泰勒！”我冒火的叫：“你是个很不礼貌的家伙！”“你认为你自己相当礼貌吗？”他笑着问，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和打火机，望望我：“我可以抽烟吗？”“不可以！”我干干脆脆的回答。

他笑笑，仿佛我的答复在他预料之中似的，他把烟盒和打火机又放回到口袋里。“你的心情不太好。”他说。

“我也没有招谁惹谁，我一个人躲在这儿吃饭，是你自己跑来找霉气！”“不错。”他也用手托着下巴，望着我，他眼里的揶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诚恳而关怀的眼光，他的声音低沉温和。“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儿？”

“你很好奇啊？”我冷冰冰的。

“我只代主人惋惜。”“惋惜什么？”“一个成功的宴会，主人是不该冷落任何一个客人的！”

天哪！他竟以为我是个客人呢！我凝视着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好难得，居然也会笑！”他惊叹似的说：“可是，你笑什么？”“笑你的热心，”我说：“你是在代主人招待我吗？你是主人的好朋友吗？”“我第一次来这儿。”他说。

“我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这儿的熟客？”

“是的。”我玩弄着桌上的刀叉，微笑着注视着他。“熟得经常住在这儿。”“那么，你为什么不和那些年轻人在一块儿？你听，他们又唱又弹吉他的，闹得多开心！”

我侧耳倾听，真的，陶剑波又在表演他的吉他了，他弹得还真不坏，是披头最近的曲子“嗨！裘！”但是，唱歌的却是楚濂的声音，他的声音是一听就听得出来的，那带着磁性的、略微低沉而美好的嗓音，我从小听到大的声音！帮他和声的是一群女生，绿萍当然在内。楚濂，他永远是女孩子包围的中心，就像绿萍是男孩子包围的中心一样。他们和得很好，很熟练。我轻咬了一下嘴唇。

“瞧！你的眼睛亮了，”我的“招待者”说，他的目光正锐利的盯在我的脸上。“为什么不进去呢？你应该和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歌唱的！”“你呢？”我问：“你又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呢？”

“我已不再是那种年龄了！”

我上上下下的打量他。

“我看你一点也不老！”

他笑了。“和你比，我已经很老了。我起码比你大一倍。”

“胡说！”我抬了抬下巴。“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吗？告诉你，我只是穿得随便一点，我可不是孩子！我已经十九岁了！”

“哈！”他胜利的一扬眉。“我正巧说对了！我比你大一倍！”

我再打量他。“三十八？”我问。他含笑点头。“够老吗？”他问。我含笑摇头。“那么，我还有资格参加他们？”

我点头。“那么，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他们吗？”

我斜睨着他，考虑着。终于，我下定决心的站了起来，在我的牛仔裤上擦了擦手，因为我忘记拿餐巾纸了。我一面点头，一面说：“好吧，仅仅是为了你刚才那句话！”

“什么话？”他不解的问。

“一个成功的宴会，主人是不该冷落任何一个客人的！”我微笑的说。“嗨！”他叫：“你的意思不是说……”

“是的，”我对他弯了弯腰。“我是汪家的老二！你必定已经见过我那个聪明、漂亮、温柔、文雅的姐姐，我呢？我就是那个一无可取的妹妹！你知道，老天永远是公平的，它给了我父母一个‘骄傲’，必定要给他们另一份‘失意’，我，就是那份‘失意’。”这次，轮到他又上上下下的打量我。

“我想，”他慢吞吞的说：“这份‘失意’，该是许多人求还求不来的！”“你不懂，”我不耐的解释，主动的托出我的弱点：“我没有考上大学。”“哈！”他抬高眉毛：“你没有考上大学？”他问。

“是的！连最坏的学校都没考上。”

“又怎么样呢？”他微蹙起眉，满脸的困惑。

“你还不明白吗？”我懊恼的嚷：“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没考上大学就是耻辱，姐姐是直升大学的，将来要出国，要深造，要拿硕士，拿博士……，而我，居然考不上大学！你还没懂吗？”他摇头，他的目光深沉而温柔。

“你不需要念大学，”他说：“你只需要活得好，活得快乐，活得心安理得！人生的学问，并不都在大学里，你会从实际的生活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站着，瞪视着他。“你是谁？”这是我第二次问他了。

“我姓费，叫费云帆。”

“我知道了，”我轻声说：“你是费云舟叔叔的弟弟。”我轻吁了一声：“天哪，我该叫你叔叔吗？”

“随你叫我什么，”他又微笑起来，他的笑容温暖而和煦：“但是，我该叫你什么？汪家的失意吗？”

我笑了。“不，我另有名字，汪紫菱，紫色的菱花，我准是出生在菱角花开的季节。”“紫菱，这名字叫起来满好听，”他注视我。“现在，你能抛开你的失意，和我进到屋子里去吗？如果再不进去，你的鼻子要冻红了。”我又笑了。“你很有趣，”我说：“费——见鬼！我不愿把你看作长辈，你一点长辈样子都没有！”

“但是，我也不同意你叫我‘费见鬼’！”他一本正经的说。

我大笑了，把那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头发拂了拂，我高兴的说：“我们进去吧！费云帆！”

他耸耸肩，对我这连名带姓的称呼似乎并无反感，他看来亲切而愉快，成熟而洒脱，颇给人一种安全信赖的感觉。因此，当我跨进那玻璃门的时候，我又悄悄的说了句内心深处的话：“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自己并不在乎没考上大学，我只是受不了别人的‘在乎’而已。”

他笑笑。“我早就知道了。”他说。

我们走了进去，正好那美而廉的侍者在到处找寻我的碟子和汤碗，我指示了他。如我所料，客厅里的景象已经变了，餐桌早已撤除，房间就陡然显得空旷了许多。长一辈的客人已经告辞了好几位，现在只剩下楚伯伯、楚伯母、费云舟、何阿姨等人。而楚濂、陶剑波等年轻的一代都挤在室内，又唱又闹。陶剑波在弹吉他，楚濂和绿萍在表演探戈，他们两人的舞步都优美而纯熟，再加上两人都出色的漂亮，在客厅那柔和的灯光下，他们像一对金童玉女。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发亮的看着他们，就猛觉得心头痉挛了一下，浑身不由自主的一颤。费云帆没有忽略我的颤动，他回头望着我：

“怎么了？你？”“恐怕在外面吹了冷风，不能适应里面的热空气。”我说，看着楚濂和绿萍。“看我姐姐！”我又说：“因为她名叫绿萍，所以她喜欢穿绿色的衣服，她不是非常非常美丽吗？”

真的，绿萍穿着一件翠绿色软绸质料的媚嬉装，长裙曳地，飘然若仙。她披垂着一肩长发，配合着楚濂的动作，旋转，前倾，后仰，每一个动作都是美的韵律。她的面孔发红，目光如醉，眼睛在灯光下闪烁着光芒。楚濂呢？他显然陶醉在那音乐里，陶醉在那舞步里，或者，是陶醉在绿萍的美色里。他的脸焕发着光彩。费云帆对绿萍仔细的看了一会儿。

“是的，你的姐姐很美丽！”

“确实是汪家的骄傲吧？”

“确实。”他看着我。“可是，你可能是汪家的灵魂呢！”

“怎么讲？”我一愣。“你生动，坦白，自然，俏皮，敏锐，而风趣。你是个很可爱的女孩，紫菱。”我怔了好长一段时间，呆呆的看着他。

“谢谢你，费云帆，”我终于说：“你的赞美很直接，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我很喜欢听。”

他微笑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是，父亲和费云舟大踏步的向我们走来了。费云舟叔叔 立刻说：

“云帆，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到处找你。”

“我吗？”费云帆笑着：“我在窗外捡到一个‘失意’。”

我瞪了他一眼，这算什么回答？！父亲用胳膊挽住了我的肩，笑着看看我，再看看费云帆。

“你和费叔叔谈得愉快吗？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在欧洲的那些趣事？和他的女朋友们？”

我惊奇的看着费云帆，我根本不知道他刚从欧洲回来，我也不知道他的什么女朋友！我们的谈话被母亲的一声惊呼打断了，她快步的向我走来，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腕：

“啊呀，紫菱，你就不能穿整齐一点儿吗？瞧你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整个晚上跑到那里去了？快，过来和楚伯母何阿姨打招呼，你越大越没规矩，连礼貌都不懂了吗？这位小费叔叔，你见过了吧？”我再对那位“小费叔叔”投去一瞥，就被母亲拉到楚伯母面前去了。楚伯母高贵斯文，她对我温和的笑着，轻声说：

“为什么不去和他们跳舞呢？”

“因为我必须先来和你们‘打招呼’。”我说。

楚伯母“噗哧”一笑，对母亲说：

“舜涓，你这个小女儿的脾气越来越像展鹏了。”

展鹏是父亲的名字，据说，年轻时，他和母亲、楚伯母等都一块儿玩过，我一直奇怪，父亲为什么娶了母亲而没有娶楚伯母，或者，因为他没追上，楚伯伯是个漂亮的男人！

“还说呢！”母亲埋怨的说：“展鹏什么事都惯着她，考不上大学…”天哪！我翻翻白眼，真想找地方逃走。机会来了。楚濂一下子卷到了我的面前，不由分说的拉住了我，大声的、愉快的、爽朗的叫着：“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紫菱？快来跳舞！我要看看你的舞步进步了没有！”我被他拉进了客厅的中央，我这才发现，陶剑波已经抛下了他的吉他，在和绿萍跳舞。唱机里播出的是一张“阿哥哥”，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跳。音乐疯狂的响着，人们疯狂的跳着。这轻快的、活泼的空气立刻鼓舞了我，我开始放开性子跳了起来。楚濂对我鼓励的一笑，说：

“我要把‘落榜’的阴影从你身上连根拔去！紫菱，活泼起来吧！像我所熟悉的那个小野丫头！”

我忽然觉得眼眶湿润。楚濂，他那年轻、漂亮的脸庞在我眼前晃动，那乌黑晶亮的眼睛，那健康的、褐色的皮肤，那神采飞扬的眉毛……我依稀又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我，绿萍，楚濂，楚漪整天在一块儿玩，在一块儿疯，绿萍总是文文静静的，我总是疯疯癫癫的，于是，楚濂叫绿萍作“小公主”，叫我作“野丫头”。一晃眼间，我们都大了，绿萍已经大学毕业，楚漪也念了大学三年级，楚濂呢，早已受过预备军官训练，现在是某著名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了。时间消逝得多快！这些儿时的伴侣里只有我最没出息，但是，楚濂望着我的眼睛多么闪亮呵！只是，这光芒也为绿萍而放射，不是吗？好一阵疯狂的舞动。然后，音乐变

了，一支慢的华尔兹。楚濂没有放开我，他把我拥进了怀里，凝视着我，他说：

“为什么这么晚才出来？”

“我保证你并没有找过我！”我笑着说。

“假若你再不出现，我就会去找你了！”

“哼！”我撇撇嘴。“你不怕绿萍被陶剑波抢走？恐怕，你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守绿萍了。否则，你应该早就看到了我，因为我一直在阳台上。”

“是吗？”他惊奇的说。“我发誓一直在注意……”

绿萍和陶剑波舞近了我们，绿萍对楚濂盈盈一笑，楚濂忘了他对我说了一半的话，他回复了绿萍一个微笑，眼光就一直追随着她了。我轻嘘了一口气。

“楚濂，”我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忙？”

“帮我什么忙？”“追绿萍呀！”他瞪视我，咧开嘴对我嘻笑着。

“你如何帮法？”他问。

“马上就可以帮！”我拉着他，舞近陶剑波和绿萍，然后，我很快的对绿萍说：“绿萍，我们交换舞伴！”

立刻，我摔开了楚濂，拉住了陶剑波。绿萍和楚濂舞开了，我接触到陶剑波颇不友善的眼光：

“小鬼头！你在搞什么花样？”他问。

“我喜欢和你跳舞，”我凄凉的微笑着。“而且，我也不是小鬼头了！”“你一直是个小鬼头！”他没好气的说。

“那么，小鬼头去也！”我说，转身就走。他在我身后跺脚，诅咒。但是，只一会儿，他就和楚漪舞在一块儿了。我偷眼看楚濂和我那美丽的姐姐，他们拥抱得很紧，他的唇几乎贴着她的耳际，他正在对她低档的诉说着什么。绿萍呢？她笑得好甜，好美，好温柔。

我悄悄的退到沙发边，那儿放着陶剑波的吉他。我抱起吉他，轻轻的拨弄着琴弦，那弦声微弱的音浪被唱片的声音所吞噬了。我的姐姐在笑，楚濂的眼睛闪亮，童年的我们追逐在山坡上……有人在我身边坐下来。

“给我那个吉他！”他说。

我茫然的看看他，那几乎被我遗忘了的费云帆。

我把吉他递给了他。“跟我来！”他说，站起身子。

我跟他走到玻璃门外，那儿是我家的花园，夜风拂面而来，带着淡档的花香，冬青树的影子，耸立在月光之下。他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抱着吉他，他拨出一连串动人的音浪，我惊愕的坐在他身边，瞪视着

他。

“我不知道你还会弹吉他！”我说。

“在国外，我可以在乐队中做一个职业的吉他手。”他轻描淡写的说，成串美妙的音符从他指端倾泻了出来。我呆住了，怔怔的望着他。他抬眼看我，漫不经心的问：“要听我唱一支歌吗？”“要。”我机械化的说。

于是，他开始和着琴声随意的唱：

“有一个女孩名叫‘失意’，
她心中有着无数秘密，
只因为这世上难逢知己，
她就必须寻寻又觅觅！
……”

我张大了眼睛，张得那样大，直直的望着他。他住了口，望着我，笑了。“怎样？”他问。“你——”我怔怔的说：“是个妖怪！”“那么，你愿意和这妖怪进屋里去跳个舞吗？”

“不，”我眩惑而迷惘的说：“那屋里容不下‘失意’，我宁可坐在这儿听你弹吉他。”

他凝视我，眼睛里充满了笑意。

“但是，别那样可怜兮兮的好不好？”他问。

“我以为我没有……？”我嗫嚅的说着。

他对我慢慢摇头，继续拨弄着吉他，一面又漫不经心的，随随便便的唱着：

“……
她以为她没有露出痕迹，
但她的脸上早已写着孤寂。
……”

我凝视着他，真的呆了。

宴会过去好几天了。绿萍也开始上班了。事实上，绿萍的上班只是暂时性的，她早已准备好出国，考托福对她是易如反掌的事，申请奖学金更不成问题。她之所以留在国内，一方面母亲舍不得她，要多留她一年。另一方面，与她的终身大事却大有关系，我可以打赌，百分之八十是为了那个该死的楚濂！

楚濂为什么该死呢？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一清早母亲就告诉我说：“我已经和楚伯母，以及楚濂讲清楚了，以后每个星期三五晚上，楚濂来帮你补习数理和英文！准备明年重考！大学，你是无论如何要进的！”

“妈，”我蹙着眉说：“我想我放弃考大学算了！”

“什么话？”母亲大惊失色的说：“不考大学你能做什么？连嫁人没有好人家要你！”

“除了考大学和嫁人以外，女孩子不能做别的吗？”我没好气的说。“什么机关会录取一个高中生？”母亲轻蔑的说：“而且，我们这样的家庭……”“好了，好了，”我打断她：“我去准备，明年再考大学，行吗？”母亲笑了。“这才是好孩子呢！”“可是，”我慢吞吞的说：“假若我明年又没考上，怎么办呢？”“后年再考！”母亲斩钉断铁的说。

“那么，你还是趁早帮我准备一点染发剂吧！”

“染发剂？”母亲怪叫。“什么意思？”

“假若我考了二十年还没考上，那时候就必须用染发剂了，白着头发考大学总不成样子！”

母亲瞪大眼睛，望着我，半天才“哎”了一声说：

“你可真有志气！紫菱，你怎么不能跟你姐学学呢？她从没有让我这样操心过！”

“这是你的失策。”我闷闷的说。

“我的失策？你又是什么意思？”母亲的眉头蹙得更紧。

“满好生了绿萍，就别再生孩子！谁要你贪心不足，多生了这么一个讨厌鬼！”母亲愣在那儿了，她的眼睛瞪得那样大，好像我是个她从没有见过的怪物，过了好久，她才咬着牙说了句：

“你实在叫人难以忍耐！”

转过身子，她向门外走去，我闷闷的坐在那儿，对着我的珠帘发呆。听着房门响，我才倏然回头，叫了一声：

“妈！”

母亲回过头来。“对不起，”我轻声的说：“我并不是有意的！”

母亲折回到我面前来，用手揽住了我的头，她抚弄我的头发，像抚弄一个小婴儿。温柔的，慈祥的，而又带着几分无奈的，她叹口气说：“好孩子，我知道你考不上大学，心里不舒服。可是，只要你用功，你明年一定会考上，你的聪明，绝不比绿萍差，我只是不明白你怎么一天到晚要对着窗子发呆的！你少发些呆，多看点书，就不会有问题了。以后有楚濂来帮你补习，你一定会进步很快的！”“楚濂，”我咬咬嘴唇，又开始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舌头。“他并没有兴趣帮我补功课，他不过是来追求绿萍的而已！”

母亲笑了。“小丫头！”她笑骂着：“你心里就有那么多花样！管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说他乐意帮你补习！”

“他？”我低语。“乐意才有鬼呢！”

好了，今晚就是星期一，楚濂该来帮我补课的日子，我桌上放着一本英文高级文法，但是，我已对着我那珠帘发了几小时的呆。那珠帘，像我小时候玩的弹珠，他们说，女孩子不该爬在地上玩弹珠，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玩得又准又好，连楚濂和陶剑波这些男孩子们都玩不过我。那时，我又矮又小，整天缠着他们：“楚哥哥，跟我玩弹珠！”

“你太小！”他骄傲的昂着头，比我大五岁，似乎就差了那么一大截。“我不小！”我猛烈的摇头，把小辫子摇得前后乱甩，一直摇散了为止。“如果你不和我玩，我会放声大哭，我说哭就哭，你信不信？”“我信！我信！”他慌忙说，知道我不是虚声恐吓。“我怕你，鬼丫头！”于是，我们爬在地上玩弹珠，只一会儿，我那神乎其技的本事就把他给镇住了，他越玩越起劲，越玩越不服气，我们可以一玩玩上数小时，弄了满身满头的尘土。而我那美丽的小姐洋，穿着整齐的衣裙，和楚漪站在一边儿观战，嘴里不住的说：“这有什么好玩呢？楚濂，你说好要玩扮家家的，又打起弹珠来了！”“不玩不行嘛，她会哭嘛！”楚濂说，头也不抬，因为他比我还沉迷于玩弹珠呢！

“她是爱哭鬼！”楚漪慢条斯理的说。

爱哭鬼？不，我并不真的爱哭，我只在没人陪我玩的时候才哭，真正碰到什么大事我却会咬着牙不哭。那年楚濂教我骑脚踏车，我十岁，他十五。他在后面推着车子，我在前面飞快的骑，他一面喘吁吁的跑，一面不住口的对我嚷：

“你放心，我扶得稳稳的，你摔不了！”

我在师大的操场上学，左一圈右一圈，左转弯，右转弯，骑得可乐极了，半晌，他在后面嚷：

“我告诉你，我已经有五圈没有碰过你的车子了，你根本已经会骑了！”我蓦然回头，果然，他只是跟着车子跑而已。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哇呀”的尖叫了一声，就连人带车子滚在地上。他奔过来扶我，我却无法站起身来，坐在地上，我咬紧牙关不哭，他卷起我的裤管，满裤管的血迹，裤子从膝盖处撕破，血从膝

盖那儿直冒出来，他苍白着脸抬头看我，一叠连声的说：“你别哭，你别哭！”我忍着眼泪，冲着他笑。

“我不痛，真的！”我说。

他望着我，我至今记得他那对惊吓的、佩服的、而又怜惜的眼光。噢！童年时光，一去难回。成长，居然这样快就来临了。楚濂，不再是那个带着我疯，带着我闹的大男孩子，他已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母亲说的。昨晚我曾偷听到她在对父亲说：

“楚濂那孩子，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们和楚家的交情又非寻常可比，我想，他和绿萍是标标准准的一对，从小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绿萍如果和楚濂能订下来，我也就了了一件心事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绿萍和楚濂吗？我瞪视着窗上的那些珠子，大的，小的，一粒一粒，一颗一颗，像我的玻璃弹珠！那些弹珠呢？都遗失到何处去了？我的童年呢？又遗失到何处去了？有门铃响，我震动了一下，侧耳倾听，大门打开后，楚濂的摩托车就喧嚣的直驶了进来。楚濂，他是来帮我补习功课？还是来看绿萍？我坐着不动，我的房门阖着，使我无法听到客厅里的声音。但是，我知道绿萍正坐在客厅里，为了我的“补习”，她换过三套衣服。我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我的英文文法上面，我瞪视着那分针的移动，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二十五分，三十分……时间过得多慢呀，足足四十五分钟以后，终于有脚步声奔上楼梯，接着，那“咚哐哐”的敲门声就夸张的响了起来，每一声都震动了我的神经。

“进来吧！”我嚷着。门开了，楚濂跑了进来。关上门，他一直冲到我的身边，对着我嘻笑。“哈，紫菱，真的在用功呀”

我慢吞吞的把手表戴回到手腕上，瞪视着他那张焕发着光采的脸庞，和那对流转着喜悦的眼睛。楼下的四十五分钟，已足以使这张脸孔发光了，不是吗？我用手托住下巴，懒洋洋的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用功？”

“你不是在看英文文法吗？”他问，拖过一张椅子，在我书桌边坐了下来。“人总是从表面看一件事情的，是不是？”我问，眯起眼睛来凝视他。“英文文法书摊在桌上，就代表我在用功，对不对？”他注视我，那么锐利的一对眼睛，我觉得他在设法“穿透”我！“紫菱，”他静静的说：“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

“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我反问，带着一股挑衅的意味。

他再仔细的看了我一会儿。“别傻了，紫菱，”他用手指在我鼻尖上轻点了一下。“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还不够了解吗？你的喜怒哀乐永远是挂在脸上的！”“哼！”我扬扬眉毛：“你了解我？”

“相当了解。”他点着头。

“所以你认为我一直在用功？”

他把身子往后仰，靠进椅子里。拿起桌上的一支铅笔，他用笔端轻敲着嘴唇，深思的注视着我。天哪，

我真希望他不要用这种神情看我，否则，我将无法遁形了。

“显然，你不在看书了？”他说：“那么，你在干什么呢？望着你的珠帘作梦吗？”我一震。“可能。”我说。“梦里有我吗？”他问，斜睨着我，又开始咧着嘴，微笑了起来。可恶！“有你。”我说：“你变成了一只癞蛤蟆，在池塘中，围着一片绿色的浮萍又跳又叫，呱呱派的，又难听，又难看！”

“是吗？”他的笑意更深了。

“是。”我一本正经的。

他猛的用铅笔在我手上重重的敲了一下，收起了笑容，他紧盯着我的眼睛说：“如果你梦里有我，我应该是只青蛙，而不是癞蛤蟆。”

“老实说，我不认为青蛙和癞蛤蟆有多大区别。”

“你错了，癞蛤蟆就是癞蛤蟆，青蛙却是王子变的。”“哈！”我怪叫：“你可真不害羞呵！你是青蛙王子，那位公主在那儿？”“你心里有数。”他又笑了。

是的，我心里有数，那公主正坐在楼下的客厅里。青蛙王子和绿色的浮萍！我摔了摔头，我必定要摔掉什么东西。我的弹珠早已失落，我的童年也早已失落，而失去的东西是不会再回来的。我深吸了口气，或者我根本没失落什么，因为我根本没有得到过。他重重的咳了一声，我惊愕的抬眼看他。

“你相当的心不在焉呵！”他说，俯近了我，审视着我。“好了，告诉我吧，你到底在烦恼些什么？”我凝视着他，室内有片刻的沉静。

“楚濂！”终于，我叫。

“嗯？”“我一定要考大学吗？”我问。

“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他不假思索的说。

“你不认为念大学是我的必经之路吗？”

他不再开玩笑，他深思的望着我，那面容是诚恳、严肃、而真挚的。他慢慢的摇了摇头。

“只有你母亲认为你必须念大学，事实上，你爱音乐，你爱文学，这些，你不进大学一样可以学的，说不定还缩短了你的学习路程。可是，我们很难让父母了解这些，是不是？你的大学，就像我的出国一样。”

“你的出国？”“我母亲认为我该出国，可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只是我们父母的虚荣心而已，他们以为有个儿子留学美国就足以夸耀邻里，殊不知我们的留学生在外面洗盘子，卖劳力，看洋人的脸色生活，假若我们的父母都看到他们子女在国外过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剩下多少的虚荣心！”

“那么，楚濂，你不想出国吗？”

“我想的，紫菱。”他沉吟了一会儿。“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我赚够了钱，我要去国外玩，现在，我不愿去国外受罪。”“那么，你是决定不去留学了？”

“是的，我已决定做个叛徒！”

“那么，”我抽口气：“你的思想和我母亲又不统一了，绿萍是要出国的，如果你不出国，你和绿萍的事怎么办呢？”

他怔了怔，深深的望着我。

“喂，小姑娘，”他的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你别为我和你的姐姐操心，好吗？”

“那么，”我继续问：“你和绿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你们‘已经’讨论过了？”“天哪！”他叫：“紫菱，你还有多少个‘那么’？”

“那么，”我再说：“请你帮我一个忙。”

“可以。”他点头。我阖拢了桌上的英文文法。

“帮我做一个叛徒，”我说：“我不想再去考大学，也不想念大学。”他对我端详片刻。“你会使你的母亲失望。”他慢慢的说。“你不是也使你的母亲失望吗？如果你不出国留学的话。我想，虽然母亲生下了我们，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照着母亲订下的模子去发展，去生活，我们的后半生属于我们自己的，不是吗？”他沉默着，然后，他叹了口气。

“这也是我常常想的问题，紫菱。”他说：“我们为谁而活着？为我们父母？还是为我们自己？可是，紫菱，你不能否认，父母代我们安排，是因为他们爱我们，他们以为这样是在帮助我们。”“许多时候，爱之足以害之。”

他又凝视我，过了许久，他轻轻的说：

“紫菱，你不是个顽皮的小丫头了！”

“我仍然顽皮，”我坦白的说：“但是，顽皮并不妨碍我的思想，我告诉你，我每天坐在房里，一点儿也不空闲，我脑子里永远充斥着万马奔腾的思想，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思想，如果我说出来，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了解，我常觉得，我是有一点儿疯狂的。我把这些思想，笼笼统统的给了它一个称呼。”“什么称呼？”他很有兴味的望着我。

“一帘幽梦。”我低声说。

“一帘幽梦？”“是的，你看这珠帘，绿萍不懂我为什么用珠子作帘子，她不能了解每颗珠子里有我的一个梦，这整个帘子，是我的一帘幽梦。”我摇头。“没有人能了解的！”

他盯着我，他的眼睛闪亮。“讲给我听，试试我的领悟力。”

讲给他听？试试他的领悟力？我眯起眼睛看他，再张大眼睛看他，那浓眉，那漂亮的黑眼睛！楚濂，楚濂，我那儿时的游伴！我轻叹一声。“我不能讲，楚濂。但是，你可以想。这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好一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他说着，放下铅笔，他把他的手压在我的手上。“我答应你，紫菱，

我要帮你做一个叛徒！”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他握住了我的手，我们相对注视。

一声门响，我蓦然惊觉的把我的手抽了回来。跨进门的，是我那美丽的姐姐，带着一脸盈盈浅笑，她捧着一个托盘，里面是香味四溢的，刚做好的小点心，她径自走到桌边，把托盘放在桌上，笑着说：“妈妈要我给你们送来的！楚濂，把她管严一点儿，别让她偷懒！” 楚濂看看我，满脸滑稽兮兮的表情。

“紫菱，”他说：“你未来到底打算做什么？”

“哦，我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我微笑的说：“我只想活得好，活得快乐，活得心安理得…” 我停了一下，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对了，那个宴会，那个奇异的费云帆！我摇摇头，继续说：“我要写一点小文章，作几首小诗，学一点音乐… 像弹吉他、电子琴这一类。然后，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啊呀，”绿萍轻声的叫：“你们这是在补习吗？” “是的，”楚濂笑着说：“她在帮我补习。”

“楚濂！”绿萍不满意的喊，注视着他。“你在搞什么鬼？”

楚濂抬头看她，绿萍那黑蒙蒙的眸子正微笑的停驻在他的脸上，她那两排长长的黑睫毛半垂着，白皙的脸庞上是一片温柔的笑意。我注意到楚濂的脸色变了，青蛙王子见着了他的公主，立即露出了他的原形。他把一绺黑发摔向脑后，热心的说：“紫菱不需要我给她补习…”

“当心妈妈生气！”绿萍立即接口。

“是我不要补习！”我没好气的叫。

绿萍的眼光始终停留在楚濂的脸上。

“好吧！”她终于说，根本没看我。“既然你们今天不补习，蜷在这小房间里干什么？我们下楼吧，去听听唱片去！”她拉住了楚濂的手腕：“走呀，楚濂！”

楚濂被催眠般站起身来。他没忘记对我礼貌了一句：

“你也来吧！紫菱！” “不。”我很快的说：“我还有些事要做！”

他们走出了屋子，他们关上了房门，他们走下了楼梯。我呆呆的坐着，望着我的珠帘… 我不知道坐了多久，窗外月明星稀，窗外一灯荧然，我抽出一张白纸，茫然的写下一首小诗：

“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

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

窗外更深露重，窗内闲愁难送，

多少心事寄无从，化作一帘幽梦！

昨宵雨疏风动，今夜落花成冢，

春去春来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

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种？

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

写完了，我抛下了笔，对着那珠帘长长的叹了口气，突然觉得累了。

一帘幽梦 4

一清早，家里就有着风暴的气息。

我不用问，也知道问题出在我的身上。楚濂昨晚一定已经先和爸爸妈妈谈过了。母亲的脸色比铅还凝重，绿萍保持她一贯的沉默，而不住用困惑的眸子望着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或是本难解的书。只有父亲，他始终在微笑着，在故意说笑话，想放松早餐桌上那沉重的空气。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也在忍耐着，等待一个“好时机”来开始对我“晓以大义”。

这种空气对我是带着压迫性的，是令人窒息而难耐的，因此，当绿萍去上班以后，我立即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来逃避我即将面对的“训话”。我谎称一个好同学今天过生日，我必须去庆贺，就一脚溜出了大门，把母亲留在家里瞪眼睛。无论如何，我不愿意一清早就面临一场战斗，我想，我需要好好的运用运用思想，同时，也给母亲一个时间，让她也好好的想一想。我在外游荡了一整天，沿着街边散步，数着人行道上的红砖，研究商店橱窗中的物品，和街头仕女们的时装。我在小摊上吃担担面，在圆环吃鱼丸汤，在小美吃红豆刨冰，又在电影院门口买了包烤鱿鱼。然后，我看了一场拳打脚踢、飞檐走壁、又流血、又流汗的电影，再摆脱了两个小太保的跟踪……下午五时正，我既累又乏，四肢无力，于是，我结束了我的“流浪”，无可奈何的回到家里。按门铃那一刹那，我告诉自己说：“该来的事总是逃不掉的，你，汪紫菱，面对属于你的现实吧！”阿秀来给我开大门，她在我家已经做了五年事，是我的心腹，而深得我心。开门后，她立即对我展开了一脸的笑：

“家里有客人呢！二小姐。”

有客人？好消息！母亲总不好意思当着客人面来和我谈“大学问题”吧！在她，关于我的“落榜”，是颇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的。而我的“不肯上进”，就更是“难以见人”的私事了！我三步并作两步的穿过花园，一下子冲进客厅的玻璃门。才跨进客厅，我就愣了，所谓的“客人”，竟是父亲的老朋友费云

舟，和他那个弟弟费云帆！他们正和父母很热心的在谈着话，我的出现显然使他们都吃了一惊。母亲首先发难，瞪着我就嚷：“好哦！我们家的二小姐，你居然也知道回家！”

当母亲用这种口吻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无意于顾及“面子”了，也知道她准备和我立刻“开战”了。我站在客厅中央，想不落痕迹的溜上楼已不可能，还不如干脆接受“命运的裁判”。我对费云帆先点了个头，很习惯的叫了声：

“费叔叔！”然后，我转过头来看着费云帆，他正微笑的看着我，眼睛一瞬也不瞬的停在我脸上，我咬着嘴唇，愣着。

“怎么？”费云帆开了口。“不记得我了？那天在你家的宴会里，我似乎和你谈过不少的话，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健忘！”

我摇摇头。“不，”我说：“我没有忘记你！更没有忘记你的吉他！我只是在考虑，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怎么称呼？”父亲在一边说：“你也该叫一声费叔叔！”

“两个费叔叔怎么弄得清楚？”我说：“如果叫大费叔叔和小费叔叔，你们的姓又姓得太不好！”

“我们的姓怎么姓得不好了？”费云帆笑着问，我发现他有对很慧黠而动人的眼睛。

“你瞧，小费叔叔，好像人家该给你小费似的，假若你拿着吉他，在街边表演，靠小费生活，这称呼倒还合适。现在，你又衣冠楚楚，满绅士派头的，实在不像个街头卖艺的流浪汉！”费云帆大笑了起来，父亲对我瞪着眼，笑骂着：

“紫菱，你越大越没样子了！”

费云帆对父亲做了个阻止的手势，望着我，笑得很开心。

“别骂她！”他说：“你这位二小姐对我说过更没样子的话呢！这样吧，”他抬抬眉毛。“我允许你叫我的名字，好吧？”

“费云帆？”我问。他含笑点头，眼睛闪亮。

“对了！”他说：“很谢谢你，居然没忘记我的名字！”

“这怎么行？那有小辈对长辈称名道姓的…”父亲不满的说。“别那么认真，好吧？”费云帆对父亲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你骂我洋派也好，人家儿子叫爸爸还叫名字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辈份是很难划分的，中国人在许多地方，太讲究礼貌，礼貌得过份，就迹近于虚伪！人之相交，坦白与真诚比什么都重要，称呼，算得了什么呢？”

“好吧，”费云帆插嘴说：“二丫头，你高兴怎么叫他就怎么叫他吧！反正，云帆生来是个反传统的人！”

“也不尽然，”费云帆对他哥哥说：“你这样讲太武断，我并不是反传统，传统有好有坏，好的传统我们应该维持，坏的传统我们大可改良或推翻。人，总是在不断的变，不断的革新的！这才叫进步。”“说得好！”父亲由衷的赞许。“紫菱，你就去对他称名道姓吧！”“好，”我兴高采烈的说，故意叫了一声：“费云帆！”

“是！”他应得流利。我笑了，他也笑了。母亲走了过来。

“好了，紫菱，”她不耐的蹙着眉。“你好像还很得意呢！现在，你已经见过了两位费叔叔，别在这儿打扰爸爸谈正事，你跟我上楼去，我有话要和你谈！”

完了！母亲，母亲，她是绝不肯干休的！我扫了室内一眼，我的眼光和费云帆接触了，反传统的费云帆！“你不需要考大学，你只需要活得好，活得快乐，活得心安理得！”我心中闪过他说的话，我相信我已露出“求救”的眼光。反传统的费云帆！我再看看母亲，然后，我慢慢的在沙发里坐了下来。“妈！你要谈的话我都知道！”我说：“我们就在客厅里谈，好吗？”“怎么？”母亲的眉头蹙得更紧了。“你居然要在大家面前讨论…”“妈！”我打断了她。“人人都知道我没考上大学，这已经不是秘密，我知道你觉得丢脸，我对这事也很抱歉，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啊呀，紫菱！”母亲瞪大眼睛。“你不是对我抱歉不抱歉的问题，这关系你的前途和未来！过去的事我也原谅你了，我也不想再追究。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你今后的问题！我不懂，为什么我请了楚濂来给你补习，你不愿意？假若你嫌楚濂不好，我再给你请别的家庭教师，或者给你缴学费，到补习班去补习…”“妈妈！”我忍耐的喊：“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母亲瞪着我。“我没有不满意楚濂，”我安安静静的说：“问题是我根本不想考大学，我也不要念大学！”

“又来了！”母亲翻翻白眼，望着父亲。“展鹏，这也是你的女儿，你来跟她说个明白吧！”

我站起身子，重重的一摔头。

“不要说什么，爸爸！”我喊，语气严重而坚决。“这些年来，都是你们对我说这个，对我说那个，我觉得，现在需要说个明白的不是你们，而是我！我想，我必须彻底表明我的立场和看法，这就是一”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不要念大学！”

室内沉静了好一会儿，每个人都注视着我，父亲的眼色是严肃而深沉的，母亲却在一边重重的喘着气。

“好吧，”父亲终于开了口：“那么，你要做什么？你说说看！”“游荡。”我轻声说。父亲惊跳了起来，他的脸色发青。

“不要因为我平常放纵你，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他紧盯着我说，“你要游荡？这算什么意思？”

“别误会这两个字，”我说，直视着父亲。“你知道我今天做了些什么？我游荡了一整天。数人行道上的红砖，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可是，我的脑子并没有停顿，我一直在思想，一直在观察。我不知道我的

未来会怎么样？因为我发现我本来就是平凡的人。爸爸，你不要勉强一个平凡的儿女去成龙成凤。我今天在街上看到成百成千的人，他们里面有几个是龙是凤呢？就拿这屋子里的人来说吧，爸爸，你受过高等教育，学的是哲学，但是，你现在是个平凡的商人。妈妈也念了大学，学的是经济，但是，她也只是个典型的妻子和母亲。至于费叔叔，我知道你是学历史的，却和爸爸一样去做进出口了。费云帆，”我望着他：

“不，只有你，我不知道你学什么，做什么？唯一知道的，是你也不见得是龙或凤！”

“好极了！”费云帆的眼睛在笑，眉毛在笑，嘴巴也在笑。“我从没听过这样深刻而真实的批评！”

“天哪！”母亲直翻白眼，直叹气。“这丫头根本疯了！展鹏，你还由着她说呢，再让她说下去，她更不知道说出些什么疯话来？没大没小，没上没下，她把父母和亲友们全体否决了！”“妈妈，”我低叹一声：“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意思！”

“我不了解，我是不了解，”母亲爆发的叫：“我生了你这样的女儿算倒了楣！我从没有了解过你，从你三岁起，我就知道你个刁钻古怪的怪物了！”

“不要叫，”父亲阻止了母亲，他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紫菱，这就是你游荡了一整天得到的结论吗？”

“是的。”我说。“你认为你以后…”

“我认为我以后会和你们一样，不论念大学也好，不念大学也好，我会是个平凡的人。可能结婚，生儿育女，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如此而已！”

“结婚！”母亲又叫：“谁会要你？”

“妈妈，”我悲哀的说：“念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找丈夫呀，如果没人要我，我就是读了硕士博士，也不会有人要我的！几个男人娶太太是娶学位的呢？”

“你有理，”母亲继续叫：“你都有理！你从小就有数不尽的歪理！”“舜涓，”父亲再度阻止了母亲。“你先不要嚷吧！”他转头向我，他的眼底有一层淡档的悲哀和深深的感触。“女儿，”他哑声说：“我想我能懂得你了！无论如何，你说服了我。”他走近我，用手揉揉我的短发，他的眼光直望着我。“别自以为平凡，紫菱，或者，你是我们家最不平凡的一个！”

“好呀！”母亲嚷着：“你又顺着她了！她总有办法说服你！你这个父亲…”“舜涓，”父亲温柔的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别操太多的心，好吗？”他再看我。“紫菱，我答应你，我不再勉强你考大学了！”我望着父亲，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们父女二人心灵相通，彼此了解，也彼此欣赏。我的血管里到底流着父亲的血液！一时间，我很感动，感动得想哭。我眨了一下眼睛，轻声说：“谢谢你，爸。”父亲再望了我一会儿。

“告诉我，孩子，”他亲切的说：“除了思想与观察之外，你目前还想做什么？”“我想学点东

西，”我说，看看费云帆，他始终用一种若有所思的眼光望着我，脸上带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首先，费云帆。”我望着他：“我一直记得你那天弹的吉他，你愿意教我吗？”“非常愿意。”他很快的说。

“嗨，云帆，”费云舟说：“别答应得太爽快，你不是要回欧洲吗？”费云帆耸了耸肩。“我是个四海为家的人，”他满不在乎的说：“并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去欧洲呀！”“好，”我对费云帆说：“我们说定了，你一定要教我。”

“可以，但是，你先要买一个吉他。”他微笑的说：“等有时间的时候，我陪你去买，我不相信你懂得如何去挑选吉他。”

“你的一个愿望实现了，”父亲注视着我。“还有呢？”“我想多看点书，写点东西。爸爸，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的两样东西是什么？音乐和文学！”

“是吗？”父亲深思着说：“我现在知道了，我想…我早就应该知道的。”“总比根本不知道好！”我冲口而出：“许多父母，一生没有和儿女之间通过电！”“啊呀，”母亲又叫了起来。“什么通电不通电，你给我的感觉简直是触电！偏偏还有你那个父亲，去纵容你，宠你！以后，难道你就这样混下去吗？”

“不是混，”我轻声说：“而是学，学很多的东西，甚至于去学如何生活！”“生活！”母亲大叫：“生活也要学的吗？”

“是的，妈妈，”我走过去，拥住母亲，恳求的望着她。“试着了解我吧，妈妈！你让我去走自己的路，你让我去过自己的生活！好吗？目前，爸爸并不需要我工作，所以，我还有时间‘游荡’，请让我放松一下自己，过过‘游荡’的生活，好吗？妈妈，你已经有了一个绿萍，不用再把我塑造成第二个绿萍，假若我和绿萍一模一样，你等于只有一个女儿，现在，你有两个，不更好吗？”

“天哪，”母亲烦恼的揉揉鼻子：“你把我弄昏了头！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呵？”“别管我想什么事，”我说：“只答应我，别再管我考大学的事！”母亲困惑的看看我，又困惑的看看父亲。父亲一语不发，只是对她劝解的微笑着，于是，母亲重重的叹口气，懊恼的说：“好了，我也不管了！反正女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随你去吧！好也罢，歹也罢，我总不能跟着你一辈子！自由发展，自由###我真不知道自由会带给你些什么？”

谁知道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却知道我终于可以不考大学了。我抱住母亲，吻了吻她的面颊，由衷的说：

“谢谢你，好妈妈。”“我可不是好妈妈，”母亲负气的说：“我甚至不了解自己的女儿！”费云帆轻咳了一声，笑嘻嘻的走了过来：

“这并不稀奇，”他说：“人与人之间的了解谈何容易！”望着我，他笑得含蓄：“恭喜你，小‘失意’！”

小“失意”？有一个女孩名叫“失意”，她心中有无数秘密，只因为这世上难逢知己，她就必须寻寻觅觅！我笑了，居然有点儿羞涩。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熟悉的摩托车声，接着是门铃响，楚濂！我的心一跳，笑容一定很快的在我脸上消失，因为我看到费云帆困惑的表情，我顾不得费云帆了，我必须马上告诉楚濂！那和我并肩作战的反叛者！我要告诉他，我胜利了！我说服了我的父母！我一下子冲到玻璃门边，正好看到楚濂的摩托车驶进大门。顿时间，我僵住了！他不一个人，在他的车后，环抱着他的腰坐着的，是我那美丽的姐姐！车子停了，他们两个跳下车来，夕阳的余晖染在他们的身上，脸上，把他们全身都笼罩在金色的光华里，他们双双并立，好一对标致的人物！楚濂先冲进客厅，带着满脸爽朗的笑。“汪伯伯，汪伯母，我把绿萍送回家来了，原来我上班的地方和她的只隔几步路，我就去接她了。以后，我可以常常去接她，但是，你们愿意留我吃晚饭吗？”

“当然哪！”我那亲爱的母亲立刻绽放了满脸的笑。“楚濂，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现在又来客气了？只要你来，总不会不给你东西吃的！”绿萍慢慢的走了进来，她的长发被风吹乱了，脸颊被风吹红了，是风还是其他的因素，让她的脸焕发着如此的光采！她的大眼睛明亮而清莹，望着费云帆兄弟，她礼貌的叫了两声叔叔。楚濂似乎到这时才发现家里有客，他四面望望，眼光在我身上轻飘飘的掠过，他笑嘻嘻的说：

“怎么，你们在开什么会议吗？”

我心中一阵抽搐，我忘了我要告诉他的话，我忘了一切，我只觉得胃里隐隐作痛，而头脑里混沌一片。我悄悄的溜到费云帆身边，低声的说：“你说要带我去买吉他。”

“是的。”“现在就去好吗？”他注视了我几秒钟。“好！我们去吧！”他很快的说，抬头望着父亲：“汪先生，我带你女儿买吉他去了！”

“什么？”母亲叫：“马上就要开饭了！”

“我会照顾她吃饭！”费云帆笑着说：“别等我们了！你女儿急着要学吉他呢！”“怎么说是风就是雨的？”母亲喊着：“云帆，你也跟着这疯丫头发疯吗？”“人生难得几回疯，不疯又何待？”费云帆胡乱的喊了一声，拉住我：“走吧！疯丫头！”

我和他迅速的跑出了玻璃门，又冲出了大门，我甚至没有再看楚濂一眼。到了大门外边，费云帆打开了门外一辆红色小跑车的车门，说：“上去吧！”我愕然的看看那辆车子，愣愣的说：

“这是你的车吗？我不知道你有车子！”

“你对我不知道的事太多了。”他笑笑说，帮我关好车门。

我呆呆的坐着，想着楚濂，楚濂和我那美丽的姐姐。我的鼻子酸酸的，心头涩涩的，神志昏昏的。费云帆上了车，他没有立即发动车子，默的望了我一会儿，他丢过来一条干净的手帕。“擦擦你的眼睛！”他说。

我接上手帕，擦去睫毛上那不争气的泪珠。

“对不起，”我嗫嚅的说：“请原谅我。”

“不用说这种话，”他的声音好温柔好温柔。“我都了解。”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喃喃的解释，喉头带着一丝哽塞。“我从小就知道，他和绿萍是最合适的一对。绿萍，她那么美，那么优异，那么出色，事实上，我从没想过我要和她竞争什么。真的。”我不由自主的说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他把他的大手压在我的手上。“不要再说了！”他粗声说：“我们买吉他去！我打赌在三个月内教会你！”他发动了汽车。

车子向前冲去，我仍然呆呆的坐着，望着前面的路面，想着楚濂和绿萍，楚濂和绿萍！是的，有一个女孩名叫“失意”，她心中有无数秘密，只因为这世上难逢知己，她就必须寻寻又觅觅……费云帆转过头来看看我。他用一只手熟练的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了香烟。

“喂，小姐，”他一本正经的说：“我可以抽支烟吗？”

我想起在阳台上的那个晚上，愣了愣，就突然忍不住笑了。我真不相信，这才是我和他第二次见面，我们似乎已经很熟很熟了。拿过他的香烟盒来，我抽出一支烟，塞进他嘴里，再代他打燃打火机。他燃着了烟，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透过烟雾，他望我，含糊的说：

“笑吧，紫菱，你不知道你的笑有多美！”

一帘幽梦 5

我和费云帆买了一个吉他，钱是他付的，他坚持要送我一样东西。他在乐器店试了很久 的音，又弹了一曲美国的名歌，那吉他的声音琮琮，从他指端流泻出的音浪如水击石，如雨 敲窗，说不出来有多动人。但是，他仍然摇摇头，不太满意的说：“只能勉强用用，反正你 是初学，将来我把我那支吉他带给你用，那个的声音才好呢！”

“我听起来每个吉他都差不多。”我老实的说。

“等你学会了就不同了，首先你就要学习分辨吉他的音色与音质。”“你从什么地方学 会的吉他？”我问。

他笑笑，没说话。买完吉他，他开车带我到中山北路的一家餐厅里，我没注意那餐厅的 名字，只注意到

那餐厅的设计，那餐厅像一条船，缆绳，渔网，和油灯把它布置得如诗如梦，墙是用粗大的原木钉成的，上面插着火炬，挂着铁锚，充满了某种原始的、野性的气息。而在原始与野性以外，由于那柔和的灯光，那朦胧的气氛，和唱机中播的一支“雨点正打在我头上”的英文歌，把那餐厅的空气渲染得像个梦境。我四面环顾，忍不住深抽了一口气，说：“我从不知道台北有这样的餐厅。”

“这是一家新开的。”他笑笑说。

有个经理模样的人，走来对费云帆低语了几句什么，就退开了。然后，侍者走了过来，恭敬而熟稔的和费云帆打招呼，显然，他是这儿的常客。费云帆看看我：

“愿意尝试喝一点酒吗？为了庆祝你的胜利。”

“我的胜利？”我迷惑的问，心里仍然摆脱不开楚濂和绿萍的影子，这句话对我像是一个讽刺。

“瞧！你不是刚获得不考大学的权利吗？”

真的。我微笑了，他对侍者低声吩咐了几句，然后，又看着我：“这儿是西餐，吃得来吗？”

我点头。“要吃什么？”我点了一客“黑胡椒牛排”，他点了鱼和沙拉。侍者走开了。我不住的东张西望，费云帆只是若有所思的看着我，半晌，他才问：“喜欢这儿吗？”“是的，”我直视他。“你一定常来。”

他点点头，笑笑。轻描淡写的说：

“因为我是这儿的老板。”

我惊跳，瞪着他。“怎的？”他笑着问：“很希奇吗？”

我不信任的张大了眼睛。他对我微笑，耸了耸肩：

“像你说的，我不是龙，也不是凤，我只是个平凡的商人。”

“我——我真不相信，”我讷讷的说：“我以为——你是刚从欧洲回来的。”“我确实刚从欧洲回来，就为了这家餐馆，”他说，“我在罗马也有一家餐厅，在旧金山还有一间。”

“噢，”我重新打量他，像看一个怪物。“我真没有办法把你和餐厅联想在一起。”“这破坏了你对我的估价吗？”他锐利的望着我。

我在他的眼光下无法遁形，我也不想遁形。

“是的，”我老实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艺术家，或音乐家。”他又微笑了。“艺术家和音乐家就比餐馆老板来得清高吗？”他问。盯着我。“我——”我困惑的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但是，你确实以为如此。”他点穿了我。靠进椅子里，燃起了一支烟，他的脸在烟雾下显得模糊，但那对眼光却依然清亮。“等你再长大一点，等你再经过一段人生，你就会发现，一个艺术家的价值与一个餐馆老板的价值并没有多大的分别。艺术家在卖画的时候，他也只是个商人而已。人的清高与否，

不在乎他的职业，而在于他的思想和情操。”

我瞪视着他，相当眩惑。他再对我笑笑，说：

“酒来了。”侍者推了一个车子过来，像电影中常见的一样，一个装满冰块の木桶里，放着一个精致的酒瓶，两个高脚的玻璃杯被安置在我们面前，侍者拿起瓶子，那夸张的开瓶声和那涌出瓶口的泡沫使我惊愕，我望着费云帆，愕然的问：

“这是什么？香槟吗？”

“是的，”他依然微笑着。“为了庆祝你的自由。”

酒杯注满了，侍者退开了。

“我从没喝过酒。”我坦白的说。

“放心，”他笑吟吟的。“香槟不会使你醉倒，这和汽水差不了多少。”他对我举了举杯子：“来，祝福你！”

我端起杯子。“祝福我什么？”我故意刁难：“别忘了我的名字叫‘失意’。”“人生没有失意，那有得意？”他说，眼光深邃：“让我祝福你永远快乐吧，要知道，人生什么都 是假的，只有快乐才是最珍贵的。”“连金钱都是假的吗？”我又刁难。

“当金钱买到快乐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发挥了。”

“你的金钱买到过快乐吗？”

“有时是的。”“什么时候？”“例如现在。”我皱眉。他很快的说：

“不要太敏感，小姑娘。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谈谈话，喝一杯好酒，享受片刻的闲暇，这些，你都需要金钱来买。”

我似懂非懂，只能皱眉，他爽然一笑，说：

“别为这些理论伤脑筋吧，你还太小，将来你会懂的。现在，喝酒吧，好吗？”我举起 杯子，大大的喝了一口，差点呛住了，酒味酸酸的，我舔了舔嘴唇。“说实话，这并不太好 喝。”

他又笑了，放下杯子，抽了一口烟。

“等你喝习惯了，你会喜欢的。”

我看着他。“你又抽烟又喝酒的吗？”

“是的，”他扬了扬眉毛：“我有很多坏习惯。”

“你太太能忍受这些坏习惯吗？”

他震动了一下，一截烟灰落了下来。

“谁和你谈过我太太？”他问。

“没有人。”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有太太？”

“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有很好的事业基础，有很多的钱，你该是女人心目中的偶像， 我不相信像你这样的男人会没结过婚。” 他沉默了。凝视着我，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说话，只是不住的喷着烟雾，那烟雾把他的脸笼罩着，使他看来神秘而莫测。在他的沉默下，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于是，我就一口又一口的喝着那香槟。他忽然振作了一下，坐正身子，他灭掉了烟蒂，他的眼光又显得神采奕奕起来。

“嗨，” 他说：“别把那香槟当冷开水喝，它一样会喝醉人的。” “你刚刚才说它不会 让人醉的。”

“我可不知道你要这样喝法！” 他说：“我看，我还是给你叫瓶可口可乐吧！” 我笑了。“不要，你只要多说点话就好。”

“说什么？” 他瞪着我：“你很会揭人的伤疤呢！”

“伤疤？” 我一愣。“我根本不知道你的伤疤在什么地方？如何揭法？” 他啜了一口酒，眼光深沉而含蓄。

“知道我学什么的吗？”

“不知道，我对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毕业于成大建筑系。” 他慢吞吞的说：“毕业之后，我去了美国，转攻室内设计， 四年后，我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室内设计家。” 他抬头看看四周。“这餐馆就是我自己设计的，喜欢吗？” 一口酒哽在我喉咙里，惊奇使我张大了眼睛。他笑了笑，转动着手里的杯子。“在美国，我专门设计橱窗、咖啡馆、和餐馆，我赚了不少钱。” 他继续说：“有一天，我突然对股票发生了兴趣，我心血来潮的买了一万股股票，那是一家新的石油公司，他们在沙漠里探测石油。这股票在一年后就成为了废纸，因为那家公司始终没有开到石油。我继续干我的室内设计，几乎已把那股票忘记了，可是，有一天，出人意料之外的，那沙漠竟 冒出石油来了！我的股票在一夜间暴涨了几十倍，我骤然发现，我竟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一个富翁。” 他顿了顿：“你听过这类的故事吗？” “闻所未闻。” 我呆呆的说。

“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传奇。” 他晃动着酒杯，眼光迷迷□□的注视着他手里的杯子。“正像你说的，一个年轻有钱的单身汉是很容易被婚姻捕捉的。三个月之后，我就结了婚。”

“哦，” 我咽了一口酒。“她现在在什么地方？美国吗？还是欧洲？” 他看了我一眼。“我不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 我惊奇的问。

“她很美，很美，” 他说：“是任何男人梦寐以求的那种美女，一个美国女孩子！” “噢！” 我惊叹：“是个美国人吗？”

“是的，一个西方的美女，无论长相和身材，都够得上好莱坞的标准。有一阵，我以为 我已经上了天，幸福得像一个神仙一样了。但是，仅仅几个月，我的幻梦碎了，我发现我的 妻子只有身体，而没有头脑，我

不能和她谈话，不能让她了解我，不能——”他沉思，想着该用的字汇，突然说：“你用的那两个字：通电！我和她之间没有电流。我的婚姻开始变成一种最深刻的痛苦，对我们双方都是折磨，这婚姻维持了两年，然后，我给了她一大笔钱，离婚了。”

侍者送来了汤，接着就是我的牛排和他的鱼，这打断了他的叙述，我铺好了餐巾，拿起刀叉，眼光却仍然停驻在他身上。他对我温和的笑笑，说：“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切着牛排，一面问：

“后来呢？”“后来吗？”他想了想。“有一度我很消沉，很空虚，很无聊。我有钱，有事业，却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于是，我去了欧洲。”他吃了一小块鱼，望着我：“我有没有告诉你，我从念大学时就迷上了弹吉他？”

“没有，你没说过。”“我很小就迷吉他，到美国后我迷合唱团，我一直没放弃学吉他。到欧洲后，在我的无聊和消沉下，我竟跑到一个二流的餐厅里去弹吉他，我是那乐队里的第一吉他手。”他笑着看我。“你信吗？”“我已经开始觉得，”我张大眼睛说：“任何怪事发生在你身上都可能，因为你完全是个传奇人物。”

他微笑着，吃着他的鱼和沙拉。

“你弹了多久的吉他？”我忍不住问。

“我在欧洲各处旅行，”他说：“在每个餐厅里弹吉他，这样，我对餐厅又发生了兴趣。”

“于是，”我接口说：“你就开起餐厅来了，在欧洲开，在美国开，你的餐厅又相当赚钱，你的财富越来越多，你就动了回国投资的念头，这样，你就回来了，开了这家餐馆！”

“你说得很确实，”他笑着说。“可是，你吃得很少，怎么，这牛排不合胃口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什么黑胡椒牛排，”我喃喃的说：“我点它，只因为想表示对西餐内行而已。我可不知道它是这么辣的！”我的坦白使他发笑。“给你另外叫点什么？”他问。

“不要。”我又喝了一口香槟：“我现在有点腾云驾雾的，吃不下任何东西。这香槟比汽水强不了多少，嗯？我已经越喝越习惯了。”他伸过手来，想从我手中取去杯子。

“你喝了太多的香槟，”他说：“你已经醉了。”

“没有。”我猛烈的摇头，抓紧我的杯子。“再告诉我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你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呢？”

“有，一定有很多，你是天方夜谭里的人物，故事是层出不穷的，你说吧，我爱听！”

于是，他又说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欧洲的见闻，西方的美女，他的一些奇遇，艳遇……我一直倾听着，一直喝着那“和汽水差不多”的香槟，我的头越来越昏沉，我的视觉越来越模糊，我只记得我一直笑，

一直笑个不停，最后，夜似乎很深了，他把我拉出了那家 餐厅，我靠在他身上，还在笑，不知什么事那么好笑。他把我塞进了汽车，我坐在车上，随 着车子的颠簸，我不知怎的，开始背起诗来了，我一定背了各种各样的诗，因为，当汽车停 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正在反复念着我自已写的那首“一帘幽梦”：

“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
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

我被拉下车子，我又被东歪西倒的拖进客厅，我还在笑，在喃喃的背诵我的“一帘幽 梦”。直到站在客厅里，陡的发现楚濂居然还没走，还坐在沙发中。而我那亲爱的母亲，又 大惊小怪的发出一声惊呼：“哎呀，紫菱！你怎么了？”

我的酒似乎醒了一半。

我听到费云帆的声音，在歉然的解释：

“我真不知道她完全不会喝酒……”

“喝酒？”母亲的声音尖锐而刺耳：“云帆，你知道她才几岁？你以为她是你交往的那 些女人吗？”

我摇摇晃晃的站着，我看到楚濂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瞪视着我，脸孔雪白，我对他笑 着问：

“楚濂，你现在是青蛙，还是王子？你的公主呢？”

我到处寻找，于是，我看到绿萍带着满脸的惊慌与不解，坐在沙发里瞪视着我，我用手 摸摸脸，笑嘻嘻的望着她，问：

“我是多了一个鼻子还是少了一个眼睛，你为什么这样怪怪的看我？”“啊呀，”绿萍 喃喃的说：“她疯了！”

是的，我疯了！人生难得几回疯，不疯更何待？我摇摇摆摆的走向楚濂，大声的说：

“楚濂，你绝不会相信，我过了多么奇异的一个晚上！你绝不会相信！我认识了一个天 方夜潭里的人物，他可以幻化成各种王子，你信吗？”那大概是我那晚说的最后一句清楚 的话，因为我接着就倒进了沙发里，几乎是立刻就睡着了。

我一觉睡到中午才醒来。

我发现我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室内的光线很暗，窗外在下着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叮叮咚咚的细碎的声响。我的头脑仍然昏沉，昨晚的事在我脑子里几乎已无痕迹，直到我看见我书桌上的那把吉他时，我才想起那一切；吉他，餐馆，香槟，和那个充满传奇性的费云帆！我在床上翻了一个身，懒洋洋的不想起床，拥被而卧，我听着雨声，听着风声，心里是一团朦朦胧胧的迷惘，有好一阵，我几乎没有思想，也没有意识，我的神志还在半睡眠的状态里。

开门的声音惊动了，我转过头看着门口，进来的是母亲，她一直走向我的床边，俯身望着我。

“醒了吗？紫菱？”她问。

“是的，妈妈。”我说，忽然对昨晚的行为有了几丝歉意。

母亲在我的床沿上坐了下来，她用手抚平了我的枕头，眼光温和而又忧愁的注视着我。母亲这种眼光是我不能忍受的，它使我充满了“犯了罪”，而面临“赦免”的感觉。

“紫菱！”她温柔的叫。

“怎么，妈妈？”我小心翼翼的问。“你知道你昨晚做了些什么吗？”

“我喝了酒，而且醉了。”我说。

母亲凝视我，低叹了一口气。

“紫菱，这就是你所谓的‘游荡’？”她担忧的问：“你才只有十九岁呢！”“妈妈，”我蹙蹙眉，困难的解释：“昨晚的一切并非出于预谋，那是意外，我以为香槟是喝不醉人的，我也不知道会醉成那样子。妈妈，你放心，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你瞧，你深夜归家，又笑又唱，东倒西歪的靠在一个男人身上，你想想看，你会让楚濂怎么想法？”天哪！楚濂！我紧咬了一下牙。

“妈妈，你放心，楚濂不会在乎的，反正喝醉酒，深夜归家的是我而不是绿萍。”“你就不怕别人认为我们家庭没有家教吗？”

“哦，妈妈！”我惊喊：“你以为我的‘行为失检’会影响到楚濂和绿萍的感情吗？如果楚濂是这样浅薄的男孩子，他还值得绿萍去喜欢吗？而且，他会是这么现实，这么没有深度，这样禁不起考验的男孩子吗？妈妈，你未免太小看了楚濂了！”“好，我们不谈楚濂好不好？”母亲有些烦躁的说，满脸的懊恼，她再抚平我的棉被，一脸欲言又止的神情。

“妈妈，”我注视着她。“你到底想说什么？”

母亲沉思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抬起头来，正眼望着我，低声的说：“那个费云帆，他并不是个名誉

很好的男人！”

我怔了片刻，接着，我就爆发的大笑了起来。

“哦！妈妈！”我嚷着：“你以为我会和费云帆怎样吗？我连作梦也没想到过这问题！”

母亲用手揉揉鼻子，困扰的说：

“我并不是说你会和他怎么样，”她蹙紧了眉头。“我只是要你防备他。男人，都是不可靠的，尤其像费云帆那种男人。你不知道他的历史，他是个暴发户，莫名其妙的发了财，娶过一个外国女人，又遗弃了那个女人。在欧洲，在美国，他有数不尽的女友，即使在台湾，他也是出了名的风流人物……”“妈妈！”我从床上坐了起来，不耐的说：“我真不了解你们这些大人！”“怎么？”母亲瞪着我。

“你们当着费云帆的面前，捧他，赞美他。背后就批评他，说他坏话，你们是一个虚伪的社会！”

“啊呀，”母亲嚷：“你居然批判起父母来了！”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不能批判的。”我说。“关于费云帆，我告诉你，妈妈，不管你们如何看他，如何批评他，也不管他的名誉有多坏，历史有多复杂，他却是个真真实实的男人！他不虚伪，他不作假，他有他珍贵的一面！你们根本不了解他！”母亲的眼睛瞪得更大。

“难道你就了解他了？”她问。“就凭昨天一个晚上？他到底和你说了些什么鬼话？”

“不，妈妈，我也不见得了解他，”我说：“我只能断定，你们对他的批评是不真实的。”我顿了顿，望着那满面忧愁的母亲，忽然说：“啊呀，妈妈，你到底在担心些什么？让我告诉你，费云帆只是我的小费叔叔，你们不必对这件事大惊小怪，行了吗？”“我——我只是要提醒你，——”母亲吞吞吐吐的说。

“我懂了，”我睁大眼睛。“他是个色狼，是吗？”

“天哪！”母亲叫：“你怎么用这么两个不文雅的字？”

“因为你的意思确实是这样不文雅的！”我正色说。“好了，妈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坦白答覆我，我很漂亮吗？”

母亲迷惑了，她皱紧眉头，上上下下的看我。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她嗫嚅着说：“在母亲心目里，女儿总是漂亮的。”“那么，”我紧钉一句：“我比绿萍如何？”

母亲看来烦恼万状。“你和绿萍不同，”她心烦意乱的说：“你们各有各的美丽！”“哦，妈妈！”我微笑着。“你又虚伪了！不，我没绿萍美，你明知道的。所以，如果费云帆是色狼，他必定先转绿萍的念头，事实上，比绿萍美丽的女孩子也多得很，以费云帆的条件，他要怎样的女人，就可以得到怎样的女人，我在他心里，不过是个毛丫头而已。所以，妈妈，请你不要再乱操心好吗？”“那么，”母亲似乎被我说服了。“你答应我，以后不再和他喝酒，也不再弄得那么晚回家！”

“我答应！”我郑重的说。

母亲笑了，如释重负。

“这样我就放心了！”她说，宠爱的摸摸我的面颊：“还不起床吗？已经要吃午饭了！”

我跳下了床。母亲退出了房间，我换上毛衣和长裤，天气好冷，冬天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来临了。我在室内乱蹦乱跳了一阵，想驱除一下身上的寒意。雨滴在玻璃窗上滑落，我走到窗边，用手指对那垂着的珠帘拂过去，珠子彼此撞击，发出一串响声。“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我不由自主的深深叹息。午餐之后，我回到了屋里。既然已不需要考大学，我就不再要对范氏大代数、化学、生物等书本发愣。我在书橱上找了一下，这才发现我书本的贫乏，我竟然找不到什么可看的书。室内好安静，父亲去了公司，绿萍去上班了，母亲午睡了，整栋房子里只剩下一个字：“静”。我坐在书桌前面，瞪视着窗上的珠帘，又不知不觉的陷入一种深深的沉思和梦境里去了。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直到门铃突然响起，直到我所熟悉的那摩托车声冲进了花园。我惊跳，难道已经是下班时间了？难道楚濂已经接了绿萍回家了？我看看手表，不，才下午两点钟，不应该是下班时间哪！

有人跑上了楼，有人在敲我的房门，我走到门边，带着几分困惑，打开了房门。于是，我看到楚濂，头发上滴着水，夹克被雨淋湿了，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的包裹，站在那儿，满脸的雨珠，一身的狼狈相。

“喂哟，”我叫：“你淋着雨来的吗？”“如果不是淋了雨，你以为我是去池塘里泡过吗？”他说，眼睛闪着光。“你怎么这个时候跑来？”我又问：“你怎么不上班？”

“我今天休假！”他说，走进门来，用脚把房门踢上。“我带了点东西来给你！”他把牛皮纸包裹打开，走到我的床边，抖落出一大叠的书本来。“你还想当我的家庭教师吗？”我看也不看那些书，直视着他说：“我告诉你，爸和妈已经同意我不考大学了！所以，我不需要你给我补习了！”

“哼！”他哼了一声，望着我的眼光是怪异的，走过来，他握住我的手腕，握得相当重，几乎弄痛了我。他把我拉到床边去，用一种强迫的、略带恼怒的口吻说：“你最好看看我给你带了些什么书来！”我低下头，于是，我惊异的发现，那并不是教科书或补充教材，那竟是一叠文学书籍和小说！一本《红与黑》，一部《凯旋门》，一本《湖滨散记》，一本《孤雁泪》，一本《小东西》，还有一套《宋六十名家词》和一本《白香词谱》。我愕然的抬起头来，愕然的看着他，愕然的说：

“你——你怎么想到——去——去买这些书？”

“你不是想要这些书吗？”他盯着我问。

“是的，”我依然愣愣的。“但是，你——你怎么会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你，我还能知道些什么？”他鲁莽的说，不知在和谁生气。“或者，我太多事，淋着雨去给你买这些书，假若你认为我多事，我也可以把这些书带走！”他冲向书本！

“哦，不！不！”我一下子拦在床前面，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瞪着他。他站住了，也瞪着我。我看到雨水从他前额的一绺黑发上滴下来，他那张年轻漂亮的脸庞是苍白的，眼睛乌黑而闪亮。我脑中顿时浮起他昨晚看到我醉酒归来时的样子，那突然从沙发上惊跳起来的身影，那苍白的脸庞……我的心脏抽紧了，我的肌肉莫名其妙的紧张了起来，我的身子颤抖而头脑昏乱……我瞪着他，一直瞪着他，楚濂，我那儿时的游伴！可能？那虚无缥缈的梦境会成为真实？楚濂，他望着我的眼神为何如此怪异？他的脸色为何如此苍白？他，楚濂，他不是我姐姐的爱人？他不是？我用舌头润了润嘴唇，我的喉咙干而涩。“楚濂，”我轻声说：“你为什么生气了？”

他死盯着我，他的眼睛里像冒着火。

“因为，”他咬牙切齿的说：“你是个忘恩负义，无心无肝，不解人事的笨丫头！”我浑身颤抖。“是吗？”我的声音可怜兮兮的。

“是的！”他哑声说：“你可恶到了极点！”

“为什么？”我的声音更可怜了。

“你真不懂吗？”他蹙起了眉，不信任似的凝视着我。“你真的不懂吗？”“我不懂。”我摇头，四肢冰冷，颤抖更剧。我相信血色一定离开了我的嘴唇和面颊，因为我的心脏跳跃得那样急促。

他凝视了我好一会儿，他的嘴唇也毫无血色。

“从我十五岁起，”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就在等着你长大。”我的心狂跳，我的头发晕，我浑身颤抖而无力。我不相信我的耳朵，我怕自己会昏倒，我向后退，一直退到书桌边，把身子靠在书桌上，我站着，瞪视着他。我不敢开口说话，怕一开口就会发现所有的事都是幻觉，都是梦境。我紧咬着牙，沉默着。我的沉默显然使他惊惧，使他不安，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他注视着我的眼光越来越紧张，我想说话，但我无法开口，我只觉得窒息和慌乱。终于，他重重的一摔头，把水珠摔了我一身，他哑声说：

“算我没说过这些话，我早就该知道，我只是个自作多情的傻瓜！”他转过身子，向门口冲去，我再也无法维持沉默，尖声的叫了一句：“楚濂！”他站住，蓦然回过身子，我们的眼光纠缠在一块儿了，一股热浪冲进了我的眼眶，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只看到他瘦高的影子，像化石般定在那儿。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柔弱，无力，而凄凉：“我一直以为，我没有办法和绿萍来争夺你！”

他对我冲来，迅速的，我发现我已经紧紧的投进了他的怀里，他有力的手臂缠住了我。我在他怀中颤抖，啜泣，像个小婴儿。他用手触摸我的面颊，头发，他的眼睛深深的望进我的眼睛深处，然后，他的头俯下来，灼热的嘴唇一下子就盖在我的唇上。我晕眩，我昏沉，我轻飘飘的如同驾上了云雾，我在一个广漠的幻境中飘荡，眼前浮漾着各种色彩的云烟。我喘息，我乏力，我紧紧的贴着我面前的男人，用手死命的攀住了他。像个溺水的人攀着他的浮木似的。

终于，他慢慢的放松了我，他的手臂仍然环抱着我的颈项，我闭着眼睛，不敢睁开，怕梦境会消失，怕幻境会粉碎，我固执的紧闭着我的眼睛。

他的手指在我脸上摩挲，然后，一条手帕轻轻的从我面颊上拭过去，拭去了我的泪痕，他的声音喑哑的在我耳边响起：“睁开眼睛来吧，看看我吧！紫菱！”

“不！”我固执的说，眼睛闭得更紧。“一睁开眼睛，你就会不见的，我知道。昨晚我喝了酒，现在是酒精在戏弄我，我不要睁开眼睛，否则，我看不到你，看到的只有窗子、珠帘，和我的一帘幽梦。”他痉挛而颤抖。“傻瓜！”他叫，喉音哽塞。“我真的在这儿，真的在你面前，我正拥抱着你，你不觉得我手臂的力量吗？”他箍紧我：“现在，睁开你的眼睛吧！紫菱！看着我，好吗？”他低柔的，请求的低唤着：“紫菱！紫菱？”

我悄悄的抬起睫毛，偷偷的从睫毛缝里凝视他。于是，我看到他那张不再苍白的脸，现在，那脸庞被热情所涨红了，那眼睛晶亮而热烈，那润湿的，薄薄的嘴唇……我猝然迎过去，不害羞的再将我的嘴唇紧贴在他的唇上，紧贴着，紧贴着……我喘息，我浑身烧灼，我蓦然睁大了眼睛，瞪着他。与真实感同时而来的，是一阵莫名其妙的委屈和愤怒。我跺脚，挣脱了他的怀抱：“我不来了！我不要再碰到你！楚濂，我要躲开你，躲得远远的！”他愕然的怔了怔，问：

“怎么了？紫菱？”我重重的跺脚，泪水又涌进了我的眼眶，不受控制的沿颊奔流，我退到墙角去，缩在那儿，颤声说：

“你欺侮我，楚濂，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让我相信你追求的是绿萍，你欺侮我！”我把身子缩得更紧：“我不要见你！你这个没良心的人！我不要见你！”

他跑过来，握住我的手腕，把我从墙角拖了出来。

“你用一用思想好不好？你认真的想一想，好不好？”他急切的说：“我什么时候表示过我在追绿萍？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在追她？”“你去接她下班，你陪她聊天，你赞美她漂亮，你和她跳舞……”我一连串的说：“这还不算表示，什么才算是表示？”

“天哪！紫菱！”他嚷：“你公平一点吧！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我不可能完全不理她的，是不是？但是，我一直在你身上用了加倍的时间和精力，难道你竟然不觉得？我去接绿萍，只是要找藉口来你家而已！你，”他瞪着我，重重的叹气，咬牙，说：“紫菱！你别昧着良心说话吧！”

“可是……”我低声的说：“这些年来，你什么都没对我表示过。”“紫菱，”他忍耐的看我。“你想想看吧！并不是我没表示过，每次我才提了一个头，你就像条滑溜的小鱼一样滑开了，你把话题拉到你姐洋身上去，硬把我和她相提并论。于是，我只好叹着气告诉我自己，你如果不是太小，根本无法体会我的感情，你就是完全对我无动于衷。紫菱，”他凝视我，眼光深刻而热切：“我能怎样做呢？当我说：‘紫菱，你的

梦里有我吗？’你回答说：‘有的，你是一只癞蛤蟆，围绕着绿萍打圈子。’当我把你拥在怀里跳舞，正满怀绮梦的时候，你会忽然把我摔给你姐洋！紫菱，老实告诉你，你常让我恨得牙痒痒的！现在，你居然说我没有表示过？你还要我怎样表示？别忘了，我还有一份男性的自尊，你要我怎样在你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碰钉子呢？你说！紫菱，到底是我没表示过，还是你不给我任何机会？”他逼近我：“你说！你这个没心肝的丫头，你说！”我望着他，然后，我骤然发出一声轻喊，就跳起来，重新投进他的怀里，把我的眼泪揉了他一身，我又哭又笑的嚷着说：“我怎么知道？我怎能知道？绿萍比我强那么多，你怎会不追绿萍而要我？”“因为你是活生生的，因为你有思想，因为你调皮、热情，爽朗而任性，噢！”他喊着：“但愿你能了解我有多爱你！但愿明白我等了多久！但愿你知道你曾经怎样折磨过我！”

“你难道没有折磨过我？”我胡乱的嚷着。“我曾经恨死你，恨死你！恨不得剥你的皮，抽你的筋……”他用唇一下子堵住我的嘴。然后，他抬头看我。

“现在还恨我？”他温柔的问。

“恨。”他再吻我。“这一刻还恨我？”他又问。

我把头倚在他被雨水濡湿的肩上，轻声叹息。

“这一刻我无法恨任何东西了！”我低语。“因为我太幸福。”忽然间，我惊跳起来。“但是，绿萍……”

“请不要再提绿萍好吗？”他忍耐的说。

“但是，”我瞪视他：“绿萍以为你爱的是她，而且，她也爱你！”他张大了眼睛。“别胡说吧！”他不安的说：“这是不可能的误会！”

“如果我有这种误会，她为什么会没有？”我问。

他困惑了，摔了摔头。

“我们最好把这事立刻弄清楚，”他说：“让我们今晚就公开这份感情！”“不要！”我相信我的脸色又变白了。“请不要，楚濂，让我来试探绿萍，让我先和绿萍谈谈看。”我盯着他：“你总不愿意伤害她吧？楚濂？”“我不愿伤害任何人。”他烦恼的说。

“那么，我们要保密，”我握紧他的手。“别告诉任何人，别表示出来，一直等到绿萍有归宿的时候。”

“天哪！”他叫：“这是不可能的事……”

“可能！”我固执的说：“你去找陶剑波，他爱绿萍爱得发疯，我们可以先撮合他们。”我注视他。“我不要让我的姐洋伤心，因为我知道什么是伤心的滋味。”

他用手抚摸我的头发，他的眼睛望进我的灵魂深处。

“紫菱，”他哑声说：“你是个善良的小东西！”他忽然拥紧我，把我的头紧压在他的胸前，他的心脏跳得剧烈而沉重。“紫菱，如果我曾经伤过你的心，原谅我吧，因为当你伤心的时候，也是我自我折磨的时候。”

“我已不再伤心了，”我微笑的说：“我将再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了！”我沉思片刻。“告诉我，楚濂，是什么因素促使你今天来对我表明心迹？既然你认为我根本没有长大，又根本对你无动于衷。”他的胳膊变硬了，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

“那个该死的费云帆！”他诅咒的说。

“什么？”我不解的问。

“他送吉他给你，他带你去餐厅，他给你喝香槟酒，如果我再不表示，恐怕你要投到他怀里去了！”

“啊呀！”我低叫，望着他衣服上的钮扣，不自觉的微笑了起来。“上帝保佑费云帆！”我低语。

“你在说些什么鬼话？”他问。

“我说，”我顿了顿：“谢谢费云帆，如果没有他，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呢？”他揽紧了我，我含泪微笑着，听着他的心跳，听着窗外的雨声。人类的心灵里，能容纳多少的喜悦、狂欢、与幸福呢？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刻，我知道我拥抱着整个的世界，一个美丽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一帘幽梦 7

人会在一日间改变的，你信吗？

生命会在一瞬间变得光辉灿烂，你信吗？

岁月会突然充满了喜悦与绚丽，你信吗？

总之，我变得那样活泼、快乐，而生趣盎然。我把笑声抖落在整栋房子里，我唱歌，我蹦跳，我拥抱每一个人，父亲、母亲，和绿萍。我的笑声把整个房子都弄得热闹了，我的喜悦充溢在每一个空间里，连“冬天”都被我赶到室外去了。除了楚濂，没有人知道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父亲只是微笑的望着我说：“早知道不考大学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呵，上次都不该去考的！”考大学？考大学早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费云帆开始教我弹吉他了。抱着吉他，我那样爱笑，那样心不在焉，那样容易瞪着窗子出神。于是，这天晚上，他把吉他从我手中拿开，望着我说：

“紫菱，你是真想学吉他吗？”

“当然真的。”我望着他一直笑。“发誓没有半分虚假。”

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好吧，”他说：“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的脸发热。“没有呀！”我说。“没有吗？”他轻哼了一声。“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的眼睛发亮，你的脸色发红，你又爱笑又爱皱眉。紫菱，看样子，你的名字不再叫‘失意’了。”

失意吗？那是什么东西？一个名字吗？我曾认识过她吗？我笑着摇头，拚命摇头。“不，”我说：“我不叫‘失意’。”

“那么，”他盯着我，“你就该叫‘得意’了？”

我大笑起来，抢过吉他，嚷着说：

“快教我弹吉他！不要和我胡扯！”

“这是胡扯吗？”他问，凝视着我的眼睛，“告诉我，那秘密是什么？”我红着脸，垂着头，拨弄着我的吉他。一语不发。

他靠进了椅子上，燃起了一支烟，烟雾袅袅上升，缓缓的散布在空间里，他注视着我，烟雾下，他的眼光显得朦胧。但，那仍然是一对锐利的、深沉的眸子。锐利得可以看穿我的心灵深处，深沉得让我对他莫测高深。我悄悄的注视他，悄悄的微笑，悄悄的拨弄着吉他。于是，他忽然放弃了追问着我的问题，而说了句：“记得你自己的‘一帘幽梦’吗？”

“怎么不记得？”我说。想起醉酒那晚的背诵和失态，脸又发热了。“我试着把它谱成了一支歌。”他说。“是吗？”我惊叹着。“能唱给我听吗？”

“给我吉他。”他熄灭了烟蒂。

我把吉他递给了他，他接过去，试了试音，然后弹了一段起音，那调子清新而悦耳，颇有点西洋民歌的意味。然后，他低档的和着吉他，唱了起来：

“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

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

窗外更深露重，窗内闲愁难送，

多少心事寄无从，化作一帘幽梦！

昨宵雨疏风动，今夜落花成冢，

春来春去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

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种？

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

他唱完了，望着我，手指仍然在拨着琴弦，同一个调子，那美妙的音浪从他指端不断的流泻出来，如水击石，如雨敲窗，如细碎的浪花扑打着岩岸，琳琳然，琅琅然，说不出来的动人。我相当的眩惑，第一次发现他除了弹吉他之外，还有一副十分好的歌喉。但，真正让我眩惑的，却是他能记得那歌词，而又能唱出那份感情。我托着下巴，愣愣的看着他，他微笑了一下，问：“怎样？”“我几乎不相信，”我说：“你怎记得那些句子？”

“人类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说，重新燃起了一支烟。“我想，”他重重的喷出一口烟雾：“你一定已经和那个‘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的人碰头了，是吗？”

我惊跳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问。

他再重重的喷出一口烟雾。

“你这句问话等于是承认，”他说，静静的凝视了我一会儿。“是那个楚濂吗？”“噢！”我低呼，咬了咬嘴唇。“你真是个怪人，什么事你都能知道！”他难以觉察的微笑了一下，连续的喷着烟雾，又连续的吐着烟圈，他似乎在沉思着什么问题，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说话，然后，他突然振作了一下，坐正身子，他直视着我：“已经公开了，还是秘密呢？”他问。“是秘密，”我望着他：“你不许泄露呵！”

“为什么要保密？”“你既然什么都知道，当然也能猜出为什么。”

他抬了抬眉毛。“为了绿萍吗？”他再问。

我又惊叹。他望着手中的烟蒂，那烟蒂上的火光闪烁着，一缕青烟，慢腾腾的在室内旋转。

“紫菱，”他低沉的说：“你们是走进一个典械的爱情游戏里去了。”我再惊叹。“那么，”我说：“你也认为绿萍在爱着楚濂吗？”

他看看我，又调回眼光去看他的烟蒂。

“姐妹两个爱上同一个男人的故事很多，”他慢慢的说：“何况你们又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哦！”我懊恼的低喊：“我最怕这种事情！她为什么不去爱陶剑波呢？陶剑波不是也很不错吗？干嘛偏偏要爱上楚濂？”

“你又为什么不去爱别人呢？”他轻哼了一声，熄灭了烟蒂。“你干嘛又偏偏要爱上楚濂呢？”他站起身来，似笑非笑的望着我。“好了，紫菱，我想你今天根本没心学吉他，我们改天再练习吧！”他顿了顿，凝视我：“总之，紫菱，我祝福你！能够有幸找到一个‘共此一帘幽梦’的人并不多！”

“哦，”我站起来：“你能保密吗？”

“你以为我是广播电台吗？”他不太友善的问，接着，就警觉的微笑了起来：“哦，紫菱，你可以完全

信任我，我不是一个多话的人！”

他走向门口，对我再深深的注视了一会儿。

“那个楚濂，”他打鼻子里说：“是个幸运儿呢！”

是吗？楚濂是幸运儿吗？我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喜悦却是无止境的。为了绿萍，我们变得不敢在家里见面了。尽管是冬天，我们却常常流连在山间野外。星期天，他用摩托车载着我，飞驰在郊外的公路上，我们会随意的找一个小山坡边，停下车来，跑进那不知名的小树林里，追逐，嬉戏，谈天，野餐。我那样快乐，我常把欢笑成串成串的抖落在树林中。于是，他会忽然捧住我的面颊，热情的喊：“哦！紫菱，紫菱，我们为什么要保密？我真愿意对全世界喊一声：‘我爱你！’”“那么，喊吧！”我笑着说：“你现在就可以喊！”

于是，他站在密林深处，用手圈在嘴唇上，像个傻瓜般对着天空狂喊：“我爱紫菱！我爱紫菱！我爱紫菱！”

我奔过去，抱着他的腰，笑得喘不过气来。

“你是个疯子！你是个傻瓜！你是个神经病！”我笑着嚷。

“为你疯，为你傻，为你变成神经病！”他说，猝然吻住了我的唇。谁知道爱情是这样的？谁知道爱情里揉和着疯狂，也揉和着痴傻？谁知道爱情里有泪，有笑，有迫得人不能喘气的激情与喜悦？冬季的夜，我们常漫步在台北街头的□□雨雾里，穿着雨衣，手挽着手，望着街上霓虹灯的彩色光芒，和街车那交织着投射在街道上的光线。我们会低声埋怨着被我们浪费了的时光，细诉着从童年起就彼此吸引的点档滴滴，我会不断的，反复的追问着：“你从什么时候起爱我的？告诉我！”

他会微笑着，居然有些羞赧的回答：

“很早很早。”“什么叫很早很早？有多早？”我固执的追问。

“当你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当你梳着两条小辫子的时候，当你缠着我打弹珠的时候，当你噘着嘴对我撒泼的嚷：‘如果你不跟我玩，我马上就哭，我说哭就哭，你信不信？’的时候。哦，你一直是个难缠的小东西，一个又固执，又任性，又让人无可奈何的小东西，但是，你那么率真，那么热情，于是，我很小就发现，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快乐，才能感到我是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

“但是，绿萍不是比我更好吗？”我又搬出我的老问题。

“绿萍吗？”他深思着，眼睛注视着脚下那被雨水洗亮了的街道，我俩的影子就浮漾在那雨水中。“哦，是的，绿萍是个好女孩，但是，过份的完美往往给人一种不真实感，她就从没给过我真实感。或者，就因为她太好了，美丽，整洁，不苟言笑。每年考第一名，直升高中，保送大学，她是‘完美’的化身。童年时，我们每次在一块儿玩，我总担心会把她的衣服碰脏了，或者把她的皮肤弄破了。我可以和你在

泥土里打滚，却不愿碰她一碰，她像个只能观赏的水晶玻璃娃娃。长大了，她给我的感觉仍然一样，只像个水晶玻璃的制品，完美，迷人，却不真实。”“但是，你承认她是完美，迷人的？”我尖酸地问，一股醋意打心坎里直往外冒。“是的，”他坦白的说：“我承认。”

“这证明你欣赏她，”我开始刁难，开始找麻烦，开始莫名其妙的生气。“或者，你根本潜意识里爱着的是她而不是我，只是，她太完美了，你觉得追她很困难，不如退而求其次，去追那个丑小鸭吧！于是，你就找上了我，对吗？”

他对我瞪大了眼睛。“你在说些什么鬼话？”他没好气的问。

“我在说，”我加重了语气：“你爱的根本是绿萍，你只是怕追不上她…”他捏紧了我的手臂，捏得那么重，痛得我咧嘴。他很快的打断我的话头：“你讲不讲理？”他阴沉沉的问。

“当然讲理，”我执拗的说：“不但讲理，而且我很会推理，我就在根据你的话，推理给你听！”

“推理！”他嚷着：“你根本就无理！不但无理，你还相当会取闹呢！我告诉你，紫菱，我楚濂或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男人，但我在感情上是从不退缩的，如果你认为我是追不上绿萍而追你，那我就马上去追绿萍给你看！”

“你敢！”我触电般的嚷起来。

“那么，你干嘛歪派我爱绿萍？你干嘛胡说什么退而求其次的鬼话？”“因为你承认她完美，迷人！”

“我也承认‘蒙娜丽莎的微笑’完美而迷人，这是不是证明我潜意识里爱上了蒙娜丽莎？”他盯着我问。

“蒙娜丽莎是幅画，”我依然固执。“绿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怎能相提并论？”“噢！”他烦恼的说：“我如何能让你明白？绿萍在我心里和一幅画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懂了吗？”

“不懂！”我摔摔头说：“反正你亲口说的，她又完美又迷人，你一定爱上她了！”他站住了，紧盯着我的眼睛。

“既然我爱上了她，我为什么现在和你在一起呢？”他沉着嗓音问。“那我怎么知道？”我翘起了嘴，仰头看天：“如果你不爱她，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你爱的是她？我妈妈爸爸都认为你爱她，你父母也都认为你爱她，连绿萍自己也认为你爱她。现在，你又承认她既完美又迷人，那么，你当然是爱她了！”他站在那儿，好半天都没说话，我只听到他在沉重的呼吸。我无法继续仰望天空了，把眼光从雨雾深处调回来，我接触到他冒着火的、恼怒的眸子。

“走！”他忽然说，拉住我的手就跑。

“到什么地方去？”我挣脱他，站在街上。

“先去见你的父母和绿萍，然后去见我的父母，让我去当面对他们说个明明白白，把他们的那些见鬼

的‘认为’给纠正过来！”“我不去！”我睁大了眼睛，生气的说：“你想干什么？让绿萍伤心吗？”“如果她会伤心，我们迟早会让她伤心的，是不是？”他说，定定的望着我。“假若她爱上了别人，她就不会伤心……”

“可是，紫菱，”他不耐的打断我：“现在不是她爱上谁的问题，是你不信任我的问题呵！你咬定我爱她，我怎样才能证明我不爱她，我只爱你呢？你要我怎样证明？你说吧！你给了我几百条戒条，不许在你家和你亲热，不许告诉任何人我爱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可是，你却口口声声说我爱绿萍，紫菱，你讲道理吗？你讲吗？”

我哑口无言，天知道！爱情的世界里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吃醋，嫉妒，小心眼……似乎是与爱情与生俱来的同胞兄弟，我怎能摆脱它们呢？明知自己无理取闹，却倔强的不肯认错，于是，我只好又翘起嘴，仰头去看天空的雨雾了。

我的表情一定惹火了他，他许久都没有说话，我也固执的不开口。沉默在我们中间弥漫，那是令人窒息而难堪的。然后，他猝然间握住了我的手臂，高声大呼：

“我不爱绿萍！我爱紫菱！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永恒，我发誓我今生今世只爱紫菱！我发誓！我贩贩贩誓！……”我大惊失色，慌忙挽住他，急急的说：

“你发什么疯？这是在大街上呢！你瞧！你弄得全街上的人都在看我们了！”“怎样呢？”他用一对炯炯然的眸子瞪着我：“我原来是要叫给全世界的人听，现在只有全街的人听到还不够，我还要叫呢！”“哎呀，”我焦灼的拖着他走：“拜托拜托你，别再叫了好吗？”“那么，你可相信我了？”他像生根般的站在那儿，动也不动，那亮晶晶的眼睛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除非你已经相信我了，否则我还是要叫！”他张开嘴，作势欲呼。

“好了！好了！”我一叠连声的说：“我信你了！行行行行行你了！”“真的？”他一本正经的问：“你确定不需要我喊给全世界听吗？”“你一”我瞪着他：“实在有些疯狂！”

“知我者谓我心伤，不知我者谓我疯狂！”他喃喃的念着，像在背诗。“你说什么？”我不解的问，真怀疑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或是初期痴呆症了。“你想，”他好烦恼，好忧郁，好委屈似的说：“当你偷偷的爱上一个女孩子，爱了十几年，好不容易机会来了，你对她表示了你的痴情，她却咬定你爱的是另一个人。你会怎样？除了心伤以外，还能怎样？”

“哎！”我叹了一口气，挽紧了他。“不管你是心伤也好，不管你是疯狂也好，楚濂，你却是我生命里唯一关心的男人！”我的眼眶蓦然潮湿了。“别跟我生气，楚濂，我挑剔，我嫉妒，我多心而易怒，只因为……只因为……”我碍口而又哽塞，终于还是说了出来：“只因为……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

他一把揽住了我的肩，揽得很紧很紧，我感觉得到他身体的一阵震颤与痉挛，他的头靠近了我，在我耳

边低声的说：“我一生没听过比这句话更动人的话，它使我心跳！”他俯视我的眼睛，面色郑重、诚恳、而真挚。“让我们不要再为绿萍而吵架了吧！因为……因为我也是那么那么的爱你！”

哦，谁知道爱情是这样的？谁知道爱情里有争执，有吵闹，有勾心斗角，而又有那样多的甜蜜与酸楚？我们肩并着肩，继续漫步在那雨雾中。一任雨丝扑面，一任寒风袭人，我们不觉得冷，不觉得累，只觉得两颗心灵的交会与撞击。那是醉人的，那是迷人的，那是足以让人浑忘了世界、宇宙，与天地万物的。噢，谁能告诉我，爱情是这样的？

春天来临的时候，陶剑波已经几乎天天出入我家了。他常和楚濂结伴而来，我不知道楚濂是不是对陶剑波暗示过什么，但，陶剑波确实在绿萍身上用尽了工夫。他送成打的玫瑰花给绿萍，他写情书给她，他为她弹吉他，为她唱情歌。绿萍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她对陶剑波温和亲切而又若即若离，对楚濂呢，她常常凝视楚濂，似有意又似无意的和他坐在一起，下班前打电话叫他去接她回家……她对他亲密而又保持礼貌。我越来越糊涂，不知陶剑波到底有没有打动她，更不知道她对楚濂是否有情？这闷葫芦让我难过透了。母亲呢，她却比我更糊涂，因为，她居然对父亲说：“我看，楚濂和陶剑波都对咱们的绿萍着了迷，本来，我以为绿萍喜欢的是楚濂，现在看看，她对陶剑波也很不错，绿萍这孩子一向深沉，连我这做母亲的都摸不着她的底。将来，真不知道楚濂和陶剑波那一个有福气能追到绿萍呢！”

似乎没有人是来追我的，似乎得到我的人也没什么福气。我“冷眼旁观”，“冷耳旁听”，父亲接了口：

“你少为绿萍操心吧，现在的年轻人有自己的主张。陶家和楚家跟我们都是世交，两家的孩子也都不错，无论绿萍选了谁，我都不反对。”

“我知道剑波和楚濂都是好孩子！”母亲沉吟的说：“可是，不知怎的，我就是比较喜欢楚濂，他漂亮，洒脱，功课又好，和绿萍是天生地设的一对儿。剑波吗？他太浮躁了一些，只怕配咱们绿萍不上呢！”“也别把自己的女儿估价过高呵，”父亲取笑的拍哪母亲的肩。“反正他们都年轻，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吧！”

“年轻？”母亲不满的蹙蹙眉。“春节都过了，绿萍已二十三了，也该有个决定了！楚濂那孩子，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至今没个明确的表示，你说他对绿萍没意思吧，他可天天来咱们家。而且，他大学毕业也这么些年了，一直不出国，还不是为了等绿萍。现在绿萍也毕了业，两人就该把婚订了，一起出国留学才对，怎么就这样拖下来了呢？我实在弄不明白！”天！我翻翻白眼，倒抽一口冷气。好了！楚濂的不出国，居然是为了“等绿萍”，天天来我们家，是为了“追绿萍”！看样子，母亲只记得她有个二十三岁的女儿，就忘了她还有个二十岁的女儿了！“或者，”父亲轻描淡写的说：“那楚濂并不想出国留学呢！”“不想出国？”母亲瞪大了眼睛：“那他将来怎么办？我女儿可是要嫁给博士的！”“有一天，博士会车载斗量

的被国外送回来，”父亲冷笑的说：“现在，美国已经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了，我们何苦还要把孩子往国外送？一张博士文凭又能值几个钱，眼光放远一点吧，舜涓！”噢！我的父亲！我那亲爱亲爱的父亲！我真想冲过去拥抱他，像孩提时一般缠在他脖子上亲吻他！

“哦，”母亲受伤似的叫了起来：“绿萍是要留学的，无论如何是要留学的！假若楚濂不求上进，他最好早早的对绿萍放手！”“你怎么知道绿萍想留学？”父亲问。

“我们谈过。”母亲说：“绿萍的功课这么好，她是真正可以学出来的，将来，她说不一定能拿诺贝尔奖呢！”

“可能。”父亲沉思了。“只是，身为女性，往往事业与家庭不能兼顾，她是要事业呢？还是要家庭呢？”

“她都要！”母亲斩钉断铁的说：“无论如何，我要去和楚濂谈谈，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最好别问，”父亲淡档的说：“那个楚濂，不像你想像的那样简单，他是个颇有思想和见地的孩子，他一定有他的决定和做法，你如果参与进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可是，我不能让他继续耽误绿萍的青春与时间呀！”母亲叫。“楚家也和我谈过，心怡也希望春天里让他们订婚，夏天送他们出国，事不宜迟，我可不愿意陶剑波插进来阻挠这件事！”心怡是楚伯母的名字，那么，楚家也确实打算让他们订婚了！噢，楚濂，楚濂，谁说你生下来就该和绿萍的名字连在一起？噢，楚濂，楚濂，你到底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绿萍的？我悄悄的离开了我那“偷听”的角落，回到了我的卧室里。望着珠帘外的细雨迷口，我倚着窗子，静静伫立，窗外的一株木槿花，枝头正抽出了新绿，盛开的杜鹃，在园内绽放着一片姹紫嫣红。哦，春天，春天就这么不知不觉的来临了。楚家希望让他们在春天里订婚，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事不宜迟”，母亲说的。真的，事不宜迟，我还能保有多久我的秘密？走到床边，我拿起我的吉他，轻轻的拨弄着“一帘幽梦”的调子，眼光仍然停驻在窗帘上。哦，我那美丽的美丽的姐姐，你也有一帘幽梦吗？你梦中的男主人又是谁？也是那个和我“共此一帘幽梦”的人？是吗？适适适适适？

绿萍还没有睡，坐在书桌前面，她在专心的在阅读着一本书，我伸过头去看看，天，全是英文的！我抽了口气，说：

“这是什么书？”绿萍抬头看看我，微笑着。

“我在准备考托福。”她静静的说。

“考托福？！”我愣了愣，在她的床沿上坐了下来。“那么，你是真的准备今年暑假出国吗？”

“是的。”她毫不犹豫的说，看着我，她那对黑□□的大眼睛放着光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紫菱，”她忽然说：“但是你不许告诉别人！”我的心猛的一跳。来了！楚濂，准是关于楚濂的！我的喉头发干，头脑里立即昏昏然起来，我的声音软弱而无力：

“我答应你，不告诉别人！”

她离开书桌，坐到我身边来，亲昵的注视着我，压低了声音，带着满脸的喜悦，她轻声说：

“我可能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学金！”

哦！我陡的吐出一口长气来，像卸下了一副沉沉的重担，说不出来有多么轻松，多么欢愉，我高兴的握住了她的手，毫不虚假的托出了我的祝福：

“真的吗？绿萍，恭喜你！”

“别恭喜得太早，”绿萍笑得甜蜜，也笑得羞赧。“还没有完全确定呢！”“你怎么知道的呢？”“我的系主任推荐我去申请，今天我去看系主任，他已收到他们的信，说大概没问题。哦，紫菱，”她兴奋得脸发红：“你不知道，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是著名的学府，这些年来，台湾没有几个人能获得他们的奖学金！”

“噢，”我跳了起来：“快把这消息去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不乐得发疯才怪！”“不要！紫菱！”她一把按住我：“瞧你！才叫你保密，你就要嚷嚷了！现在还没有成为事实呢，何必弄得人尽皆知，万一拿不到，岂不是丢脸！”

“可是，”我看着她，说：“你已经差不多有把握了，是不是？”她微笑的点点头。“哦！”我叫了一声，仰天躺倒在她的床上。“那么，你真的要出国了？”绿萍也躺了下来，她看着我，伸手亲切的环抱住了我的腰，我们面对面的躺着，她低声的，友爱的，安慰的，而又诚恳的说：“别难过，紫菱。我保证，我出去以后，一定想办法把你也接出去。”

我凝视着我那善良，单纯，而美丽的姐姐。

“可是，绿萍，”我坦白的说：“我并不想出去。”

她困惑的注视我。摇了摇头。

“我真不了解你，紫菱，这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往国外跑，你不出去，怎么知道世界有多大？”

“我的世界已经很大了。”我微笑的说。“大得够我骑着马到处驰骋了。”“你永远那么不务实际，”绿萍张大眼睛。“紫菱，你不能一辈子生活在童话里。”“或者，生活在童话里的人是你而不是我，”我笑着。“你生活在一个‘现代的童话’里而已。”

“我听不懂你的话！”她蹙起眉。

楚濂会懂的。我想着。想起楚濂，我浑身一凛，蓦然间想起今晚来此的目的。我躺平身子，用双手枕着头，望着天花板，沉吟的叫了一声：“绿萍！”“嗯？”她应了一声。“我今天听到爸爸和妈妈在谈你。”

“哦？”她仍然漫应着。

“他们说，不知道你到底喜欢陶剑波呢？还是楚濂？”我侧过头，悄悄的从睫毛下窥探她，尽量维持我声音的平静。“他们在商量你的终身大事！”

“噢！”她轻叫了一声，从床上坐了起来，靠在床栏杆上，用双手抱住膝，她的眼睛望着窗子，那对雾□□的黑眼睛！天哪！她实在是个美女！“告诉我，绿萍，”我滚到她的身边去，用手轻轻的摇撼她：“你到底喜欢谁？是陶剑波？还是楚濂？告诉我！姐姐！”我的声音迫切而微颤着。她半晌不语，接着，就噗哧一声笑了。她弓起膝，把下巴放在膝上，长发披泻了下来，掩住了她大部份的脸孔，她微笑的望着我，说：“这关你什么事呢？紫菱？”

“我只是想知道！”我更迫切了。“你告诉我吧！”

“是妈妈要你来当小侦探的吗？”她问。

我猛烈的摇头。“不！不！保证不是！只是我自己的好奇，你对他们两个都不错，我实在不知道你喜欢的是那一个？”

绿萍又沉默了，但她在微笑着，一种朦朦胧胧的、梦似的微笑，一种只有在恋爱中的女人才会有的微笑。我的心抽紧了，肌肉紧张了，我真想躲开，我不要听那答案。但是，绿萍开了口：“如果你是我，紫菱，你会喜欢谁呢？”

我瞠目而视，见鬼！如果我是你呵，我当然去喜欢陶剑波，把楚濂留给你那个痴心的小妹妹！这还要你问吗？但是，我总不能把这答案说出来的，于是，我就那样瞪大了眼睛，像个呆瓜般瞪视着我的姐姐。我的模样一定相当滑稽和傻气，因为，绿萍看着我笑了起来。她用手揉弄着我的短发，自言自语似的说：“问你也是白问，你太小了，你还不懂爱情呢！”

是？我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我相信我的样子更傻了。绿萍把面颊靠在她自己的膝上，望着我。她的眼睛闪亮，而笑意盎然。长发半遮，星眸半扬，她的面颊是一片醉酒似的嫣红。“真要知道吗？”她低问。

“是的。”我哑声回答。

她的脸更红了，眼睛更亮了，那层梦似的光彩笼罩在她整个的面庞上。“我可以告诉你，”她幽幽的

说：“但是，这只是我们姐妹间的知己话，你可不能说出去啊！”

我傻傻的点头。她悄悄的微笑。我的手下意识的握紧了被单，她的眼光透过我，落在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地方。

“当然是楚濂。”她终于说了出来，眼光仍然逗留在那个遥远的、梦幻的世界里。“从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妈妈要我在大学中别交男朋友，并不是我不交，只是因为我心里，除了楚濂之外，从没有第二个男人。楚濂……”她幽然叹息，那样幸福的、梦似的叹息。“楚濂，只有楚濂！”那是一把刀，缓缓的#####刺进我的身体，我的心灵。我有一阵痛楚，一阵晕眩。然后，我清醒过来，看到我姐姐那种痴迷的眼光，那满脸的光彩，那种醉人的神韵，谁能拿蒙娜丽莎来比我姐姐？她比蒙娜丽莎可爱一百倍！我转开了头，因为，我相信我的脸色苍白。很久很久，我才有力气开口说话：“那么，楚濂也爱你吗？他对你表示过吗？”

她默然片刻。“真正的相爱并不需要明白的表示，”她说：“我了解他，我相信他也了解我，这就够了！”

天哪！我咬紧嘴唇。“那么，陶剑波呢？”我挣扎着说：“你既然爱的是楚濂，为什么不明明白白的拒绝陶剑波？”

“陶剑波吗？”她轻声笑了。“你不懂，紫菱，你太小。陶剑波只是爱情里的调味品，用来增加刺激性而已。像菜里的辣椒一样。”“我不懂。”我闷闷的说。

“无论怎样深厚的爱情，往往都需要一点儿刺激，陶剑波追求我，正好触动楚濂的醋意，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最近就因为陶剑波的介入，楚濂来我们家就特别勤快了？这只是女孩子在爱情上玩的小手段而已。”

天哪！我再咬紧嘴唇，一直咬得发痛。我的头已经昏沉沉的了，我的心脏在绞扭着，额上开始冒出了冷汗。

“可是，绿萍，”我勉强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你马上要出国了，楚濂似乎并没有出国的打算啊！”

“他有的！”“什么？”我惊跳：“他对你说的吗？”

“他没说。但是，这时代的年轻人几个不出国呢？并不是每个人的思想都和你一样。他这些年不出国，只是为了等我，他品学兼优，申请奖学金易如反掌。我预备明后天就跟他谈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去考托福，一起出去。”

哦！母亲第二！那样一厢情愿的恋情呀！那样深刻的自信呀！“骄傲”与“自负”是我们汪家的传家之宝！

“假若，”我说：“绿萍，假若他并不想出国呢？”

“不可能的。”她坚定的回答。

“我是举例！”我固执的问：“假若他根本不愿去留学，你怎样？一个人去吗？”她笑了，望着我，满脸的热情与信念。

“如果真是这样，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只是个女人，不是吗？他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什么地方！”

够了，不要再问下去了！我正在恋爱，我知道什么叫恋爱！我也懂得那份深切，狂热，与执着！不用再谈了。姐妹两个同时爱上一个男人是自古就有的老故事，只是我从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一旦有可能发生，去探究这谜底的人就是个傻瓜！我原该顺着楚濂的意思，早早的公开我和他的恋爱，不要去管绿萍的心理反应，也不要管她爱不爱他。而现在，当绿萍向我剖白了她的心声以后，我怎能再向她说：

“你的爱人并不爱你，他爱的是我！”

我怎能？天哪！我做了一件多大的傻事！假若你不知道做某件事会伤害一个人，而你做了，只能算是“过失杀人”。假若你明知道这事会伤害人，你依然做了，你就是“蓄意谋杀”了。现在，我已知道公开我和楚濂的恋爱会大大的伤害绿萍，我如何去公开它？天哪，我怎么办？我和楚濂怎么办？

我怎么办？我和楚濂怎么办？第二天的黄昏，我就和楚濂置身在我们所深爱的那个小树林里了。我用手捧着头，呆呆的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楚濂在我身边暴跳如雷，不断的对我吼着：“你是个小傻瓜！紫菱，你只会做最笨最笨的事情！什么找陶剑波来追她，什么不要伤她的心，现在，你是不是准备把我奉送给你姐洋，你说！你说！”

我抱紧我那快要炸开的头颅，可怜兮兮的说：

“我很傻，我本来就是很傻很傻的！”

他一下子蹲在我面前，用力拉开了我抱着头的双手，直视着我的眼睛，他命令的说：

“看着我！紫菱！”我看着他，噘着嘴。“你别那么凶，”我喃喃的说：“难道你听到我姐洋这样爱你，你居然没有一些感动吗？”

他一直看进我的眼睛深处去，他的脸色严肃而沉重。

“假若我能少爱你一点，我会很感动。”他说：“假若我能虚荣一点，我会很高兴。假若我能轻浮一点，我会对你们姐妹来个一箭双雕。假若我能冷酷一点，我会骂你姐洋自作多情！但是，现在的我，只是很烦恼，烦恼透了！”

我看着他，然后，我用手轻抚着他的头发。

“楚濂，”我低语：“只怪你太好，太容易吸引女孩子！只怪我们姐妹都那么痴，那么傻！只怪你母亲，为什么不把你生成双胞胎，那么，我们姐妹一人一个，什么麻烦都没有！”

他捉住了我的手。“你怎么有这么多怪理论？”他说，望着我叹了口气。“从现在起，你听我的办法，好不好？”

“你先说说看！”“首先，我们去看你的父亲，他是个头脑最清楚，也最明理的人，我们要告诉他，第一，我不放弃现在的工作，不出国留学。第二，我们相爱，只等我储蓄够了钱，我们就要结婚……”“哦，不，我还不想结婚。”

“什么意思？”“我一”我嗫嚅着说：“我要等绿萍有了归宿，我才结婚！”他猝然站了起来。“紫菱，你使我无法忍耐！想望看吧，现在是什么时代，难道还有长姐不出嫁，妹妹也不能出嫁的道理吗？你姐洋，她野心万丈，要出国，要留学，要拿硕士，拿博士，还要拿诺贝尔奖！谁知道她那一年才能结婚？如果她一辈子不嫁，你是不是陪着她当一辈子老处女？”

我低下了头。“你根本不懂，”我轻声说：“你完全不能了解我的意思。”

“那么，解释给我听！”他咆哮着说。

“好吧！我解释！”我忽然爆发了，从石头上一跃而起，我大叫着说：“你根本没心肝！没感情！你不能体会一个女孩子的痴心！你没有看到绿萍谈起你来的表情，语气，和神态，她已经把整个心和生命都给了你，而你，你却完全不把她当一回事……”“住口！紫菱！”他叫，抓住我的手腕：“你必须弄清楚，如果我顾到了她，就顾不到你！你是不是希望这样？希望我离开你而投向她？这是你的愿望吗？说清楚！紫菱！”他炯炯然的眸子冒火的盯着我：“或者，你并不爱我，你已经对我厌倦了，所以想把我丢给你姐洋！是这样吗？紫菱？”

“你胡说！你冤枉人！”泪水冲出我的眼眶，我重重的跺着脚，喘着气。“你明知道我有多爱你，你故意冤枉我！你没良心！你欺侮人……”他一把把我拥进了他怀里，紧紧的抱着我。

“哦，紫菱，哦，紫菱！”他温柔的叫：“我们不要再吵了吧！不要再彼此误会，彼此折磨了吧！”他吻我的耳垂，我的面颊。“紫菱，你这善良的，善良的小东西！爱情的世界那样狭窄，你如何能将我剖成两个？即使把我剖成了两个、三个、或四个、一万个，……可能每一个我，仍然爱的都是你，那又怎么办呢？”我在他怀中轻声啜泣。

“真的？”我问：“你那样爱我？楚濂？”

“我发誓……”“不用发誓，”我说：“只告诉我，我们把绿萍怎么办呢？”

“你肯理智的听我说话吗？紫菱？不要打岔。”

“好的。”“让我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为绿萍难过，可能我的难过更超过你。小时候，我们一块儿游戏，一块儿唱歌，一块儿玩。谁都不知道，长大了之后会怎么样？现在，我们长大了，却发生了这种不幸，人类的三角恋爱，都是注定的悲剧，往好里发展，有一个会是这悲剧里的牺牲者，弄得不好，三个人都是牺牲者，你是愿意牺牲一个？还是牺牲三个？”

我抬起头，忧愁的看着他。“你是说，要牺牲绿萍了？”

“她反正不可能得到我的心，对不对？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的幸福去迁就她，对不对？我告诉你，紫菱，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剂，有一天，她会淡忘这一切；而找到她的幸福，以她的条件，成千成万的男人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我可以向你打包票，她不会伤心很久。”

“真的吗？”我不信任的问。

“真的。”他恳切的说：“你想想看，假如她真嫁了我，会幸福吗？结果是，我的不幸，你的不幸，和她的不幸，何必呢？紫菱？离开我，她并不是就此失去了再获得幸福的可能，人生，什么事都在变，天天在变，时时在变。她会爱上另外一个人的，一定！”“那么，你预备和爸爸去谈吗？”

他又沉吟了，考虑了很久，他抬头看着我。

“不，我改变了主意，”他决定的说：“我要自己去和绿萍谈。”我惊跳。“什么？”“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否则，岂不太伤她的自尊？”他那对明亮的眼睛坦率的看着我。“你放心，我会措辞得很委婉，我会尽量不伤害她。但是，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知道，她知道，不能再有第四者知道。反正，她快出国了，她出了国，别人只以为是我没出息，不愿出国，而她丢掉了我……”

“我懂了，”我说：“我们要串演一幕戏，变成她抛弃了你，而我接受了你。”“对了。所以，我们相爱的事，要延后到绿萍出国后再公开。”他盯着我，我们互相对望着，两人都忧心忡忡而烦恼重重。好半天，我们只是对望着，都不说话，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你什么时候和绿萍谈？”

他沉思片刻，揉了揉头。

“快刀斩乱麻，”他说：“我明天下班后就和她谈！”

我打了一个寒战。“你要在什么地方和她谈？”

“我带她到这树林来，这儿是最好的谈话地方，又安静，又没有其他的人。”我又打了一个寒战。他警觉的盯着我。“你怎么了？紫菱？”他问：“冷了吗？”

“不，不冷。”我说，却打了第三个寒战：“我只是心惊肉跳，我觉得……我觉得……”

他紧握住我的双手，他的手又大又温暖又有力。

“把你的心事交给我，好不好？”他温柔而坚定的说：“信任我！紫菱，请你相信我！”

我望着他，暮色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游来，充塞在整个的林内，树木重重叠叠的暗影，交织的投在他的脸上。我忽然打心底冒出一股凉意，我又一次颤抖。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的包围住了我，我死命的握紧了他，说：

“你不会爱上绿萍吧？”“天！”他轻叫：“你要担多少种不同的心事！”

“我……”我嗫嚅着，轻轻吐出几个字来：“我爱你！楚濂！”“我也爱你！”他揽着我，在我耳边低语：“你一定要相信我，紫菱。”他轻念了两句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含着泪笑

了，偃着他走出了树林。

事后，我想起，那两句诗竟是“长恨歌”里的句子。

一帘幽梦 9

我一整天都精神紧张而神智昏乱，再也没有比这一天更难挨的日子，再也没有这么沉重的日子。时间是缓慢而滞重的拖过去的，我食不知味，坐立不安，整日在楼上楼下乱走，抱着吉他，弹不成音，听着唱片，不知何曲何名。午后，楚濂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简单的告诉我他已约好绿萍下班后去“郊外”“逛逛”，并一再叮嘱我“放心”！放心，我怎能放心呢？我那可怜的姐姐，当她接到楚濂的电话，约她去“郊外逛逛”，她会作何想法？她会有几百种几千种的绮梦。而事实竟是什么呢？噢，我今晚如何面对绿萍？放心，我怎能放心呢？几百次，我走到电话机旁，想拨电话给楚濂，告诉他不要说了，不要对绿萍说任何话！但是，拿起听筒，我又放了回去，楚濂是对的，快刀斩乱麻，这事迟早是要公开的，我应该信任楚濂，把我的心事都交给他，我应该信任楚濂，他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他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事情，我应该信任楚濂，我应该信任楚濂……但我为什么这样的心慌意乱，而又心惊肉跳呢？午后三点钟左右，费云舟和费云帆兄弟二人来了，最近，他们是我们家的常客。我的吉他，经过费云帆整个冬天的教授，已经可以勉强弹弹了，只怪我没有耐心而又往往心不在焉，所以，始终没办法学得很纯熟。看到我抱着吉他蜷缩在沙发里，费云帆似乎很意外。走近我，他审视着我，说：

“怎么？我可不相信你正在练吉他！”

我抬头看看他，勉强的笑了一下。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说。

父亲和费云舟又开始谈起他们的生意来了，只一会儿，他们就到书房里去研究帐目了。客厅里剩下我和费云帆，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燃起一支烟，注视着我，说：

“弹一曲给我听听！”我勉强坐正了身子，抱着吉他，调了调音，我开始弹那支“一帘幽梦”。费云帆很仔细的倾听着，一股老师的样子，烟雾从他的鼻孔中不断的冒出来，弥漫在空气里。我弹完了第一遍，一段过门之后，我又开始弹第二遍，我知道我弹得相当好，因为我越来越聚精会神，越来越融进了我自己的感情。但是，当我刚弹到“春来春去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的时候，“铮”的一声，一根琴弦断了，我掷琴

而起，脸色一定变得相当苍白。我从不迷信，但是，今天！浇浇浇浇浇！为什么偏偏是今天！“怎么？紫菱？”费云帆惊讶的说：“你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断了一根弦，这是很普通的事，用不着如此大惊小怪啊！”

我瞪视着他，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冲到电话机边，想拨电话，费云帆走过来，把手压在我肩上。

“什么事？紫菱，你在烦些什么？”

哦，不，我不能打那个电话，我该信任楚濂，我该信任楚濂！我废然的退到沙发边，抚弄着那吉他，喃喃的，语无伦次的说：“我情绪不好，我一直心不定，今天什么事都不对头，我觉得好烦好烦！我实在不明白，人为什么要长大？”

费云帆沉默了一会儿，他灭掉了烟蒂，走过来，从我手中接过那支吉他，他一面拆除掉那根断弦，一面轻描淡写似的说：“人要长大，因为你已经有义务去接受属于成年人的一切；烦恼、责任、感情、痛苦，或欢乐！这是每个人都几乎必经的旅程，上帝并没有特别苛待你！”

我抬眼看他，他冲着我微笑。

“怎么？紫菱，有很久没看到你这张脸上堆满了愁云，别烦恼吧！天大的烦恼都会有烟消云散的一天，何况，你的世界里，绝不可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情！好了，上楼去把上次买的备弦给我，让我帮你把这吉他修好！”

“你自己会换弦吗？”我惊奇的问。

他对我笑笑，似乎我问了一个好可笑的问题，我想起他曾在欧洲巡回演奏，总不能连琴弦都不会换！我就有些失笑了。奔上楼，我拿了弦和工具下来，他接过去，默的换着弦，不时抬起眼睛看我一眼，然后，他换好了，试了音，再调整了松紧，他把吉他递给我。

“瞧！又完整如新了，这也值得脸色发白吗？”他仔细看我，又说：“我告诉你，紫菱，一件东西如果坏了，能修好就尽量去修好，修不好就把它丢了，犯不着为了它烦恼，知道吗？”我深深的注视他。“你曾有过修不好的东西吗？”我问。

“很多很多。”“你都丢掉它们了吗？”

“是的。”“是什么东西呢？有很名贵的东西吗？”

“看你怎么想。”“举例说——”“婚姻。”他立即回答。

我瞪大眼睛望着他。他再度燃起了一支烟，他的脸孔藏到烟雾后面去了，我看不清他，只觉得他的眼光深邃而莫测。这男人，这奇异的费云帆，他想试着告诉我一些什么吗？他已预知了什么吗？我将失去楚濂吗？失去楚濂！我打了一个冷战。窗外的阳光很好，落日下的黄昏，迷人的小树林，美丽的绿萍，托出一片

最真挚的痴情……天，那楚濂毕竟只是个凡人 哪！我再度跳了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坐立不安？”费云帆问：“你在等什么？”

我瞪着他。“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什么？”

“只有等待可以让人变得这样烦躁！”

我一时有个冲动，我真想告诉他一切，告诉他楚濂和我，和绿萍间的故事，告诉他今天 将进行的摊牌，告诉他所有的点档滴滴，让他那饱经过人生沧桑的经验来告诉我，以后的发 展会怎样？让他那超人的智慧来分析，我和绿萍的命运会怎样？但是，我想起楚濂的警告， 不要让第四者知道！我应该信任楚濂！我等吧，档档档档档，反正，今天总会过去的！谜底 总会揭晓的！是的，今天总会过去的，谜底总会揭晓的！天，假若我能预测那不可知的未 来，假若我能预知那谜底啊！

时间继续缓慢的流逝，我每隔三分钟看一次手表，每秒钟对我都是苦刑，每分钟都是痛 苦……母亲下楼来了，她开始和费云帆聊天，聊美国，聊欧洲，也聊绿萍的未来；硕士，博 士，和那似乎已唾手可得的诺贝尔奖！父亲和费云舟算完了帐，也出来加入了谈话。阿秀进 来请示，父亲留费氏兄弟在家里晚餐，母亲也开始看手表了：

“奇怪，五点半钟了，绿萍五点下班，现在应该到家了才对！” “她今天会回来晚一 点，”我冲口而出：“楚濂约她下班后去谈话去了。”费云帆敏锐的掉过头来看着我。

“哦，是吗？”母亲笑得好灿烂。“你怎么知道？”

“噢，是他打电话告诉我的！”

母亲一定把这个“他”听成了“她”，喜悦染上了她的眉梢，她很快的看了父亲一眼，挑挑眉毛说：

“我说的对吧？他们不是很恰当的一对吗？”

“一对金童玉女！”费云舟凑趣的说：“展鹏，我看你家快要办喜事了！” “谁知 道？”父亲笑笑。“这时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我们根本很难料到他们的决定。”

费云帆溜到我身边来，在我耳边低语：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嗯？”

我求救似的看了他一眼，摇摇头，低声说：

“我不能讲。”他深沉的看了我一眼。

“别担心，”他继续低语：“楚濂不是个见异思迁的男孩子！”哦！他能洞悉一切！我 再求救似的看了看他，于是，他很快的说：“放愉快一点儿档，否则别人会以为失恋的人是 你了！带点儿笑容吧，别那样哭丧着脸。”

我惊觉的醒悟过来，带着勉强的微笑，我又开始去拨弄我的吉他。时间仍然在缓慢的流 逝，一分，十

分，二十分，一小时，两小时……七点半了。

阿秀进来问，要不要开饭了？

“哦，我们吃饭吧，”母亲欢愉的笑着：“不要等绿萍和楚濂了，他们是百分之八十不会回来吃饭的！”

“也真是的，”父亲接口：“即使不回来吃饭，也该先打个电话呀！”你怎么知道？我 想着，那小树林里何来的电话呀！但是，楚濂，夜色已临，你到底有多少的话，和她 说不完呢？你就不能早一点回来吗？你就不能体会有人在忧心如焚吗？你一定要和她在那暗 沉的小树林内轻言蜜语吗？楚濂，楚濂，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哪！但是，或者绿萍很伤心吗？或者她已肝肠寸断吗？或者你不得不留在那儿安慰她吗？

几百个问题在我心中交织，几千个火焰在我心中烧灼。但是，全体人都上了餐桌，我也 只能坐在那儿，像个木偶，像个泥雕，呆呆的捧着我的饭碗，瞪视着碗里的饭粒。父亲看了 我一眼，奇怪的说：“紫菱，你怎么了？”我吃了一惊，张大眼睛望着父亲。母亲伸手摸摸 我的额，笑笑说：“没发烧，是不是感冒了？”

我慌忙摇头。“没有，”我说，“我很好，别管我吧！”

“你瞧，”母亲不满意的皱皱眉：“这孩子这股别扭劲儿！好像吃错了药似的！”“她 在和她的吉他生气！”费云帆笑嘻嘻的说。

“怎么？”“那个吉他不听她的话，无法达到她要求的标准！”

“急什么？”父亲也笑了：“罗马又不是一天造成的！这孩子从小就是急脾气！”大家 都笑了，我也只得挤出笑容。就在这时候，电话铃蓦然间响了起来，笑容僵在我的唇上，筷 子从我手中跌落在饭桌上，我摔下了饭碗，直跳起来。是楚濂，一定是楚濂！我顾不得满 桌惊异的眼光，我顾不得任何人对我的看法，我离开了饭桌，直冲到电话机边，一把抢起了 听筒，我喘息的把听筒压在耳朵上。“喂，喂，”我喊：“是楚濂吗？”

“喂！”对方是个陌生的、男性的口音：“是不是汪公馆？”

噢！不是楚濂！竟然不是楚濂！失望绞紧了我的心脏，我喃喃的、被动的应着：“是 的，你找谁？”“这儿是台大医院急诊室，请你们马上来，有位汪绿萍小姐和一位楚先生在 这儿，是车祸……”

我尖声大叫，听筒从我手上落了下去，费云帆赶了过来，一把抢过了听筒，他对听筒急 急的询问着，我只听到他片段的、模糊的声音：“……五点多钟送来的？……有生命危 险？……摩托车撞卡车……两人失血过 多……脑震荡……带钱……”

我继续尖叫，一声连一声的尖叫。母亲冲了过来，扶着桌子，她苍白着脸低语了一句：

“绿萍，我的绿萍！”然后，她就晕倒了过去。

母亲的晕倒更加刺激了我，我不停的尖叫起来，有人握住了我的肩膀，死命的摇撼着 我，命令的嚷着：

“不要叫了！不要再叫！醒过来！紫菱！”

我仍然尖叫，不休不止的尖叫，然后，蓦然间，有人猛抽了我一个耳光，我一震，神智恢复过来，我立即接触到费云帆紧张的眼睛：“紫菱，镇静一点，勇敢一点，懂吗？”他大声地问。“他们并没有死！一切还能挽救，知道吗？”

母亲已经醒过来了，躺在沙发上，她啜泣着，呻吟着，哀号着，哭叫着绿萍的名字。父亲脸色惨白，却不失镇静，他奔上楼，再奔下来，对费云帆说：“云帆，你陪我去医院，云帆，你在家照顾她们母女两个！”

“你带够了钱吗？”费云帆急急地问。向门外冲去。

“带了！”他们奔出户外，我狂号了一声：

“我也要去！”我往门外跑，费云帆一把抱住了我。

“你不要去，紫菱，你这样子怎么能去？在家里等着，他们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的！”

“我不要！我腾腾腾腾要！”我疯狂的挣扎，死命的挣扎，泪水涂满了一脸。“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我抓紧了费云帆的手腕，哭着喊：“请你让我去，求你让我去吧！求你，求你！让我去……”

母亲大声的呻吟，挣扎着站了起来，摇摇摆摆的扶着沙发，哭泣的说：“我也要去！我要去看绿萍，我的绿萍，哎呀，绿萍！绿萍！”她狂喊了一声：“绿萍呀！”就又倒进沙发里去了。

费云帆放开了我，慌忙扑过去看母亲。我趁这个机会，就直奔出了房间，又奔出花园和大门，泪眼模糊的站在门口，我胡乱的招着手，想叫一辆计程车。费云帆又从屋里奔了出来，他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好吧！你一定要去医院，我送你去！但是，你必须平静下来！我已经叫阿秀照顾你母亲了！来吧，上车去！”

我上了费云帆的车，车子发动了，向前面疾驶而去。我用手蒙着脸，竭力想稳定我那混乱的情绪，但我头脑里像几百匹马在那儿奔驰、践踏，我心中像有几千把利刃在那儿穿刺，撕扯。我把手从脸上放下来，望着车窗外飞逝的街道，我喘息着，浑身颤抖，觉得必须诉说一点儿什么，必须交卸一些心里的负荷，于是，我发现我在说话，喃喃的说话：

“我杀了他们了！是我杀了他们了！我前晚和绿萍谈过，她爱楚濂，她居然也爱楚濂，楚濂说今天要找她谈，我让他去找她谈，我原该阻止的，我原该阻止的，我没有阻止！我竟然没有阻止！只要我阻止，什么都不会发生，只要我阻止！……”费云帆伸过一只手来，紧紧的握住了我放在膝上的，痉挛着的手，他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在他那强而有力的紧握下，我的痉挛渐止，颤抖也消。我住了口，眼睛茫然的看着前面。车子停了，他熄了火，转头看着我。

“听我说！”他的声音严肃而郑重。“你必须冷静，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怨不了谁，也怪不了谁，

你不冷静，只会使事情更加难办，你懂了吗？你坚持来医院，看到的不会是好，你明白吗？”我瞪大了眼睛，直视着费云帆。

“他们都死了，是吗？”我颤栗着说。

“医院说他们没死，”他咬紧牙关。“我们走吧！”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进急诊室的，但是，我进去了，人间还有比医院急诊室更恐怖的地方吗？我不知道。随后，我似乎整个人都麻木了，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姐姐，绿萍，正从急诊室推送到手术室去，她浑身被血渍所沾满，我从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的血，我从不知道人体里会有那么多的血……我听到医生在对面色惨白的父亲说：

“……这是必须的手术，我们要去掉她那条腿……”

我闭上眼睛，没有余力来想到楚濂，我倒了下去，倒在费云帆的胳膊里。

一帘幽梦 10

似乎在几百几千几万个世纪以前，依稀有那么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的几句话：“人生，什么事都在变，天天在变，时时在变。”

我却没有料到，我的人生和世界，会变得这样快，变得这样突然，变得这样剧烈。一日之间，什么都不同了，天地都失去了颜色。快乐、欢愉、喜悦……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悲惨、沉痛、懊恨……竟取而代之，变成我刻不离身的伴侣。依稀仿佛，曾有那么一个“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女孩，坐在窗前编织她美丽的“一帘幽梦”，而今，那女孩消失了，不见了，无影无踪了！坐在窗前的，只是个悲凉、寂寞、惨切、而心力交疲的小妇人。家，家里不再有笑声了，不再是个家了。父母天天在医院里，陪伴那已失去一条腿的绿萍。美丽的绿萍，她将再也不能盈盈举步，翩然起舞。我始终不能想清楚，对绿萍而言，是不是死亡比残废更幸运一些。她锯掉腿后，曾昏迷数日，接着，她有一段长时间都在恍恍惚惚的状况下。当她第一次清清楚楚的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活了，接着，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右腿，她震惊而恐怖，然后，她惨切的哀号起来：“我宁愿死！我宁愿死！妈妈呀，让他们弄死我吧！让他们弄死我吧！”母亲哭了，我哭了，连那从不

掉泪的父亲也哭了！父亲紧紧的搂着绿萍，含着泪说：

“勇敢一点吧，绿萍，海伦凯勒既瞎又聋又哑，还能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你只失去一条腿，可以做的事还多着呢！”

“我不是海伦凯勒！”绿萍哭叫着：“我也不要做海伦凯勒！我宁愿死！我宁愿死！我宁愿死！”

“你不能死，绿萍，”母亲哭泣着说：“为我，为你爸爸活着吧，你是我们的命哪！还有……还有……你得为楚濂活着呀！”于是，绿萍悚然而惊，仰着那满是泪痕而毫无血色的面庞，她惊惧的问：“楚濂？楚濂怎么了？”

“放心吧，孩子，他活了。他还不能来看你，但是，他就会来看你的。”“他——他也残废了吗？”绿萍恐怖的问。

“没有，他只是受了脑震荡，医生不许他移动，但是，他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哦！”绿萍低叹了一声，闭上眼睛，接着，她就又疯狂般的叫了起来：“我不要他来见我，我不要他见到我这个样子，我不要他看到我是个残废，我不要！我不要！妈妈呀，让我死吧！让我死吧！让我死吧！……”

她那样激动，那样悲恐，以至于医生不得不给她注射镇定剂，让她沉沉睡去。我看着她那和被单几乎一样惨白的面颊，那披散在枕上的一枕黑发，和那睫毛上的泪珠，只感到椎心的惨痛。天哪，天哪，我宁愿受伤的是我而不是绿萍，因为她是那样完美，那样经过上帝精心塑造的杰作。天哪，天哪！为什么受伤的是她而不是我呢？

楚濂，这名字在我心底刻下了多大的痛楚。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情况比绿萍更坏，他的外伤不重，却因受到激烈的脑震荡，而几乎被医生认为回天乏术。楚伯母、楚伯伯和楚漪日夜围在他床边哭泣，我却徘徊在绿萍与他的病房之间，心胆俱碎，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可是，四天后，他清醒了过来，头上缠着纱布，手臂上绑满了绷带，他衰弱而无力，但他吐出的第一句话却是：“绿萍呢？”为了安慰他，为了怕他受刺激，我们没有人敢告诉他真相，楚伯母只能欺骗他：“她很好，只受了一点轻伤。”

“哦！”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来，如释重负。

我的心酸楚而苦涩，泪水满盈在我的眼眶里，有个问题始终缠绕在我脑际，就是当车祸发生时，楚濂到底和绿萍说过什么没有？据说，他们是五点半钟左右在青潭附近撞的车，那正是去小树林的途中，那么，他应该还没提到那件事。站在他床边，我默默的瞅着他，于是，他睁开眼睛来，也默默的着我，我竭力想忍住那在眼眶中旋转的泪珠，但它终于仍然夺眶而出，落在他的手背上。他震动了一下，然后，他对我挤出一个勉强的、虚弱的微笑，轻声的说：

“不要哭，紫菱，我很好。”

泪水在我面颊上奔流得更厉害，我继续瞅着他。于是，基于我们彼此的那份了解，基于我们之间的心灵

相通，他似乎明白了我的疑问，他虚弱的再说了一句：

“哦，紫菱，我什么都没说，我还来不及说。”

我点头，没有人能了解我在那一刹那间有多安慰！我那可怜的可怜的姐姐，她最起码在身体的伤害之后不必再受心灵的伤害了。楚濂似乎很乏力，闭上眼睛，他又昏沉沉的睡去。楚伯伯、楚伯母、和楚漪都用困惑的眼光望着我，他们不知道楚濂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也根本用不着知道这话的意思了。因为，我深深明白，这可能是一个永远不会公开的秘密了。楚濂在进院的一星期后才脱离险境，他复元得非常快，脑震荡的危机一旦过去，他就又能行动、散步、谈话、和做一切的事情了。他并不愚蠢，当他发现绿萍始终没有来看过他，当他发现我并未因他的脱险就交卸了所有的重负，当他凝视着我，却只能从我那儿得到眼泪汪汪的回报时，他猜出事态的严重，他知道我们欺骗了他。他忍耐着，直到这天下午，楚漪回家了，楚伯伯和楚伯母都去绿萍的病房里看绿萍了。只有我守在楚濂的病床边，含着泪，我静静的望着他。

“说出来吧，紫菱！”他深深的望着我：“我已经准备接受最坏的消息！绿萍怎么了？”他的嘴唇毫无血色：“她死了吗？”

我摇头，一个劲儿的摇头，泪珠却沿颊奔流。他坐起身子来，靠在枕头上，他面孔雪白，眼睛乌黑。

“那么，一定比死亡更坏了？”他的声音喑哑：“告诉我！紫菱！我有权利知道真相！她怎么样了？毁了容？成了瘫痪？告诉我！”他叫着：“告诉我！紫菱！”

我说了，我不能不说，因为这是个无法永久保密的事实。

“楚濂，她残废了，他们切除了她的右腿。”

楚濂瞪着我，好半天，他就这样一瞬也不瞬的瞪着我，接着，他把头一下子扑进了掌心里，他用双手紧紧的蒙着脸，浑身抽搐而颤抖，他的声音压抑的从指缝中漏了出来，反复的，一遍又一遍的喊着：“我的天！我档档档档天！我档档……”

我坐在他的床沿上，用手按住他的肩头，试着想稳定他激动的情绪，但我自己也是那样激动呵！我轻轻的、啜泣的低唤着：“楚濂，楚濂！”他的手慢慢的放了下来，一把握紧了身上的被单。

“我从大学一年级起就骑摩托车，”他喃喃的说：“从来也没有出过车祸！”“不怪你，楚濂，这不能怪你！”我低语说：“你那天的心情不好，我不该把那副重担交给你，我不该去探索绿萍内心的秘密，我更不该让你去和绿萍谈，我不该……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住口！”他扬起头来，用一对冒火的、受伤的眸子瞅着我：“我不要别人帮我分担罪过，我也不要你帮我分担罪过，你懂了吗？”他咆哮着，眼睛里有着血丝，面貌是狰狞而凶恶的。我住了口，望着他。在这一刻，我只想抱住他的头，把他紧揽在我的胸口，然后和他好好的一块儿痛哭一场。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在他的眼底看出了一缕陌生，一种我不熟悉的深沉，我不了解的恼怒，我退缩了，我悄悄的站起身来。于是，他转开头，避免看我，却问：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她？”

“绿萍吗？”我怔了怔：“她不愿意见你。”

“因为恨我吗？”他咬着牙问。

我默然片刻，却吐出了最真实的答案。

“不。因为太爱你。她… 自惭形秽。”

我没有忽略他的震颤，我也没有忽略他的痉挛。我悄悄的向门口退去，正好楚伯伯走了进来，他惊疑的望着我，于是，我很快的交代了一句：

“我把绿萍的情况告诉他了，楚伯伯，我们不能瞒他一辈子！”我跑出了楚濂的病房，穿过那长长的走廊，转了弯，走到绿萍的病房前。在绿萍的病房门口，我看到母亲，她正和楚伯母相拥而泣，楚伯母在不停口的说：

“舜涓，你放心，你放心，我们濂儿不是那样的人，他会好好的待绿萍的！我跟你保证，舜涓，就凭我们两个的交情，我难道会亏待萍儿吗？”我走进了绿萍的房间，她仰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些天来，她已经不再闹着要寻死，只是变得非常非常的沉默。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似乎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医治的，我走过去，站在她的床边，望着她。她憔悴，消瘦，而苍白，但是，那清丽如画的面庞却依然美丽，不但美丽，而且更增加了一份楚楚可怜和触人心弦的动人。她凝视我，慢吞吞的说：“你从那儿来？”“我去看了楚濂，”我说，静静的凝视她。“我已经告诉了他。”她震动了一下，微蹙着眉，询问的望着我。

“你不懂吗？”我说：“他们一直瞒着他，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好起来了，所以，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他。”

她咬住嘴唇，泪珠涌进她的眼眶里，她把头转开，那些泪珠就扑的滚落到枕头上去了。

我弯下腰，拿手帕拭着她的面颊，然后，我在她床前跪下来，在她耳边轻声的说：

“听我说！姐姐，如果他爱你，不会在乎你多一条腿或少一条腿！”她倏然掉过头来瞪着我。

“但是，他爱我？”她直率的问，她从没有这样直率过。

我勇敢的迎视着她的眼睛，我的手暗中握紧，指甲深捏进我的肉里去，我一字一字的说：

“是的，他爱你。”绿萍瞪视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她慢慢的阖上了眼睛，低语着说：“我好累，我想睡了。”

“睡吧！姐姐！”我帮她拉拢被单，抚平枕头。她似乎很快就睡着了，我站起身来，默默的望着她那并不平静的面孔，那微蹙的眉梢，那泪渍犹存的面颊，那可怜兮兮的小嘴…我转过身子，悄无声息的走出了病房。

第二天，我拿着一束玫瑰花去看绿萍，母亲因为太疲倦了而在家中休息。我到了医院，穿过走廊，却意

外的看到父亲正在候诊室中抽烟，他没有看到我。我猜绿萍一定睡着了，所以父亲没有陪伴她。于是，我放轻了脚步，悄悄悄悄的走向绿萍的病房门口，门阖着，我再悄悄悄悄的转动了门柄，一点声息都没有弄出来。我急于要把那束玫瑰花插进瓶里，因为绿萍非常爱花。但是，门才开了一条缝，我就愣住了。

门里，并不是只有绿萍一个人，楚濂在那儿。他正半跪在床前，紧握着绿萍的手，在对她低档的诉说着什么。

要不偷听已经不可能，因为我双腿瘫软而无力的，我只好靠在门槛上，倒提着我的玫瑰花，一声也不响的站着。

“……绿萍，你绝不能怀疑我，”楚濂在说：“这么些年来，我一直爱着你，已经爱了那么长久那么长久！现在来向你表示似乎是很傻，但是，上帝捉弄我……”他的声音哑了，喉头哽塞，他的声音吃力的吐了出来：“却造成我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来向你求爱！”绿萍哭了，我清楚的听到她啜泣的声音。

“楚濂，楚濂，”她一面哭，一面说：“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求爱？我已经不再是当日的我……”

楚濂伸手蒙住了她的嘴。

“别再提这个！”他的声音嘶哑得几乎难以辨认。“我爱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腿，何况，那条腿也该由我来负责！”

“楚濂，你弄清楚了吗？”绿萍忽然敏锐了起来：“你是因为爱我而向我求爱，还是因为负疚而向我求爱？你是真爱？还是怜悯？”楚濂把头扑进她身边的棉被里。“我怎么说？我怎么说？”他痛苦的低叫着：“怎么才能让你相信我？怎样才能表明我的心迹？老天！”他的手抓紧了被单，酸楚的低吼着：“老天！你给我力量吧！给我力量吧！”

绿萍伸手抚摸楚濂那黑发的头。

“楚濂，我只是要弄清楚……”她吸了吸鼻子：“这些日子，我躺在病床上，我常想，你或者爱的并不是我，而是紫菱，那天，你约我去谈话，你一直表现得心事重重，或者是……”楚濂惊跳起来，抬起头，他直视着绿萍：

“你完全误会！”他哑声低喊，像负伤的野兽般喘息。“我从没有爱过紫菱，我爱的是你！我一直爱的就是你！没有第二个人！那天我约你出去，就是……就是……”他喘息而咬牙：“就是要向你求婚！我……我心魂不定，我……我怕你拒绝，所以……所以才会撞车……绿萍，请你，请你相信我，请你……”他说不下去了，他的话被一阵哽塞所淹没了。

绿萍的手抓紧了楚濂的头发。

“楚濂，”她幽幽的，像作梦般的说：“你是真的吗？我能信任你那篇话吗？你发誓……你说的都是真

心话！你发誓！”

“我发誓，”楚濂一字一字的说，声音更嘶哑，更沉痛，他挣扎着，颤栗着，终于说了出来：“假如我欺骗了你，我将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哦，楚濂！哦，楚濂！哦，楚濂！”绿萍啜泣着低喊，但那喊声里已揉和了那么大的喜悦，那么深切的激情，这是她受伤以来，第一次在语气里吐露出求生的欲望。“你不会因为我残废而小看我吗？你不会讨厌我吗？……”

楚濂一下子把头从被单里抬了起来，他紧盯着绿萍，那样严肃，那样郑重的说：“你在我心目中永远完美！你是个最精致的水晶艺术品，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都放射着光华。”他停了停，用手抚摸她那披散在枕上的长发。“答应我，绿萍，等你一出院，我们就结婚！”绿萍沉默了，只是用那对大眼睛泪汪汪的看着他。

“好吗？绿萍？”他迫切的问：“答应我！让我来照顾你！让我来爱护你！好吗？绿萍？”

绿萍长长叹息。“我曾经想出国，”她轻声的说：“我曾经想拿硕士、博士，而争取更大的荣誉。但是，现在，我什么梦想都没有了……”她轻声饮泣。“我所有所有的梦想，在这一刻，都只化成了一个；那就是——如何只靠一条腿，去做个好妻子！你的好妻子，楚濂。”楚濂跪在那儿，有好半天，他一句话都不说，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绿萍。然后，他扑过去，他的头慢慢的俯向她，他的嘴唇接触到了她的。不知何时，泪水已经爬满了我一脸，不知何时，我手里那玫瑰花梗上的刺已刺进我的手指，不知何时，我那身边的门已悄然滑开……我正毫无掩蔽的暴露在门口。

我想退走，我想无声无息的退走。但是，来不及了，我的移动声惊动了他们，楚濂抬起头来，绿萍也转过眼光来，他们同时发现了我。无法再逃避这个场面，无法再装作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能走了进去，脚像踩在一堆堆的棉絮里，那样不能着力，那样虚浮，那样轻飘，我必须努力稳定自己的步伐，像挨了几千年，才挨到绿萍的床边。我把玫瑰花放在床头柜上，俯下身来，我把我那遍是泪痕的脸颊熨贴在绿萍的脸上，在她耳边，轻声耳语了一句：“我没骗你吧？姐姐？”

抬起头来，我直视着楚濂，运用了我最大的忍耐力，我努力维持着声音的平静，我说：

“欢迎你做我的姐夫，楚濂。”

楚濂的面色如纸，他眼底掠过了一抹痛楚的光芒，这抹痛楚立即传染到我身上，绞痛了我的五脏六腑。我知道无法再逗留下去，否则，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我重重的一摔头，用衣袖抹去了颊上的泪痕，我很快的说：

“刚好我给你们送了玫瑰花来，我高兴——我是第一个祝福你们的人！”掉转身子，我走出了病房，阖上了那扇门。我立即奔出走廊，冲过候诊室，父亲一下子拦住了我。

“紫菱？”他惊异的喊。“你什么时候来的？”

“爸爸！”我叫着说：“他们刚刚完成了订婚仪式！”

父亲瞪视着我，我挣脱了他，奔出了医院。

一帘幽梦 11

好几天过去了。晚上，我独自坐在我的卧室内，对着窗上的珠帘，抱着我的吉他，一遍又一遍的弹着我那支“一帘幽梦”。室内好静好静，父亲母亲都在医院里。楚濂三天前就出了院，现在一定也在医院里陪绿萍。整栋房子留下了我和阿秀，阿秀可能在楼下她自己的屋里。反正，整座房子都笼罩在一片寂静里。

我的吉他声争 琮琮的响着，响一阵，又停一阵，侧着耳朵，我可以听到窗外的风声，簌簌瑟瑟。昨晚下过雨，今晨我到花园里看过，苔青草润，落花遍地。“昨夜雨疏风动，今宵落花成冢，春来春去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哦，徒留一帘幽梦！仅仅是“徒留一帘幽梦”而已！我望着珠帘，听着风声，面对着一灯荧然，心中是一片茫然，一片迷惘，一片深深切切的悲愁。啊，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是谁在冥冥中主宰着天地万物？把吉他放在桌上，我开始沉思。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因为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但，我就那样坐着，不知道坐了多久。近来，这种独坐沉思的情况几乎变成了我的日常生活，我能一坐就是一整天，一坐就是一整夜。我已不再哭泣，不再流泪，我只是思想，虽然我什么都想不透。

我坐着，很久很久，直到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我侧耳倾听，大约是母亲或父亲回来了，我仍然寂坐不动，然后，我听到有脚步声走上楼，再径直走向我的房门口，我站起身子，背靠着书桌，面对着房门。

有人敲门，轻轻的几响。

“进来吧，”我说：“门没有锁。”

门开了，我浑身一震，竟然是楚濂！

他走了进来，把房门在身后阖拢，然后，他靠在门上，一瞬也不瞬的望着我。我僵了，呆了，靠在书桌上，我也一动也不动的看着他。我们相对注视，隔了那么远的一段距离，但是，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彼此的心跳。我的眼睛张得很大很大，在心脏的狂跳之下，我知道我一定面无人色。他的眼睛黑而深沉，他的胸腔在剧烈的起伏。他整个人像是胶着在那门上，只是站着，只是望着我。但是，逐渐的，一种深

刻的痛楚来到了他的眼睛中，遍布在他的脸庞上。当他用这种痛楚的眼光凝视着我时，我觉得颤抖从我的脚下往上爬，迅速的延伸到我的四肢。泪浪一下子就涌进我的眼眶，他整个人都变成了水雾中模糊浮动的影子。

于是，他对我冲了过来，什么话都没有说，他跪了下去，跪在我的脚前，他用手抱住了我的腿，把面颊埋进我的裙褶里。泪水沿着我的面颊，滴落在他那浓厚的黑发上，我抖索着，感到他那温热的泪水，濡湿了我的裙子。

“紫菱，哦，紫菱！”他终于叫了出来。

我用手抱着他的头，一任泪水奔流，我轻声抽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紫菱，”他仍然埋着头，避免看我，用带泪的声音低诉着：“有一个水晶玻璃的艺术品，完整，美丽。我却不小心把它打破了，弄坏了。于是，我只好把它买下来！我只好！这是唯一我能做的事！”他的声音那样凄楚，痛苦，而无助。于是，我也抖索着跪下来了，我用手捧着他的头，让他面对着我，我们相对跪着，泪眼相看，只是无语凝噎。好半天，我吸了吸鼻子，对他慢慢的摇了摇头。“不要解释，楚濂，用不着解释。”

他的眼睛深深的凝视我，然后，他发出一声低喊，对我俯过头来。我迅速的转开头，避开了。

“哦，紫菱！”他受伤的叫着。“你竟避开我了！好像我是一条毒蛇，再也不配沾到你，好像我会弄脏你，会侮辱了你，好像我已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当日的楚濂！好像……”

“楚濂，”我制止了他，把头转向另一边，我不敢面对他的眼睛。“一切的情况都已经变了，不是吗？”

“情况是已经变了，但是，我的人并没有变，我的心也没有变，你不必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躲开我！”他叫着。

“你要我怎样？”我转回头来，正视着他，呼吸急促的鼓动了我的胸腔，我的声音激动而不稳定：“你即将成为我的姐夫，你已经向我的姐姐求了婚，示了爱，现在，你又要求我继续做你的爱人，可能吗？楚濂？难道因为你闯了祸，撞了车，你反而想——”我重重的喊出来：“一箭双雕了？”

他大大的震动了一下，然后，他对我举起手来，恶狠狠的盯着我。我想，他要打我。但是，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了，他那凶恶的眼光迅速的变得沮丧而悲切，他的手慢慢的垂了下来，无力的垂在身边。他继续凝视我，失望、伤心、无助、和孤苦是清清楚楚的写在他的眼睛里的。他慢慢的垂下了头，然后，他慢慢的站起身来，慢慢的车转身子，他向房门口走去，嘴里喃喃的说：“你是对的，我已经没有资格，没有资格对你说任何话，没有资格爱你，也没有资格被你所爱！你是对的，我应该离开你远远的，最好一生一世都不要见到你，以免一触犯了你！”他站在门口，伸手触着门柄。

“楚濂！”我尖叫。他站住了，回过头来，用燃烧着火焰，充满了希望的眸子紧盯着我。哦，天哪！我

的楚濂！我深爱着的楚濂，他原是我的生命及一切，不是吗？我站起身来，奔过去、迅速的，我就被他拥进怀里了，他的嘴唇狂热的、饥渴的接触到了我的。我们两人的眼泪混合在一起，呼吸搅热了空气，我们紧紧的拥抱着对方，辗转吸吮，吻进了我们灵魂深处的热爱与需求。然后，我挣扎着推开了他，挣扎着从他怀抱中解脱了出来，我注视着 着他，喘息的说：

“现在，楚濂，属于我们的一段已经结束了，今生缘尽于此。以后，我们再见到的时候，你就是绿萍的爱人，和绿萍的未婚夫了！现在，你走吧！”

他望着我，深深切切的望着我。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坚决的说：“我们以往的一段爱情，已经烟消云散，我和你要彻底档的斩断这段感情。你，”我加重了语气：“不能和我的姐姐游戏，你要真照正正的去爱她！”

他盯着我。“你把人生看得多么单纯！”他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斩得断，只有爱情…”他眼里布满了血丝：“请你告诉我，如何去斩断？”“请你告诉我，”我重重的说：“那天你跪在我姐姐床前发的誓言，是真是假？”他喘着气，闭上了眼睛。

“哦！”他低喊：“我发誓的时候就知道了，我是掉进万劫不复的地狱里去了！”“不是的，楚濂，”我含泪说：“绿萍爱你，她真的爱你，你所要做的，只是忘记我，然后试着去爱她。我们都是青梅竹马长大的，绿萍美好而温柔，她配你，并没有辱没你！只要你爱她，你的地狱就会变成天堂！”

他注视了我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想，”他终于开了口，喉音沙哑而悲凉：“我了解你的意思了。紫菱，”他一直望进我的眼睛深处，他哽咽的说：“你是个好女孩，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女孩，我真不知道，将来谁有幸能够得到你！”谁有幸吗？我满腹凄凉的看着，可能得到我的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呢！凝视着楚濂，我说：

“你知道我最爱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他摇了摇头。“是你跪在绿萍床前，说你爱她的时候。”

他看着我。“那么，”他低声问：“我所做的事，正是你希望我做的事了？”我默然点头。“很好，”他凄凉的笑了一下。“这句话或者可以鼓励我，或者可以支持我以后整个的生命。”

他这语气，他这神态，以及他这微笑和他这句话，都抽痛了我的心脏和神经。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软弱，我知道我和他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只要我稍一软弱，就可能造成永远牵缠不清的纠纷和烦恼。于是，我挺直了背脊，伸手打开了房门：“你该走了！”我说。他继续紧盯着我。“你该走了！”我再说了一遍。

“是的，我该走了！”他点了点头，伸手想抚摸我的面颊，我很快的避开了。于是，他凄然一笑，重重的摔了一下头，说：“再见！紫菱！”“再见！楚濂！”我说。

他再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就转过身子，迅速的奔出了门外，我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上，又听着他

走出客厅，我跑到窗前，拂开那些珠帘，我望着他的影子很快的穿过花园，他没有回顾，径直走向大门，他开门出去了。走出了我的世界，也走出了我的生命。那远远传来的关门声震碎了我的心智，我突然整个的脱力了。我跌倒在床前面，坐在那儿，我把头埋在床上的被单里，开始不能控制的、沉痛的啜泣了起来。

我一定哭了很久很久，我一定有一段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和神智，因为我居然没有听到门铃声，也居然没有听到有人走上楼，又直接走进了我屋里，直到那关上房门的声音才震动了我，我茫茫然的转过头来，泪眼模糊的看着那走向我的人影。他在我床沿上坐了下来，一只手温柔的落在我的头发上，一个亲切的声音好温柔好温柔的在我耳边响起：

“好了，紫菱，不要再哭了，你已经哭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惊愕的仰头望着他，我接触到一对深沉、关切、而怜惜的眸子。好几万个世纪以前，曾有一个男人，在我家的阳台上捡到一个“失意”，现在，他又捡到了我。取出一条干净的手帕，他细心的为我拭去颊上的泪痕。我迷茫的、困惑的望着他，口齿不清的问：“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已经来了半个多小时，你的房门开着，我一直站在你房门口。”他说，凝视着我：“我到医院去看过你姐洋，知道你一个人在家，我就忍不住来看创你，我想，”他顿了顿：“我来的时候，楚濂一定刚刚走。”

楚濂，我咬咬嘴唇。是了，一定是阿秀告诉他，楚濂来过。我垂下头，默然不响。由于哭了太久，我仍然止不住那间歇性的抽噎。

他用手托起了我的下巴，整理着我那满头乱发，他的眼光诚挚，温柔，而带着抹鼓励的笑意。

“不要再哭了，瞧，把眼睛哭得肿肿的，明天怎么见人？”

“我不要见人，”我凄楚的说：“我什么人都不见，我愿意找一个深深的山洞，把自己藏起来。”

“也不要见我吗？”他微笑的问。

“你是例外，费云帆。”我坦率的说。

他的眼睛闪烁了一下。

“为什么？”他不经心似的问。

“你可以把外界的消息传达给我。”

他轻轻一笑。“你是勘得破红尘？还是勘不破红尘？”

我颓丧的把胳膊支在床上，用手托住下巴。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我说，一股心酸，泪珠又夺眶而出。“我奇怪你居然笑得出来！”

“好了，紫菱，”他慌忙说，收住了笑，一本正经的望着我：“让我告诉你，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的，到处都充满了荆棘，随时都会遭遇挫折，我们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也没有人能控制命运。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发生过了，哭与笑都是情绪上的发泄，并没有办法改变已发生的事实。”他抹去我的泪，轻声的说：“别

哭，小姑娘，我弹吉他给你听好吗？”

“好。”我闷闷的说。他拿起了桌上的吉他。

“想听什么曲子？”“有一个女孩名叫‘失意’，她心中有着无数秘密…”我喃喃的念着，带泪的念着。

“这支曲子不好，让我弹些好听的给你听。如果你听厌了，告诉我一声。”于是，他开始弹吉他，他先弹了我所深爱的“雨点打在我头上”，然后，他弹了“爱是忧郁的”，接着，他又弹了电影“男欢女爱”的主题曲，再弹了“昨天”和被琼恩·贝兹唱红的民歌“青青家园”…他一直弹了下去，弹得非常用心，非常卖力。我从没有听过他这样专心一致的弹吉他，他不像是在随意弹弹，而像是在演奏。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的被那出神入化的吉他声所吸引了，仰着头，我呆呆的望着他。

他凝视着我，面色严肃而专注。他的手指从容不迫的从那琴弦上掠过去，一支曲子又接一支曲子，他脑海里似乎有着无穷尽的曲子，他一直弹下去，一直弹下去，毫不厌烦，毫不马虎，他越弹越有劲，我越听越出神。逐渐的，我心中的惨痛被那吉他声所遮掩，我不知不觉的迎视着他那深邃的眸子，而陷进一种被催眠似的状态中。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两小时、三小时，或者更长久，我不知道时间，我只知道最后他在弹“一帘幽梦”，反复的弹着那支“一帘幽梦”，他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脸，当他第五遍，或第六遍结束了“一帘幽梦”的尾音时，我累了，我听累了，在地板上坐累了，仰着头仰累了…反正，我累了。于是，我长叹了一口气，说：

“好了，不要再弹了。”

“你听够了？”他问。“够了！”

他放下了吉他，挺了挺背脊，他的眼睛深黝铄的盯着我的脸庞。“你总算听够了，”他说：“你知道我弹了多久？”

我摇摇头。他伸出他按弦的手指来，于是，我惊骇的发现，他每个手指都被琴弦擦掉了一层皮，而在流着血。他竟流着血弹了三小时的吉他！我睁大眼睛，望着他那受伤的手指，我目瞪口呆而张口结舌。“你的吉他没有好好保养，你忘了上油，”他笑着说：“我又太久没有这样长时间‘演奏’过了，否则，也不至于磨破手指。”“可是，你…你…为什么要一直…一直弹下去？你…你为什么不停止？”我嗫嚅着问。

“因为你没有叫我停止。”他说，静静的望着我。

我摇头。“我不懂。”我蹙着眉说。

“因为我想治好你的眼泪。”他再说。

“我还是不懂。”我依然摇头。

“那么，让我告诉你吧！”他的声音突然变得粗鲁而沙哑：“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件事情，傻瓜！天下的男人并不止楚濂一个！”我那样震惊，那样意外，那样莫名其妙的感动。我凝视着他，费云帆，那个在阳台上捡到我的男人！那个永远在我最失意的时候出现的男人！我的眼眶潮湿了，我用手轻轻去握他那受伤的手指。他想“治好”我的眼泪，却反而“勾出”了我的眼泪，我啜泣着说：

“你是我的小费叔叔！”

“不，”他低语：“我不是你的叔叔，如果你不认为我是乘虚而入，如果你不认为我选的时间不太对，如果你还不认为我太讨厌，或太老，我希望——你能接受我做你的丈夫！”

我惊跳，眼睛瞪得好大好大。

“你——你——”我结舌的说：“你一定不是认真的，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很认真，这些年来，我从没有对一件事这样认真过。”他一本正经的说，那样深沉而恳挚的望着我。“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也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很明白这并不是个求婚的好时间，但我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可是… 可是…”我讷讷的说：“你为什么要向我求婚？你明知道… 明知道我爱 的不是你！”

他微微震动了一下，然后，他握住了我的双手。

“不要考虑我为什么，”他说：“只要考虑你愿不愿意嫁我，好吗？”“我不懂，”我拚命摇头：“我完全不了解你。费云帆，即使你可怜我，同情我，你也不必向我求婚！”

“你有没有想过，”他微笑起来：“我可能爱上了你？”

我蹙紧眉头，仔细的望着他的脸。

“那是不可能的事！”我说。

“为什么？”“你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你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女人，你见过最大的世面，你不可能爱上一个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他沉默了一会儿。“如果你不是傻瓜！那么我就是傻瓜！”他诅咒似的喃喃低语。然后，他重新正视着我：“好了，紫菱，我只要告诉你，我的求婚是认真的。你不必急着答复我，考虑三天，然后，告诉我你是愿意 还是不愿意。假若你同意了，我们可以马上行婚礼，然后，我带你到欧洲去。”

“欧洲？”我一愣，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似乎在这个星球以外的地方，似乎和一个无人所知的山洞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可以走得远远的，躲开绿萍，躲开楚濂，躲开这一切的一切… 费云帆紧紧的盯着我，观察着我，显然，我的思想并没有逃过他锐利的目光。“是的，欧洲，”他说：“那是另一个世界，你可以逃开台北这所有的烦恼和哀愁。”

我困惑的看着他。“我不知道…”他紧握了我的手一下。

“现在不必回答我，等你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的想过再说。”他顿了顿。“再有，别被 我的历史所吓

倒，我发誓，我会做个好丈夫。”“但是……但是……”我仍然嗫嚅着：“我并不爱你呀！”

他再度微微一震。“楚濂也不爱绿萍，对吗？”他说：“人们并不一定为爱情而结婚，是吗？”

楚濂，我心中猛然一痛。

“我被你搅糊涂了，”我迷乱的说：“我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这事对 不对，爸爸妈妈不会赞成的……”“别考虑那么多，行不行？”他忍耐的说，直视着我的眼睛：“只要考虑一件事，你愿不愿意嫁给我，跟我到欧洲去。其他的问题，是我的，不是你的，懂吗？”

我茫然的瞪视着他。他深深的注视着我，接着，他低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你仔细的想想吧！紫菱！”

我蹙紧眉头。“我等你的答复！”他再说：“但是，请求你，不要让我等待太久，因为 等待的滋味并不好受！”

我仰头望着他。“你要走了吗？”我问。

“夜已经很深了，你父母快要回来了。”他说：“今晚别再伤脑筋了，明天好好的想一想。我希望——”他歪了歪头，难以觉察的微笑了一下。望了望窗上的珠串。“有一天，我能和你‘共此一帘幽梦’！”他走过来，俯下身子，很绅士派头的在我额上轻轻的印下一吻，然后，他转身走出了我的房间。

我仍然呆呆的坐着，像被催眠般一动也不动。

一帘幽梦 12

一连三天，我都神志迷乱而精神恍惚。这些日子来，绿萍的受伤，楚濂的抉择，以至于 费云帆对我提出的求婚这接二连三的意外事故，对我紧紧的包围过来，压迫过来，使我简直 没有喘息的机会。费云帆要我考虑三天，我如何考虑？如何冷静？如何思想？我像一个飘荡 在茫茫大海中的小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我的目标？什么是我的方向？我迷失了，困惑了， 我陷进一种深深切切的、无边无际的迷惘里。

为了避免再见到楚濂，更为了避免看到楚濂和绿萍在一起，我开始每天上午去医院陪伴 绿萍，因为楚濂已恢复了上班，他必须在下班后才能到医院里来。绿萍在逐渐复元中，她的 面颊渐渐红润，精神也渐渐振作

起来了。但是，每天清晨，她睁开眼睛的时间开始，她就在期待着晚上楚濂出现的时间。她开始热心的和我谈楚濂，谈那些我们童年的时光，谈那些幼年时的往事，也谈他们的未来。她会紧张的抓住我的手，问：

“紫菱，你想，楚濂会忍受一个残废的妻子吗？你想他会不会永远爱我？你想他会不会变心？你觉得我该不该拒绝这份感情？你认为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要答复这些问题，对我是那么痛苦那么痛苦的事情，每一句问话都像一根鞭子，从我的心上猛抽过去，但我却得强颜欢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充满了信心的声调说：

“你怎么可以怀疑楚濂？他从小就不是个说话不负责任的人！”然后，回到家中，一关上房门，我就会崩溃的倒在床上，喃喃的、辗转的低声呼喊：

“天哪！烫烫烫烫！”

不再见楚濂，那几天我都没有见到楚濂。费云帆也没来看我，他显然想给我一份真正安静思索的时间，可是，我的心情那样混乱，我的情绪那样低落，我如何去考虑、思想呢？三天过去了，我仍然对于费云帆求婚的事件毫无真实感，那像个梦，像个儿戏……我常独坐窗前，抱着吉他，迷迷糊糊的思索着我的故事，不，是我们的故事，我，绿萍，楚濂，和费云帆。于是，我会越想越糊涂，越想越昏乱，最后，我会丢掉吉他，用手抱紧了头，对自己狂乱的喊着：

“不要思想！不要思想！停止思想！停止思想！思想，你是我最大的敌人！”思想是我的敌人，感情，又何尝不是？它们联合起来，折磨我，辗碎我。第四天晚上，费云帆来了。

他来的时候，母亲在医院里，父亲在家，却由于太疲倦而早早休息了。我在客厅里接待了他。

我坐在沙发上，他坐在我的身边，他的眼睛亮晶晶的盯着我。这已经是春末夏初的季节了，他穿着件全黑的衬衫，外面罩了件黄蓝条纹的外套，全黑的西服裤，他看来相当的潇洒和挺拔，我第一次发现他对服装很考究，而又很懂得配色和穿的艺术。他斜靠在椅子上，伸长了腿，默的审视着我，他的头发浓而黑，眉毛也一样黑，眼睛深沉而慧黠，我又第一次发现，他是个相当男性的、相当具有吸引力的男人！

“你在观察我，”他说，迎视着我的目光：“我脸上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嗎？”“有的。”我说。“是什么？”“我发现你长得并不难看。”

“哦？”他的眉毛微微扬了扬。

“而且，你的身材也不错。”

他的眉毛扬得更高了，眼睛里闪过一抹不安和疑惑。

“别绕圈子了，”他用鼻音说：“你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一个漂亮的、颇有吸引力的、有钱的、有经验的、聪明的男人，在这世界上几乎可以找到最可爱的女人，他怎会要个失意的、幼稚的、一无所知的小女孩？”

他的眼睛闪着光，脸上有种奇异的神情。

“我从不知道我是漂亮的、有吸引力的、或聪明的男人，”他蹙起眉头看我：“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的赞美？还是该默 承受你的讽刺？”“你明知道我没有讽刺你，”我严肃的 说：“你也明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

“好吧，”他说：“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好吗？”

“好的。”“因为你不是个幼稚的、一无所知的小女孩。你善良、美好、纯真，充满了 智慧与热情，有思想，有深度，你是我跑遍了半个地球，好不容易才发现的一颗彗星。”

“你用了太多的形容词，”我无动于衷的说：“你经常这样去赞美女孩子吗？你说得这 么流利，应该是训练有素了？”

他一震，他的眼睛里冒着火。

“你是个无心无肝的冷血动物！”他咬牙说。

“很好，”我闪动着眼睑：“我从不知道冷血动物和彗星是相同的东西！”他瞪大眼 睛，接着，他就失笑了。不知怎的，他那笑容中竟有些寥落，有些失意，有些无可奈何。他 那一大堆的赞美词并未打动我，相反的，这笑容却使我心中猛的一动，我深深的看着他，一 个漂亮的中年男人！他可以给你安全感，可以带你到天涯海角。我沉吟着，他取出了烟盒， 燃上了一支烟。“我们不要斗嘴吧，”他说，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你考虑过我的提议 吗？”我默然不语。“或者，”他不安的耸了耸肩。“你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来考虑？”“我不需要，”我凝视他：“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他停止了吸烟，盯着我。

“那么，答复吧！愿意或不愿意？”

“不愿意。”我很快的说。

他沉默片刻，再猛抽了一口烟。“为什么？”他冷静的问。

“命运似乎注定要我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我垂下眼帘，忽然心情沉重而萧索。“它 已经戏弄够了我，把我放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枯井里，让我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我自己去演 我的悲剧没有关系，何苦要把你也拖进去？”

他熄灭了那支几乎没抽到三分之一的烟。

“听我说，紫菱，”他伸手握住了我的双手，他的手温暖而有力。“让我陪你待在那枯 井里吧，说不定我们会掘出甘泉来。”他的语气撼动了 我，我抬眼看他，忽然泪眼凝注。

“你真要冒这个险，费云帆？”

“我真要。”他严肃的说，眼光那么温柔，那么温柔的注视着我，使我不由自主的落下 泪来。

“我不会是个能干的妻子。”我说。“我不会做家务，也不会烧饭。”“我不需要管家，也不需要厨子。”他说。

“我不懂得应酬。”“我不需要外交官。”“我也不懂得你的事业。”

“我不需要经理。”“那么，”我可怜兮兮的说：“你到底需要什么？”

“你。”他清晰的说，眼光深邃，一直望进我的灵魂深处。“只有你，紫菱！”一串泪珠从我眼中滚落。

“我很爱哭。”我说。“你可以躺在我怀里哭。随你哭个够。”

“我也不太讲理。”“我会处处让着你。”“我的脾气很坏，我又很任性。”

“我喜欢你的坏脾气，也喜欢你的任性。”

“我很不懂事。”“我不在乎，我会宠你！”

我张大眼睛，透过泪雾，看着他那张固执而坚定的脸，然后，我轻喊了一声：说：“你这个大傻瓜！如果你真这么傻，你就把我这个没人要的小傻瓜娶走吧！”他用力握紧我的手，然后，他轻轻的把我拉进了他怀里，轻轻的用胳膊圈住了我，再轻轻的用他的下额贴住我的鬓角，他就这样温温存存的搂着我。好久好久，他才俯下头来，轻轻的吻住了我的唇。片刻之后，他抬起头来，仔细的审视着我的脸，他看得那样仔细，似乎想数清楚我有几根眉毛或几根睫毛。接着，他用嘴唇吻去我眼睫上的泪珠，再温柔的、温柔的拭去我面颊上的泪痕，他低语着说：“你实在是个很会哭的女孩子，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眼泪呢？但是，以后我要治好你，我要你这张脸孔上布满了笑，我要你这份苍白变成红润，我要你……天哪，”他低喊：“这些天来，你怎么消瘦了这么多！我要你胖起来！我要你快活起来！”他把我的头轻轻的压在他肩上，在我耳边再轻语了几句：“我保证做你的好丈夫，终我一生，爱护你，照顾你。紫菱，我保证，你不会后悔嫁给了我。”

忽然间，我觉得自己那样渺小，那样柔弱。我觉得他的怀抱那样温暖，那样安全。我像是个暴风雨中的小舟，突然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口，说不出的轻松，也有份说不出的倦怠。我懒洋洋的依偎着他，靠着他那宽阔的肩头，闻着他衣服上布料的气息，和他那剃胡水的清香，我真想这样靠着他，一直靠着他，他似乎有足够的力量，即使天塌下来，他也能撑住。我深深叹息，费云帆，他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坚强的男人！我累了，这些日子来，我是太累太累了。我闭上眼睛，喃喃的低语：“费云帆，带我走，带我走得远远的！”

“是的，紫菱。”他应着，轻抚着我的背脊。

“费云帆，”我忽然又有那种梦似的、不真实的感觉。“你不是在和我儿戏吧？”他离开我，用手托着我的下巴，他注视着我的眼睛：

“婚姻是儿戏吗？”他低沉的问。

“可是，”我讷讷的说：“你曾经离过婚，你并不重视婚姻，你也说过，你曾经把你的婚姻像垃圾般丢掉。”

他震颤了一下。“所以，人不能有一点儿错误的历史。”他自语着，望着我，摇了摇头。“信任我，紫菱，人可以错第一次，却不会错第二次！”他说得那样恳切，那样真挚，他确实有让人信任的力量。我凝视他，忍不住又问：“你确实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不是小孩子了，紫菱。”

“可是，我是不愿欺骗你的，”我轻蹙着眉，低档的说：“你知道我爱的人是…”

他很快的用嘴唇堵住我的嘴，使我下面的话说不出口，然后，他的唇滑向我的耳边，他说：

“我什么都知道，不用说，也不要说，好吗？”

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我又把头倚在他肩上，我叹息着说：“我累了。”“我知道。”他抱紧了我，我就静静的依偎在他怀里，我们并排挤在沙发中，我又闭上了眼睛，就这样依偎着，静静的#####我听得见他的心跳。他的手绕着我的脖子，他的头紧靠着我的。最近，我从没有这样宁静过，从没有这样陷入一种深深的静谧与安详里。不知多久以后，他动了动，我立即说：

“不要离开我！”“好的#”他静止不动：“我不离开。可是#”他温存的、轻言细语的说：“你母亲回来了！”

我一怔，来不及去细细体味他这句话，客厅的玻璃门已经一下子被打开了！我居然没有听到母亲用钥匙开大门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她穿过花园的脚步声。我的意识还没清醒以前，母亲已像看到客厅里有条恐龙般尖叫了起来：

“哎呀！紫菱！你在做什么？”

我从费云帆的怀里坐正了身子，仰头望着母亲，那种懒洋洋的倦怠仍然遍布在我的四肢，我的心神和思想也仍然迷迷糊糊##我慢吞吞的说了句：

“哦，妈妈，我没有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母亲把手提包摔在沙发上，气冲冲的喊着。“费云帆！你解释解释看，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叫，”费云帆安安静静地说：“我正预备告诉你#”他清晰的#一字一字的吐了出来：“我要和紫菱结婚了！”

“什么？”母亲大叫，眼睛瞪得那么大，她一瞬也不瞬的望着我们。“你说什么？”“我要和紫菱结婚，”费云帆重复了一次，仍然维持着他那平静而安详的语气：“请求您答应我们。”

母亲呆了，傻了，她像化石般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她#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像看一对怪物般看着我

和费云帆。然后，她忽然清醒了，忽然明白了过来。立刻，她扬着声音，尖声叫着父亲的名字：“展鹏！展鹏！你还不快来！展鹏！展鹏！…”

她叫得那样急，那样尖锐，好像是失火了。于是#父亲穿着睡衣，跌跌冲冲的从楼上跑了下来，带着满脸的惊怖，一叠连声的问：“怎么了？绿萍怎么了？怎么了？绿萍怎么了？”

他一定以为是绿萍的伤势起了变化，事实上，绿萍已经快能出院了。母亲又叫又嚷的说：

“不是绿萍，是紫菱！你在家管些什么？怎么允许发生这种事？”“紫菱？”父亲莫名其妙的看着我：“紫菱不是好好的吗？这是怎么回事？”“让我来说吧，”费云帆站起身来，往前跨了一步。“我想请求你一件事。”“怎么？怎么？”父亲睡眼惺忪，完全摸不着头脑：“云帆，你又有什么事？”“我的事就是紫菱的事，”费云帆说：“我们已经决定结婚了！”父亲也呆了，他的睡意已被费云帆这句话赶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仔细的看了费云帆一眼，再转头望着我，他的眼光是询问的#怀疑的#不信任的#而且，还带着一抹深刻的心痛和受伤似的神情。好半天，他才低声的问我：

“紫菱，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爸爸！”我轻声回答。

“好呀！”母亲又爆发般的大叫了起来。“费云帆，你真好，你真是个好朋友！你居然去勾引一个还未成年的小女孩！我早就知道你对紫菱不安好校#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自以为你有权，有经验，你就把紫菱玩弄于股掌之上！你下流，卑鄙！”“慢着！”费云帆喊，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雪白。“你们能不能听我讲几句话！”“你还有话好说？你还有脸说话？”母亲直问到他脸上去。“你乘人之危，正在我们家出事的时候，没有时间来顾到紫菱，你就勾引她…”“舜涓！”父亲喊：“你不要说了，让他说话！”他严厉的盯着费云帆。“你说吧，云帆，说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要说的话非常简单，”费云帆沉着脸，严肃的、郑重的、清晰的、稳定的说：“我对紫菱没有一丝一毫玩弄的心理#我发誓要爱护她，照顾她，我请求你们允许我娶她做我的妻子！”“请求！”母亲大声喊：“你是说请求吗？”

“是的！”费云帆忍耐的说。

“那么#我也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复，”母亲斩钉截铁的说：“不行！”费云帆深深的望着母亲。

“我用了请求两个字，”他低沉的说：“那是由于我对你们两位的尊重。事实上，这是我和紫菱两个人间的私事，只要她答应嫁给我，那么#你们说行#我很感激#你们说不行，我也一样要娶她！”“天呀！”母亲直翻白眼：“这是什么世界？”她注视着父亲，气得发抖。“展鹏，都是你交的好朋友！你马上打电话给云舟，我要问问他！”“不用找我的哥哥，”费云帆挺直着背脊，坚决的说：“即使你找到我的父亲，他也无法阻止我！”

“啊呀！”母亲怪叫，“展鹏，你听听！你听听！这是什么话？啊呀#我们家今年是走了什么霉运，怎

么所有倒楣的事都集中了？” “舜涓，你冷静一下！” 父亲用手掠了掠头发，努力的平静着自己，他直视着费云帆，他的眼光是深思的、研判的、沉重的。“告诉我，云帆，你为什么要娶紫菱？你坦白说！理由何在？” 费云帆沉默了几秒钟。

“我说坦白的理由，你未见得会相信！” 他说。

“你说说看！” 费云帆直视着父亲。“我爱她！” 他低声说。

“爱？” 母亲又尖叫了起来：“他懂得什么叫爱？他爱过舞女，酒女，吧女，爱过成千成万的女人！爱，他懂得什么叫爱…” “舜涓！” 父亲喊，阻止了母亲的尖叫。他的眼光一直深沉的、严肃的打量着费云帆。这时，他把眼光调到我身上来了。他走近了我，仔细的凝视我，在他的眼光下瑟缩了，蜷缩在沙发上，我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被动的看着他。他蹲下了身子，握住了我的手，他慈爱的、温柔的叫了一声：“紫菱！” 泪水忽然又冲进了我的眼眶，我本就是个爱哭的女孩。我含泪望着我那亲爱的父亲。

“紫菱，” 他亲切的、语重心长的说：“我一直想了解你，一直想给予你最充分的自由。你不愿考大学，我就答应你不考大学，你要学吉他，我就让你学吉他，你喜欢文学，我给你买各种文学书籍… 我一切都迁就你，顺着你。但是，这次，你确实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抬眼看了看费云帆，我立即接触到他那对紧张而渴求的眸子，这眼光使我的心猛然一跳。于是，我正视着我的父亲，低声的回答：“我知道，爸爸。” “你确实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父亲再问。

我确实知道什么叫爱情吗？天哪！还有比这问题更残酷的问题吗？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我啜泣着说：

“我知道，爸爸！” “那么，你确定你爱费云帆吗？”

哦！让这一切快些过去吧！让这种“审问”赶快结束吧！让我逃开这所有的一切吧！我挣扎着用手蒙住了脸，我哭泣着，颤抖着喊：“是的！适适适适适！我爱他！爸爸，你就让我嫁给他吧！你答应我吧！” 父亲放开我，站直了身子，我听到他用苍凉而沉重的声音，对费云帆说：“云帆，我做梦也没想过，你会变成我的女婿！现在，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 他咬牙，好半天才继续下去：“好吧！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了你！但是，记住，如果有一天你欺侮了紫菱，我不会饶过你！”

“展鹏！” 母亲大叫：“你怎么可以答应他？你怎么可以相信他？他如何能做我们的女婿？他根本比紫菱大了一辈！不行！我反对这事！我坚决反对…”

“舜涓，” 父亲拖住了母亲：“现在的时代已不是父母作主的时代了，他们既然相爱，我们又能怎样呢？” 他重新俯下身子看我：“紫菱，你一定要嫁给他，是吗？”

“是的，爸爸。” “唉！” 父亲长叹一声，转向费云帆：“云帆，你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却不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女婿！”

“你放心，” 费云帆诚恳的说：“我绝不会亏待紫菱，而且，我谢谢你，由衷的谢谢你。”

“不行！”母亲大怒，狂喊着说：“展鹏，女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答应，我不答应！我绝不能让紫菱嫁给一个离过婚的老太保！费云帆，”她狂怒的对费云帆说：“别以为你的那些历史我不知道！你在罗马有个同居的女人，对吗？你在台湾也包过一个舞女，对吗？你遗弃了你的妻子，对吗？你…”“舜涓！”父亲又打断了她：“你现在提这些事有什么用？翻穿了他的历史，你也未见得阻止得了恋爱！”

“可是，你就放心把紫菱交给这样一个男人？”

“事实上，不管交给谁，我们都不会放心，是吗？”父亲凄凉的说：“因为我们是父母！但是，我们总要面临孩子长大的一天，总要去信任某一个人，或者，去信任爱情！绿萍残废了，她已是个永不会快乐的孩子了，我何忍再去剥夺紫菱的快乐？”父亲的话，勾起了我所有的愁肠，又那样深深的打进我的心坎里，让我感动，让我震颤，我忍不住放声痛哭，为我，为绿萍，为父亲…为我们的命运而哭。

“走吧！”父亲含泪拉住母亲：“我们上楼去，我要和你谈一谈，也让他们两个谈一谈。”他顿了顿，又说：“云帆，你明天来看我，我们要计划一下，不是吗？”

“是的。”费云帆说。母亲似乎还要说话，还要争论，还要发脾气，但是，她被父亲拖走了，终于被父亲拖走了。我仍然蜷缩在沙发里哭泣，泪闸一开，似乎就像黄河泛滥般不可收拾。

于是，费云帆走了过来，坐在我身边，他用胳膊紧紧的拥住了我，他的声音温存、细腻、而歉疚的在我耳边响起：

“紫菱，我是那么那么的抱歉，会再带给你这样一场风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以后，什么都会好好的，我保证！紫菱！”我把头埋进了他的怀里，啜泣着说：

“费云帆，你不会欺侮我吧？”

“我爱护你还来不及呢，真的。”他说。

我抬起头来，含泪看他：

“那是真的吗？”我问。

“什么事情？”“妈妈说的，你在罗马和台湾的那些女人。”

他凝视我，深深的、深深的凝视我，他的眼神坦白而真挚，带着抹令人心痛的歉意。

“我是不是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低问。

我闭了闭眼睛。“不，不用告诉我了。”我说。

于是，他一下子拥紧了我，拥得那么紧那么紧，他把头埋在我的耳边，郑重的说：

“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今起，是个全新的我，信任我，我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四月底，绿萍出了院，她是坐在轮椅上回家的，那张轮椅是父亲为她所特制，全部是不锈钢的，操作简便而外型美观，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却冷酷而残忍——因为，那是一张轮椅。楚濂和绿萍的婚礼订在五月一日，为了不要抢在绿萍之前结婚，我和费云帆的婚期选定了五月十五。同一个月里要嫁掉两个女儿，而且是唯有的两个女儿，我不知道父母的心情是怎样的。母亲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女人，一变而为沉默寡言了。那些日子，她忙着给绿萍准备嫁妆，准备新娘的礼服，她常常和楚伯母在一起，我好几次看到她泪汪汪的倒在楚伯母的肩上，喃喃的说：

“心怡！心怡！看在我们二十几年的交情上，担待绿萍一些儿！”“你放心，舜涓，”楚伯母诚挚的说：“绿萍一点点大的时候，我们就开过玩笑，说要收她做我的儿媳妇，没料到这话终于应验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绿萍那么美丽，那么可爱……我发誓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

我不知道大人们的心目里到底怎么想，无论如何，这件婚事多少有点儿勉强，多少有点儿不自然，更真切的事实是：轮椅上的婚礼，无论如何是件缺陷。可是，楚家的筹备工作却无懈可击。本来，楚伯伯和楚伯母的观念都是儿女成家立业后，就该和父母分开住。但是，为了绿萍行动的不便，他们把楚濂的新房布置在自己家里，又为了免得绿萍上下楼的不便，他们从一层八楼公寓迁入一栋西式的花园洋房里，那房子有两层楼，楚伯伯夫妇和楚漪都住在楼上，而在楼下布置了两间精致而豪华的房间给绿萍和楚濂。我被硬拉到新房里去参观过，面对着那间粉红色的卧室，窗帘、床单、地毯……我心中所有的，只是一片纯白色的凄凉。

和楚濂他们对比，我和费云帆似乎是被人遗忘了的一对，好在我极力反对铺张的婚礼，和一切形式主义。我们也没有准备新房，因为费云帆预备婚后立刻带我去欧洲，假若无法马上成行，我们预备先住在酒店里。这些日子，我们已预先填妥了婚书，他正在帮我办签证和护照。所以，在填妥结婚证书那天，在法律上，我已经成为了费云帆的妻子。我说不出来我的感觉，自从绿萍受伤以后，我就像个失魂少魄的幽灵，整日虚飘飘的，所有发生的事，对我都仍然缺乏着真实感。绿萍回家后，我似乎很难躲开不见楚濂了。可是，费云帆是个机警而善解人意的怪物，他总在楚濂刚刚出现的时间内也出现，然后，就把我带了出去，不到深夜，不把我送回家来。他常和我并坐在他那间幽雅的餐厅内，为我叫一杯“粉红色的香槟”，他经常嘲笑我第一次喝香槟喝醉了的故事。斜倚在那卡座内，他燃着一支烟，似笑非笑的望着我，他会忽然问我：“你今

年几岁了？紫菱？”

“二十岁。”“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只有十九。”他说。

“已经又是一年了，人不可能永远十九岁。”

“所以，我现在比你大不到一倍了！”他笑着。

我望着他，想着去年初秋的那个宴会，想着那阳台上的初次相遇，想着那晚我们间的对白……我惊奇他居然记得那些个细节，那些点点滴滴。那时候，我怎会料到这个陌生人有朝一日，会成为我的丈夫。我凝视他，啜着那粉红色的香槟：“大不到一倍，又怎样呢？”

“感觉上，我就不会化你老太多！”他说，隔着桌子，握住我的手：“紫菱，希望我配得上你！”

我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雾汽。

“我只希望我配得上你。”我低档的说。

“怎么，”他微微一笑：“你这个充满了傲气的小东西，居然也会谦虚起来了！”“我一直是很谦虚的。”

“天地良心！”他叫：“那天在阳台上就像个大刺猬，第一次和你接触，就差点被你刺得头破血流！”我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哈！好难得，居然也会笑！”他惊叹似的说，完全是那晚在阳台上的口气。我忍不住笑得更厉害了，笑完了，我握紧他的手，说：“费云帆，你真是个好人的。”

他的眼睛深邃而黝黑。

“很少有人说我是好人，紫菱。”他说。

我想起母亲对他的评价，我摇了摇头。

“你不能要求全世界的人对你的看法都一致。”我说，“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的。”

“你喜欢好人呢？还是喜欢坏人呢？”他深思的问。

我沉思了一下。“我喜欢你！”我坦白的说。

他的眼睛闪了闪，一截烟灰落在桌布上了。

“能对‘喜欢’两个字下个定义吗？”他微笑着。

我望着他，一瞬间，我在他那对深沉的眸子里似乎读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一种崭新的，感动的情绪征服了我，我不假思索的，由衷的，吐出了这些日子来，一点一滴积压在我内心深处的言语：“我要告诉你，费云帆，我将努力的去做你的好妻子，并且，不使你的名字蒙羞。以往，关于我的那些故事都过去了，以后，我愿为你而活着。”

他紧紧的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好久好久，他熄灭了烟蒂，轻轻的握起我的手来，把他的嘴唇压在我

的手背上。

那晚，我们之间很亲密，我第一次觉得，我和他很接近很接近，也第一次有了真实感，开始发现他是我的“未婚夫”了。离开餐厅后，他开着车带我在台北街头兜风，一直兜到深夜，我们说的话很少，但我一直依偎在他的肩头上，他也一直分出一只手来揽着我。

午夜时分，他在我家门口吻别我时，他才低档的在我耳边说了几句：“紫菱，今晚你说的那几句话，是我一生听过的最动人的话，我不敢要求你说别的，或者，有一天，你会对我说一句只有三个字的话，不过，目前，已经足够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他走了，我回到屋里，心中依然恍恍惚惚的，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只有三个字的话”，是什么，或者我知道，但我不愿深入的去想。我觉得，对费云帆，我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到了我的极限了，他毕竟不是我初恋的情人，不是吗？

虽然我竭力避免和楚濂见面，虽然费云帆也用尽心机来防范这件事，但是，完全躲开他仍然是件做不到的事情。这天深夜，当我返家时，他竟然坐在我的卧室里。

“哦，”我吃了一惊：“你怎么还没回家？”

“谈谈好吗？紫菱？”他憋着气说：“我做了你的姐夫，和你也是亲戚，你总躲不了我一辈子！”

“躲得了的，”我走到窗前，用手拨弄着窗上的珠串，轻声的说：“我要到欧洲去。”

“你是为了去欧洲而嫁给费云帆吗？”他问。

我皱皱眉头，是吗？或者是的。我把头靠在窗棂上，机械化的数着那些珠子。“这不关你的事，对不对？”我说。

他走近我。“你别当傻瓜！”他叫着，伸手按在我肩上。“你拿你的终身来开玩笑吗？你少糊涂！他是个什么人？有过妻子，有过情妇，有过最坏的纪录，你居然要去嫁给他！你的头脑呢？你的理智呢？你的……”我摔开了他的手，怒声说：

“住口！”他停止了，瞪着我。“别在我面前说他一个字的坏话，”我警告的、低沉的说：“也别再管我任何的事情，知道吗？楚濂？我要嫁给费云帆，我已经决定嫁给他，这就和你要娶绿萍一样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你再怎么说也没有用，知道了吗？我亲爱的姐夫？”

他咬紧牙，瞪着眼看我，他眼底冒着火，他的声音气得发抖：“你变了，紫菱，”他说：“你变了！变得残忍，变得无情，变得没有思想和头脑！”“你要知道更清楚的事实吗？”我冷然的说：“我是变了，变成熟了，变冷静了，变清醒了！我想，我已经爱上了费云帆，他是个漂亮的、风趣的、有情趣又有吸引力的男人！我并不是为了你娶绿萍而嫁他，我是为了我自己而嫁他，你懂吗？”他重重的喘气。“再要说下去，”他说：“你会说你从没有爱过我！对吗？”

“哈！”我冷笑。“现在来谈这种陈年老帐，岂不滑稽？再过三天，你就要走上结婚礼堂了，一个月后

的现在，我大概正在巴黎的红磨坊中喝香槟！我们已经在两个世界里了。爱？爱是什么东西？你看过世界上有永不改变的爱情吗？我告诉你，我和我的那一段早就连痕迹都没有了！我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很好！”他的脸色铁青，转身就向屋外走：“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恭喜你的成熟、冷静、和清醒！再有，”他站在门口，恶狠狠的望着我：“更该要恭喜的，是你找到了一个有钱的阔丈夫！可以带你到巴黎的红磨坊中去喝香槟！”

他打开门，冲了出去，砰然一声把门阖拢。我呆呆的站在那儿，呆呆的看着那房门，心中一阵剧烈的抽痛之后，剩下的就是一片空茫，和一片迷乱。我还来不及移动身子，房门又开了，他挺直的站在门口，他脸上的愤怒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深切的悲哀和刻骨的痛楚。他凝视我，凄凉、温柔的说：“有什么用呢？紫菱？我们彼此说了这么多残忍的话，难道就能让我们遗忘了对方吗？我是永不会忘记你的，随你怎么说，我永不会忘记你！至于你呢？你就真能忘记了我吗？”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不等我回答，他就重新把门一把关上，把他自己关在门外，他走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上了。我和楚濂的故事，就真这样结束了吗？我不知道。人类的故事，怎样算是结束，怎样算是没有结束？我也不知道。但是，三天后，我参加了他和绿萍的婚礼。

非常巧合，在婚礼的前一天，绿萍收到了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寄来的信，他们居然给予了她高额的奖学金，希望她暑假之后就去上课。绿萍坐在轮椅上，沉默的看着那封信，父亲和母亲都站在一边，也沉默的望着她。如果她没有失去一条腿，这封信将带来多大的喜悦和骄傲，现在呢？它却像个讽刺，一个带着莫大压力的讽刺。我想，绿萍可能会捧着那通知信痛哭，因为她曾经那样渴望着这封信！但是，我错了，她很镇静，很沉默，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她只是对着那封信默默的凝视。然后，她拿起那份通知来，把它轻轻的撕作两半，再撕作四片，再撕成八片，十六片……只一会儿，那封信已碎成无数片了。她安静的抬起头来，勇敢的挺了挺背脊，回头对母亲说：“妈，你不是要我试穿一下结婚礼服吗？你来帮我穿穿看吧！”噢，我的姐姐！我那勤学不倦，骄傲好胜的姐姐！现在，她心中还有什么呢？楚濂，只有楚濂！爱情的力量居然如此伟大，这，是楚濂之幸？还是楚濂之不幸？

婚礼的场面是严肃而隆重的，至亲好友们几乎都来了。绿萍打扮得非常美丽，即使坐在轮椅中，她仍然光芒四射，引起所有宾客的啧啧赞赏。楚濂庄重而潇洒，漂亮而严肃，站在绿萍身边，他们实在像一对金童玉女。我凝视着他们两个，听着四周宾客们的议论纷纷，听着那鞭炮和喜乐的齐声鸣奏，听着那结婚证人的絮絮演讲，听着那司仪高声叫喊……不知怎的，我竟想起一支蓓蒂·佩姬所唱的老歌：“我参加你的婚礼”，我还记得其中几句：

“你的父亲在唏嘘，你的母亲在哭泣，我也忍不住泪眼迷离……”

是的，我含泪望着这一切，含泪看着我的姐姐成为楚濂的新妇，楚濂成为我的姐夫！于是，我想起许久

以前，我就常有的问题，将来，不知楚濂到底是属于绿萍的？还是我的？现在，谜底终于揭晓了！当那声“礼成”叫出之后，当那些彩纸满天飞洒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完成了。一个婚礼，是个开始还是个结束？我不知道，楚濂推着绿萍的轮椅走进新娘室，他在笑，对着每一个人微笑，但是，他的笑容为何如此僵硬而勉强？我们的眼光在人群中接触了那么短短的一刹那，我觉得满耳人声，空气恶劣，我头晕目眩而呼吸急促…我眼前开始像电影镜头般叠印着楚濂的影子，楚濂在小树林中仰头狂叫：“我爱紫菱！我爱紫菱！我爱紫菱！”

楚濂在大街上放声狂喊：

“我发誓今生今世只爱紫菱！我发誓#####我发誓#”

我的头更昏了，眼前人影纷乱，满室人声喧哗…恭喜，构构构构构…何喜之有？恭喜，构构构构构…何喜之有？恭喜，构构构构构…费云帆把我带出了结婚礼堂，外面是花园草地，他让我坐在石椅上，不知从那儿端了一杯酒来，他把酒杯凑在我的唇边，命令的说：“喝下去！”我顺从的喝干了那杯酒，那辛辣的液体从我喉咙中直灌进胃里，我靠在石椅上，一阵凉风拂面，我陡然清醒了过来。于是，我接触到费云帆紧盯着我的眼光。

“哦，费云帆，”我喃喃的说：“我很抱歉。”

他仔细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用手拂了拂我额前的短发，用手揽住我的肩头。“你不能在礼堂里晕倒，你懂吗？”

“是的，”我说：“我好抱歉。现在，我已经没事了，只因为…那礼堂的空气太坏。”

“不用解释，”他对我默默摇头。“我只希望，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礼堂里的空气不会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懊恼的叫：“我已经抱歉过了，我真心真意的愿意嫁给你”“哦，是我不好。”他慌忙说，取出手帕递给我，温柔的抚摸我的头发。“擦擦你的脸，然后，我们进去把酒席吃完。”

“一定要去吃酒席吗？”我问。

他扬起了眉毛。“唔，我想…”他沉吟着，突然眉飞色舞起来：“那么多的客人，失踪我们两个，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何况，我们已经参加过了婚礼。”

“即使注意到，又怎样呢？”我问。

“真的，又怎样呢？”他说，笑着：“反正我们一直是礼法的叛徒！”于是，我们跳了起来，奔向了他的车子。钻进了汽车，我们开始向街头疾驰。整晚，我们开着车兜风，从台北开到基隆，逛基隆的夜市，吃小摊摊上的鱼丸汤和当归鸭，买了一大堆不必需的小摆饰，又去地摊上丢圈圈，套来了一个又笨又大的磁

熊。最后，夜深了，我抱着我的磁熊，回到了家里。

母亲一等费云帆告辞，就开始对我发作：

“紫菱！你是什么意思？今天是你姐泮的婚礼，你居然不吃完酒席就溜走！难道你连这几天都等不及，这种场合，你也要和云帆单独跑开！你真不知羞，真丢脸！让楚家看你像个没规没矩的野丫头！”“哦，妈妈，”我疲倦的说：“楚家娶的是绿萍，不是我，我用不着做模范生给他们看！”

“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母亲直问到我的脸上来。“你姐泮的婚礼，你竟连一句祝福的话都不会说吗？你就连敬杯酒都不愿去敬吗？”“所有祝福的话，我早都说过了。”我低语。

“哦，你是个没心肝的小丫头！”母亲继续嚷，她显然还没有从那婚礼中平静过来。“你们姐妹相处了二十年，她嫁出去，你居然如此无动于衷！你居然会溜走……”

“舜涓，”父亲走了过来，平平静静的叫，及时解了我的围。“你少说她几句吧！她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错事，你骂她干什么呢？我们还能留她几天呢？”

父亲的话像是一句当头棒喝，顿时提醒了母亲，我离“出嫁”的日子也不远了，于是，母亲目瞪口呆了起来，望着我，她忽然泪眼滂沱。“噢，”她唏嘘着说：“我们生儿育女是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好不容易把她们养大了，她们就一个个的走了，飞了。”

我走过去，抱住母亲的脖子，亲她，吻她。

“妈妈！妈妈，”我低呼。“你永不会失去我们，真的，你不会的！”“舜涓，”父亲温柔的说：“今天你也够累了，你上楼去歇歇吧，让我和紫菱说两句话！”

母亲顺从的点点头，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蹒跚的走上楼去，我望着她的背影，忽然间，发现她老了。

室内留下了我和父亲，我们两人默然相对。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和父亲中间有某种默契，某种了解，某种心灵相通的感情。这时候，当他默然凝视着我时，我就又觉得那种默契在我们中间流动。他走近了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他深深的注视着我，慢慢的说：

“紫菱，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以后，我可能不会有机会再对你说了。”“哦，爸爸？”我望着他。

“紫菱，”他沉吟了一下。“我以前并不太了解费云帆，我现在，也未见得能完全了解他。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是一个真真正正有思想、有见地、有感情的人！”他盯着我：“我对你别无所求，只希望你能去体会他，去爱他，那么，你会有个十分成功的婚姻！”

我惊讶的看着父亲，他不是也曾为这婚事生过气吗？曾几何时，他竟如此偏袒费云帆了！可是，在我望着他的那一刹那，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了！父亲已经知道了这整个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费云帆告诉他的，但是，他知道了，他完全知道了。我低低叹息，垂下头去，我把头倚偎在父亲的肩上，我们父女间原不需要多余的言语，我低声的说：

“爸爸，我会努力的，我会档档档档！”

十五天以后，我和费云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婚礼，参加的除了亲戚，没有外人。楚濂和绿萍都来了，但我并没有太注意他们，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费云帆身上，当我把手伸给他，让他套上那枚婚戒时，我是非常虔诚，非常虔诚的，我心里甚至于没有想到楚濂。

新婚的第一夜，住在酒店里，由于疲倦，由于不安，由于我精神紧张而又有种对“妻子”的恐惧，费云帆给我吃了一粒镇定剂，整夜我熟睡着，他居然没有碰过我。

结婚的第二天，我们就搭上环球客机，直飞欧洲了。

一帘幽梦 14

永远忘不掉机场送行的一幕，永远忘不了父亲那深挚的凝视，和母亲那哭肿了的眼睛，永远忘不了楚濂握着我的手时的表情，那欲语难言的神态，和那痛惜难舍目光。绿萍没有来机场，我只能对楚濂说：

“帮我吻吻绿萍！”他趁着人多，在我耳边低语：

“我能帮绿萍吻吻你吗？”

我慌忙退开，装着没听见，跑去和楚伯伯楚伯母，以及楚漪等一一道别。陶剑波也来了，还带了一架照相机，于是，左一张照片，右一张照片，照了个无休无止。母亲拉着我，不断的叮嘱这个，不断的叮嘱那个；要冷暖小心，要照顾自己，要多写信回家……好像我是个三岁的小娃娃。

终于，我们上了飞机，终于，一切告别式都结束了，终于，飞机滑上了跑道……最后，终于，飞机冲天而起了。我从座位上转过头来看着费云帆，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茫然无主的情绪。怎么，我真就这样跟着他飞了？真就这样舍弃了我那二十年来所熟悉的环境和亲人？真就这样不顾一切的飞向那茫茫世界和渺不可知的未来？我心慌了，意乱了，眼眶就不由自主的发热了。费云帆对我微笑着，伸过手来，他紧紧的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好紧好紧，望着我的眼睛，他说：

“放心，紫菱，飞机是很安全档！”

我噘起了嘴，不满的嘟囔着：

“费云帆，你明知道我并不担心飞机的安全问题！”

“那么，”他低语：“让我告诉你，你的未来也是安全档！”

“是吗？费云帆？”他对我深深的点点头。然后，他眨眨眼睛，做了一个怪相。收住笑容，他很郑重的对我说：

“有件事，请你帮一个忙，好不好？”

“什么事？”我有些吃惊的问，难道才上飞机，他就有难题出给我了？“你瞧，我们已经是夫妇了，对不对？”

我困惑的点点头。“你能不能不要再连名带姓的称呼我了？”他一本正经的说：“少一个费字并不难念！”

原来是这件事！我如释重负，忍不住就含着泪珠笑了出来。他对我再做了个鬼脸，就把我的头按在他的肩上：

“你最好给我睡一觉，因为，我们要飞行很多小时，长时间的飞行是相当累人的！”

“我不要睡觉，”我把头转向窗口，望着飞机外那浓厚的，堆砌着的云海。“这还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呢！我要看风景！”

“小丫头开洋荤了，是吗？”他取笑的问。“事实上，你半小时之后就会厌倦了，窗外，除了云雾之外，你什么都看不到！”他按铃，叫来了空中小姐：“给我一瓶香桐！”他说。

“你叫香桐干嘛？”我问他。

“灌醉你！”他笑着说：“你一醉了就会睡觉！”

“香桐和汽水差不多，喝不醉人的！”我说。

“是吗？”他的眼睛好黑好亮。

于是，旧时往日，如在目前，我噗哧一声笑了。伸手握住他的手，我说：“费云帆……”“嗯哼！”他大声的咳嗽，哼哼。

我醒悟过来，笑着叫：

“云帆！”“这还差不多！”他回过头来，“什么事？”

“你瞧！你这样一混，我把我要说的话都搞忘了！”

“很重要的话吗？”他笑嘻嘻的说：“是不是三个字档？”

“三个字档？”我愣了愣。

香桐送来了，于是，他注满了我的杯子和他的杯子，盯着我，他说：“不要管你要说的话了，听一句我要说的话吧！”

“什么话？”他对我举起了杯子。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而郑重。

“祝福我们的未来，好吗？”

我点点头，和他碰了杯子，然后，我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他也干了他的。我们照了照空杯子，相视一笑。然后，他深深的凝视着我说：“我将带你到一个最美丽的地方，给你一个最温暖的家。相信我！紫菱！”我点点头，注视着他，轻声低语：

“云帆，我现在的世界上只有你了。如果你欺侮我……”

他把一个手指头压在我的唇上。

“我会吗？”他问。我笑了，轻轻的把头依偎在他的肩上。

是的，这趟飞行是相当长久而厌倦的，虽然名义上是“直飞”，但是，一路上仍然停了 好多好多站，每站有时又要到过境室去等上一两小时，再加上时差的困扰，因此，十小时之后，我已经又累又乏又不耐烦。好在，最后的一段航线很长，费云帆不住的和我谈天，谈欧洲，谈每个国家，西班牙的斗牛，威尼斯的水市，巴黎的夜生活，汉堡的“倚窗女郎”，伦敦的雾，雅典的神殿，罗马的古竞技场……我一面听着，一面又不停口的喝着那“和汽水差不多的香槟”。最后，如费云帆所料，我开始和那飞机一样，腾云驾雾起来了，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依偎在费云帆肩上，我终于睡着了。

飞机似乎又起落过一两站，但是并没有要过境旅客下机，所以我就一直睡，等到最后，费云帆摇醒我的时候，我正梦到自己坐在我的小卧室里弹吉他，弹那支“一帘幽梦”，他叫醒我，我嘴里还在喃喃念着：

“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好了！爱做梦的小姑娘！”费云帆喊：“我们已经抵达罗马机场了！下飞机了，紫菱！”

我惊奇的站起身来，摇摇晃晃的揉了揉眼睛，看看窗外，正是晓雾迷蒙的时候。“怎么，天还没亮吗？”

“时差的关系，我们丢掉了一天。”

“我不懂。”我摇头。对于那些子午线啦，地球自转和公转的问题，我从读书的时代就没有弄清楚过。

“你不需要懂，”费云帆笑着挽住我。“你需要的，是跟着我下飞机！”我下了飞机，一时间，脑子里仍然迷迷糊糊的，抬头看看天空，我不觉得罗马的天空和台北的天空有什么不同，我也还不能相信，我已经置身在一个以前只在电影中才见过的城市里。可是，一走进机场的大厅，看到那么多陌生的、外国人的面孔，听到满耳朵叽哩呱啦的异国语言，我才模糊的察觉到，我已经离开台湾十万八千里了！

经过了验关、查护照、检查行李的各种手续之后，我们走出检验室。立刻，有两个意大利人围了过来，他们拥抱着费云帆，笑着敲打他的肩和背脊，费云帆搂着我说：

“他们是我餐厅的经理，也是好朋友，你来见见！”

“我不会说意大利话，”我怯生生的说：“而且我好累好累，我能不能不见？”费云帆对我鼓励的微笑。

“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不会为难你的，来吧，我的小新娘，你已经见到他们了，总不能躲开的，是吗？”

于是，他用英文对那两个意大利人介绍了我，我怯怯的伸出手去，想和他们握手，谁知道，他们完全没有理我那只手，就高叫着各种怪音，然后，其中一个一把抱住了我，给了我一个不折不扣的吻，我大惊失色，还没恢复过来，另外一个又拥抱了我，也重重的吻了我一下，我站定身子，瞪着眼睛看费云帆，他正对我笑嘻嘻的望着。

“他们称赞你娇小玲珑，像个天使，”他说，重新挽住我：“别惊奇，意大利人是出了名的热情！”

两个意大利人抢着帮我们提箱子，我们走出机场，其中一个跑去开了一辆十分流线型的红色小轿车来，又用意大利话和费云帆叽哩咕噜讲个不停，每两句话里夹一句“妈妈米呀！”他讲得又快又急，我只听到满耳朵的“妈妈米呀！”我们上了车，费云帆只是笑，我忍不住问：

“什么叫‘妈妈米呀’？”

“一句意大利的口头禅，你以后听的机会多了，这句话相当于中文的‘我的天呀’之类的意思。”

“他们为什么要一直叫‘我的天’呢？”我依然迷惑。

费云帆笑了。“意大利人是个喜欢夸张的民族！”

是的，意大利人是个喜欢夸张的民族，当车子越来越接近市区时，我就越来越发现这个特点了，他们大声按汽车喇叭，疯狂般的开快车，完全不遵守交通规则，还要随时把脑袋从车窗里伸出去和别的车上的司机吵架……可是，一会儿，我的注意力就不在那两个意大利人身上了，我看到一个半倾圮的、古老的、像金字塔似的建筑，我惊呼着，可惜车子已疾驰过去。我又看到了那著名的古竞技场，那圆形的，巨大的，半坍的建筑挺立在朝阳之中，像梦幻般的神奇与美丽，我惊喜的大喊：“云帆，你看，哪哪哪那就是古竞技场吗？”

“是的，”云帆搂着我的肩，望着车窗外。“那就是传说中，国王把基督徒喂狮子的地方！”

我瞪大眼睛，看着那古老的，充满了传奇性的建筑，当云帆告诉我，这建筑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时，一声“妈妈米呀”竟从我嘴中冲了出来，弄得那两个意大利人高声的大笑了起来，云帆望着我，也笑得开心：

“等你回家去休息够了，我要带你出来好好的逛逛，”他说：“罗马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古城，到处都是上千年的建筑和雕刻。”“你从没有告诉过我，这些名胜古迹居然在市中心的，我还以为在郊外呢！”“罗马就是个古迹，知道吗？”

“是的，”我迷惑的说：“古罗马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多少有关罗马的文句，而我，竟置身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我的话咽住了，我大叫：“云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的语气使云帆有些吃惊。

“什么？”他慌忙问。“一辆马车！”我叫：“一辆真正的马车！”

云帆笑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他反问。

“什么？”“一个跑入仙境的小爱丽丝！”

“不许嘲笑我！”我瞪他：“人家是第一次来罗马，谁像你已经住了好多年了！”“不是嘲笑，”他说：“是觉得你可爱。好了，”他望着车窗外面，车子正停了下来。“我们到家了。”

“家？”我一愣。“是你的房子吗？我还以为我们需要住旅馆呢！”“我答应给你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不是吗？”

车子停在一栋古老、却很有味道的大建筑前面，我下了车，抬头看看，这是栋公寓房子，可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白色的墙，看不大出风霜的痕迹，每家窗口，都有一个铁栏杆，里面种满了鲜红的、金黄的、粉白色的花朵，骤然看去，这是一片缀满了花窗的花墙，再加上墙上都有古老的铜雕，看起来更增加了古雅与庄重。我们走了进去，宽敞的大厅中有螺旋形的楼梯，旁边有架用铁栅门的电梯，云帆说：

“我们在三楼，愿意走楼梯，还是坐电梯？”

“楼梯！”我说，领先向楼上跑去。

我们停在三楼的一个房门口，门上有烫金的名牌，镌着云帆名字的缩写，我忽然心中一动，就张大眼睛，望着云帆问：“门里不会有什么意外来迎接我们吧？”

“意外？”云帆皱拢了眉：“你指什么？宴会吗？不不，紫菱，你不知道你有多疲倦，这么多小时的飞行之后，你苍白而憔悴，不，没有宴会，你需要的，是洗一个热水澡，好好的睡一觉！”“我不是指宴会，”我压低了声音，垂下了睫毛。“这是你的旧居，里面会有另一个女主人吗？那个——和你同居的意大利女人？”他怔了两秒钟，然后，他接过身边那意大利人手里的钥匙，打开了房门，俯下头来，他在我耳边说：

“不要让传言蒙蔽了你吧，我曾逢场作戏过，这儿，却是我和你的家！”说完，他一把抱起了我，把我抱进了屋里，两个意大利人又叫又嚷又闹着，充分发挥了他们夸张的本性。云帆放下了我，我站在室内，环视四周，我忍不住我的惊讶，这客厅好大好大，有整面墙是由铜质的浮雕堆成的，另几面都是木料的本色，一片破砌着，有大壁炉，有厚厚的，米色的羊毛地毯，窗上垂着棕色与黄色条纹的窗帘，地面是凹下去的，环墙一圈，凸出来的部份，做成了沙发，和窗帘一样，也是棕色与黄色条纹的。餐厅比客厅高了几级，一张椭圆形的餐桌上，放着一盆灿烂的、叫不出名目的红色花束。

两个意大利人又在指着房间讲述，指手划脚的，不知在解释什么，云帆一个劲儿的点头微笑。我问：“他们说些什么？”

“这房子是我早就买下来，一直空着没有住，我写信画了图给他们，叫他们按图设计装修，他们解释说我要的几种东西都缺货，时间又太仓卒，所以没有完全照我的意思弄好。”

我四面打量，迷惑的说：

“已经够好了，我好像在一个皇宫里。”

“我在郊外有栋小木屋，那木屋的情调才真正好，等你玩够了罗马，我再陪你去那儿小住数日。”

我眩惑的望着他，真的迷茫了起来，不知道我嫁了怎样的一个百万富豪！

好不容易，那两个意大利人告辞了。室内留下了我和云帆两个，我们相对注视，有一段短时间的沉默，然后，他俯下头来，很温存、很细腻的吻了我。

“累吗？”他问。“是的。”他点点头，走开去把每间房间的门都打开看了看，然后，他招手叫我：“过来，紫菱！”我走过去，他说：“这是我们的卧室。”我瞠目结舌。那房间铺满了红色的地毯，一张圆形的大床，上面罩着纯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化妆桌，白色的化妆凳，白色的床头柜上有两盏白纱罩子的台灯。使我眩惑和吃惊的，并不是这些豪华的布置，而是那扇落地的长窗，上面竟垂满了一串串的珠帘！那些珠子，是玻璃的，半透明的，大的，小的，长的，椭圆的，挂着，垂着，像一串串的雨滴！我奔过去，用手拥住那些珠帘，珠子彼此碰击，发出一连串细碎的声响，我所熟悉的，熟悉的声音！我把头倚在那些珠帘上，转头看着云帆，那孩子气的、不争气的泪水，又涌进了我的眼眶里，我用激动的、带泪的声音喊：

“云帆，你怎么弄的？”

“量好尺寸，叫他们订做的！”

“你……你……”我结舌的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走过来，温存的拥住了我。“如果没有这面珠帘，”他深沉的说：“我如何能和你‘共此一帘幽梦’呢？”我望着他那对深邃而乌黑的眼睛，我望着他那张成熟而真挚的脸庞，我心底竟涌起一份难言的感动，和一份酸涩的柔情，我用手环抱住他的脖子，吻住了他的唇。

片刻之后，他抬起头来，他的眼眶竟有些湿润。

“知道吗？”他微笑的说：“这是你第一次主动的吻我。”

“是吗？”我愕然的问。

他笑了。推开浴室的门。

“你应该好妹的洗一个澡，小睡一下，然后，我带你出去看看罗马市！”“我洗一个澡就可以出去！”我说。

他摇摇头。“我不许，”他说：“你已经满面倦容，我要强迫你睡一下，才可以出去！”“哦呀！”我叫：“你不许！你的语气像个专制的暴君！好吧，不论怎样，我先洗一个澡。”

找出要换的衣服，我走进了浴室。在那温热的浴缸里一泡，我才知道我有多疲倦。倦意很快的从我脚上往上面爬，迅速的扩散到我的四肢，我连打了三个哈欠。洗完了，我走出浴室，云帆已经撤除了床上的床罩，那雪白的被单和枕头诱惑着我，我打了第四个哈欠，走过去，我一下子倒在床上，天哪，那床是如此柔软，如此舒适，我把头埋在那软软的枕头里，口齿不清的说：“你去洗澡，等你洗完了，我们就出发！”“妹的。”他微笑着说，拉开毛毯，轻轻的盖在我身上。

我翻了一个身，用手拥住枕头，把头更深的埋进枕中，阖上眼睛，我又喃喃的说了一句什么，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楚，然后，我就沉沉睡去了。

一帘幽梦 15

我这一觉睡得好香好甜好深好沉，当我终于醒来时，我看到的是室内暗沉沉的光线，和街灯照射在珠帘上的反光，我惊愕的翻转身子，于是，我闻到一缕香烟的气息，张大眼睛，我接触到云帆温柔的眼光，和微笑的脸庞，他正坐在床上，背靠着床栏杆，一面抽着烟，一面静静的凝视着我。

“哦，”我惊呼着：“几点钟了？”

他看看手表。“快七点了。”“晚上七点吗？”我惊讶的叫。

“当然是晚上，你没注意到天都黑了吗？”他说：“你足泮睡了十个多小时。”“你怎么不开灯？”我问。

“怕光线弄醒了你。”他伸手扭亮了台灯。望着我，对我微笑。“你睡得像一个小婴儿。”

“怎么，”我说：“你没有睡一睡吗？”

“睡了一会儿就醒了，”他说：“看你睡得那么甜，我就坐在这儿望着你。”我的脸发热了。“我的睡相很坏吗？”我问。

“很美。”他说，俯头吻了吻我的鼻尖，然后，他在我身上重重的拍了一下。“起来！懒丫头！假如你

真想看看罗马的话！” “晚上也可以看罗马吗？”

“晚上，白天，清晨，黑夜……罗马是个不倒的古城！”他喃喃的说。我跳了起来。“转开头去。”我说：“我要换衣服。”

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似笑非笑的。

“紫菱，”他慢吞吞的说：“你别忘了，你已经是我的妻子。”

“可是，”我撅撅嘴，红了脸：“人家不习惯嘛！”

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然后，他忍耐的叹了口气。

“好吧，我只好去习惯‘人家’！”他掉转了头，面对着窗子，我开始换衣服，但是，我才换了一半，他倏然转过头来，一把抱住了我，我惊呼，把衣服拥在胸前，他笑着望着我的眼睛，然后，他放开了我，说：“你也必须学着习惯我！”

我又笑又气又骂又诅咒，他只是微笑着。我换好了衣服，忽然听到客厅里传来一阵碗盘的叮当，我说：“你听，有小偷来了。”

“不是小偷，”他笑着说：“那是珍娜。”

“珍娜？”我一怔。“一个意大利女人。”我呆了呆，瞪着他。“好呀，”我说：“我只不过睡了一觉，你就把你的意大利女人弄来了！”“哼！”他哼了一声。“别那么没良心，你能烧饭洗衣整理家务吗？”“我早就说过，”我有些受伤的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

他把我拉进了怀里。“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也不愿意你做家务，珍娜是个很能干的女佣。”他盯着我：“我们约法三章好不好？”

“什么事？”“以后别再提什么意大利女人，”他一本正经的说：“你使我有犯罪感。”“如果你并没有做错，你为什么会有犯罪感？”

“我并不觉得我做错了，”他说：“只是，在你面前，我会觉得自惭形秽，你太纯洁，太干净，太年轻。”

我怔了怔，一时间，不太能了解他的意思。但，接触到他那郑重而诚挚的眼光时，我不由自主的点头了，我发誓不再提那个女人，于是，他微笑着搂住我，我们来到了客厅里。

珍娜是个又肥又胖又高又大的女人，她很尊敬的对我微笑点头，称我“夫人”。她已经把我们的晚餐做好了，我一走出卧室，就已闻到了那股浓厚而香醇的乳酪味，我这才发现，我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紫菱，你可以试栽，这是珍娜的拿手，意大利通心粉！你既然来到了意大利，也该入境随俗，学着吃一点意大利食物！”云帆说。“在我现在这种饥饿状况下，”我说：“管他意大利菜，西班牙菜，法国菜还是日本菜，我都可以吃个一干二净！”

我说到做到，把一大盘通心粉吃了一个碗底朝天，我的好胃口使云帆发笑，使珍娜乐得 阖不拢嘴。我临时向云帆恶补了两句意大利话去赞美珍娜，我的怪腔怪调逗得她前俯后仰，好不容易弄清楚我的意思之后，珍娜竟感动得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哦，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拥抱，差点没有把我的骨头都给挤碎了。吃完晚餐，我和云帆来到了罗马的大街上。

初夏的夜风拂面而来，那古老的城市在我的脚下，在我的面前，点档的灯火似乎燃亮了一段长远的历史，上千年的古教堂耸立着，直入云霄。钟楼、雕塑、喷泉、宫殿、废墟、古迹，再加上现代化的建筑及文明，组成了这个奇异的都市。云帆没有开汽车，他伴着我走了好一段路，然后，一阵马蹄得得，我面前驶来一辆马车，两匹浑身雪白的马，头上饰着羽毛，骄傲的挺立在夜色里。

我大大的惊叹。云帆招手叫了那辆马车，他和车夫用意大利话交谈了几句，就把我拉上了车子，他和我并肩坐着，车夫一拉马缰，车子向前缓缓行去。“哦！”我叹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要让你坐着马车，环游整个的罗马市！”云帆说，用手紧紧的挽着我的腰。马蹄在石板铺的道路上有节奏的走着，穿过大街，绕过小巷。夜色美好而清朗，天上，皓月当空，使星光都黯然失色了。月光涂在马背上，涂在马车上，涂在那古老的建筑上，那雄伟的雕塑上，我呆了。一切都像披着一层梦幻的色彩，我紧紧的依偎着云帆，低档的问：

“我们是在梦里吗？”“是的，”他喃喃的说：“在你的一帘幽梦里！”

我的一帘幽梦中从没有罗马！但它比我的梦更美丽。车子走了一段，忽然停了下来，我睁眼望去，我们正停在一个喷泉前面，喷泉附近聚满了观光客，停满了马车，云帆拉住我：“下车来看！这就是罗马著名的处女泉。有一支老歌叫‘三个铜板在泉水中’，是罗马之恋的主题曲吧，就指的是这个喷泉，传说，如果你要许愿的话，是很灵验的，你要许愿吗？”“我要的！”我叫着，跑到那喷泉边，望着那雕塑得栩栩如生的人像，望着那四面飞洒的水珠，望着那浴在月光下的清澈的泉水，再望着那沉在泉水中成千成万的小银币，我默哪凝思，人类的愿望怎么那么多？这个名叫“翠菲”的女神一定相当忙碌！抬起头来，我接触到云帆的眼光。“我该怎样许愿？”我问。“背对着泉水，从你的肩上扔两个钱进水池里，你可以许两个愿望。”我依言背立，默祷片刻，我虔诚的扔了两个钱。

云帆走了过来。“你的愿望是什么？”他问，眼睛在月光下闪烁。

“哦，”我红着脸说：“不告诉你！”

他笑笑，耸耸肩，不再追问。

我们又上了马车，马蹄答答，凉风阵阵，我的头发在风中飘飞。云帆帮我把披风披好，我们驭风而行，走在风里，走在夜里，走在几千年前的历史里。

这次，马车停在一个围墙的外面，我们下了车，走到墙边，我才发现围墙里就是著名的“罗马废墟”，

居高临下，我们站立的位置几乎可以看到废墟的全景。那代表罗马的三根白色石柱，正笔直的挺立在夜色中。月光下，那圣殿的遗迹，那倾圮的殿门，那到处林立的石柱，那无数的雕像……都能看出概况，想当年繁华的时候，这儿不知是怎样一番歌舞升平，灯火辉煌的局面！我凝想着，帝王也好，卿相也好，红颜也好，英雄也好，而今安在？往日的繁华，如今也只剩下了断井颓垣！于是，我喃喃的说：

“不见他起高楼，不见他宴宾客，却见他楼塌了！”

云帆挽着我的腰，和我一样凝视着下面的废墟，听到我的话，他也喃喃的念了几句：

“可怜他起高楼，可怜他宴宾客，可怜他楼塌了！”

我回过头去，和他深深的对看了一眼，我们依偎得更紧了。在这一刹那间，我觉得我们之间那样了解，那样接近，那样没有距离。历史在我们的脚下，我们高兴没有生活在那遥远的过去，我们是现代的，是生存的，这，就是一切！

然后，踏上马车，我们又去了威尼斯广场，瞻仰埃曼纽纪念馆，去了古竞技场，看那一个个圆形的拱门，看那仍然带着恐怖意味的“野兽穴”，我不能想像当初人与兽搏斗的情况。可是，那巨大的场地使我吃惊，我问：

“如果坐满了人，这儿可以容纳多少的观众？”

“大约五万人！”

我想像着五万人在场中吆喝，呐喊，鼓掌，喊叫……那与野兽搏斗的武士在流血，在流汗，在生命的线上挣扎……而现在，观众呢？野兽呢？武士呢？剩下的只是这半倾圮的圆形剧场！我打了一个寒颤，把头偎在费云帆肩上，他挽紧我，惊觉的问：“怎么了？”“我高兴我们活在现代里，”我说：“可是，今天的现代，到数千年后又成了过去，所以，只有生存的这一刹那是真实的，是存在的！”我凝视他：“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生命，不是吗？”他很深切很深切的望着我，然后，他忽然拥住我，吻了我的唇。“我爱你，紫菱。”他说。

我沉思片刻。“在这月光下，在这废墟中，在这种醉人的气氛里，我真有些相信，你是爱我的了。”我说。

“那么，你一直不认为我爱你？”他问。

“不认为。”我坦白的说。

“那么，我为什么娶你？”

“为了新奇吧！”“新奇？”“我纯洁，我干净，我年轻，这是你说的，我想，我和你所交往的那些女人不同。”

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

“继续观察我吧，”他说：“希望有一天，你能真正的认识我！”我们又坐上了马车，继续我们那月夜的漫游，车子缓缓的行驶，我们梦游在古罗马帝国里。一条街又一条街，一小时又一小时，我们一任马车行驶，不管路程，不管时间，不管夜已深沉，不管晓月初坠……最后，我们累了，马也累了，车夫也累了。我们在凌晨四点钟左右才回到家里。

回到了“家”，我心中仍然充斥着那月夜的幽情，那古罗马的气氛与情调。我心深处，洋溢着一片温馨，一片柔情，一片软绵绵，懒洋洋的醉意。我当着云帆的面前换上睡衣，这次，我没有要他“转开头去”。

于是，我钻进了毛毯，他轻轻的拥住了我，那样温柔，那样细腻，那样轻手轻脚，他悄悄的解开了我睡衣上的绸结，衣服散开了，我紧缩在他怀中，三分羞怯，三分惊惶，三分醉意，再加上三分迷□□的诗情——我的意识仍然半沉醉在那古罗马的往日繁华里。“云帆。”我低低唤着。

“是的。”他低低应着。

“想知道我许的愿吗？”我悄声问。

“当然。”他说：“但是，不勉强你说。”

“我要告诉你。”我的头紧倚着他的下巴，我的手怯怯的放在他的胸膛上。“第一个愿望是：愿绿萍和楚濂的婚姻幸福。第二个愿望是：愿——我和你永不分离。”

他屏息片刻。然后，他俯下了头，吻我的唇，吻我的面颊，吻我的耳垂，吻我的颈项……我的睡衣从我的肩上褪了下去，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两匹白马，驰骋在古罗马的街道上……那白马，那梦幻似的白马，我摇身一变，我们也是一对白马，驰骋在风里，驰骋在雾里，驰骋在云里，驰骋在烟里，驰骋在梦里……呵，驰骋！吵吵吵吵吵！吵吵向那甜蜜的永恒！于是，我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妇人，这才成为了他真正的妻子。接下来的岁月，我们过得充实而忙碌，从不知道这世界竟那样的广阔，从不知道可以观看欣赏的东西竟有那么多！仅仅是罗马，你就有看不完的东西，从国家博物馆到圣彼得教堂，从米开兰基罗到贝里尼，从梵蒂冈的壁画到历史珍藏，看之不尽，赏之不绝。我几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收集完了罗马的“印象”。然后，云帆驾着他那辆红色的小跑车，带着我遍游欧洲，我们去了法国、西德、希腊、瑞士、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白天，漫游在历史古迹里，晚上，流连在夜总会的歌舞里，我们过着最潇洒而写意的生活。可是，到了年底，我开始有些厌倦了，过多的博物馆，过多的历史，过多的古迹，使我厌烦而透不过气来，再加上欧洲的冬天，严寒的气候，漫天的大雪……都使我不习惯，我看来苍白而消瘦，于是，云帆结束了我们的旅程，带我回到罗马的家里。

一回到家中，就发现有成打的家书在迎接着我，我坐在壁炉的前面，在那烧得旺旺的炉火之前，一封一封的拆视着那些信件，大部份的信都是父亲写的，不嫌烦的，一遍遍的问我生活起居，告诉我家中一切都

好，绿萍和楚濂也平静安详……。绿萍和楚濂，我心底隐隐作痛，这些日子来，他们是否还活在我心里？我不知道。但是，当这两个名字映入我的眼帘，却仍然让我内心抽痛时，我知道了；我从没有忘记过他们！我继续翻阅着那些信件，然后，突然间，我的心猛然一跳，我看到一封楚濂写来的信！楚濂的字迹！我的呼吸急促了，我的心脏收紧了，我像个小偷般偷眼看云帆，他并没有注意我，他在调着酒。于是，我拆开了信封，急急的看了下去，那封信简短而潦草，却仍然不难读到一些刺心的句子：

“……你和费云帆想必已游遍了欧洲吧？当你坐在红磨坊中喝香槟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在遥远的、海的彼岸，有人在默默的怀念你？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台湾的小树林？和那冬季的细雨绵绵！我想，那些记忆应该早已淹没在西方的物质文明里了吧？”

……绿萍和我很好，已迈进典型的夫妇生活里，我早上上班，晚上回家，她储蓄了一日的牢骚，在晚上可以充分的向我发挥……我们常常谈到你，你的怪僻，你的思想，你的珠帘，和你那一帘幽梦！现在，你还有一帘幽梦吗？……”

信纸从我手上滑下去，我呆呆的坐着，然后，我慢慢的拾起那张信纸，把它投进了炉火中。弓着膝，我把下巴放在膝上，望着那信纸在炉火里燃烧，一阵突发的火苗之后，那信笺迅速的化为了灰烬。我拿起信封，再把它投入火中，等到那信封也化为灰烬之后，我抬起头来，这才发现，云帆正默默的凝视着我。我张开嘴，想解释什么，可是，云帆对我摇了摇头，递过来一杯调好了的酒。“为你调的，”他说。“很淡很淡，喝喝看好不好喝？”

我接过了酒杯，啜了一口，那酒香醇而可口。

“你教坏了我，”我说：“我本来是不喝酒的。”

他在我身边坐下来，火光映红了他的面颊。

“喝一点酒并不坏，”他说：“醺然薄醉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他盯着我：“明天，想到什么地方去玩吗？”

“不，我们才回家，不是吗？我喜欢在家里待着。”

“你真的喜欢这个‘家’吗？”他忽然问。

我惊跳，他这句话似乎相当刺耳。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哦，不，没有意思，”他很快的说，吻了吻我的面颊。“我只希望能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你已经给我了。”我说，望着炉火。“你看，火烧得那么旺，怎么还会不温暖呢？”

他注视了我一段长时间。

“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他说，站了起来，去给他自己调酒了。我继续坐在炉边，喝干了我的杯子。

这晚，我睡得颇不安宁，我一直在做恶梦，我梦到小树林，梦到雨，梦到我坐在楚濂的摩托车上，用手抱着他的腰，疾驰在北新公路上，疾驰着，技技技技技驰着……他像卖弄特技似的左转弯，右转弯，一面驾着车子，他一面在高声狂叫：“我爱紫菱！我爱紫菱！我爱紫菱！我发誓#####我发誓#”然后，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我尖叫，发狂般的尖叫，车子翻了，满地的血，摩托车的碎片……我狂喊着：

“楚濂！吵吵吵吵吵！”

有人抱住了我，有人在摇撼着我，我耳边响起云帆焦灼的声音：“紫菱！醒一醒！紫菱！醒一醒！你在做恶梦！紫菱！鬚鬚鬚鬚鬚！”我蓦然间醒了过来，一身的冷汗，浑身颤抖。云帆把我紧紧的拥在怀里，他温暖有力的胳膊抱紧了我，不住口的说：

“紫菱，我在这儿！紫菱，别怕，那是恶梦！”

我冷静了下来，清醒了过来，于是，我想起我在呼叫着的名字，那么，他都听到了？我看着他，他把我放回到枕头上，用棉被盖紧了我，他温柔的说：

“睡吧！继续睡吧！”我阖上了眼睛，又继续睡了。但是，片刻之后，我再度醒过来，却看到他一个人站在窗子前面，默默的抽着香烟。我假装熟睡，悄悄的注视他，他一直抽烟抽到天亮。

新的一年开始了。天气仍然寒冷，漫长的冬季使我厌倦，罗马的雕像和废墟再也引不起我的新奇感，珍娜的通心粉已失去了当日的可口，过多的奶酪没有使我发胖，反而使我消瘦了。云帆对我温柔体贴，我对他实在不能有任何怨言。我开始学习做一些家务，做一些厨房的工作，于是，我发现，主妇的工作也是一种艺术，一双纤巧的、女性的手，可以给一个家庭增加多少的乐趣。春天来临的时候，我已会做好几样中国菜了，当云帆从他的餐厅里回来，第一次尝到我做的中菜时，他那样惊讶，那样喜悦，他夸张的、大口大口的吃着菜，像一个饿了三个月的馋鬼！他吮嘴，他咂舌，他赞不绝口：

“我真不相信这是你做的，”他说：“我真不相信我那娇生惯养的小妻子也会做菜！我真不相信！”他大大的摇头，大大的咂舌，一连串的说：“真不相信！真不相信！真不相信！”

我笑了。从他的身后，我用胳膊抱着他的脖子，把我的头贴在他的耳边，我低语：

“你是个好丈夫！你知道吗？”

他握住了我缠绕在他脖子上的手。

“紫菱！”他温柔的叫。

“嗯？”我轻应着。“已经是春天了，你知道吗？”

“是的。”“在都市里，你或者闻不出春天的气息，但是一到了郊外，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是春天了。”

“你有什么提议吗？”我问。

“是的，”他把我拉到他的面前来，让我坐在他膝上，他用胳膊怀抱着我：“记得我曾告诉你，我在郊外有一个小木屋？”我点点头。“愿意去住一个星期吗？”

我再点点头。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带了应用物品，开车向那“小木屋”出发了，在我的想像里，那距离大约是从台北到碧潭的距离，谁知，我们一清早出发，却足足开了十个小时，到了黄昏时分，才驶进了一个原始的，有着参天巨木的森林里。

“你的小木屋在森林里吗？”我惊奇的问。

“小木屋如果不在森林里，还有什么情调呢？”

我四面张望着，黄昏的阳光从树隙中筛落，洒了遍地金色的光点。是的，这是春天，到处都充满了春的气息，树木上早已抽出了新绿，草地上一片苍翠，在那些大树根和野草间，遍生着一丛丛的野百合，那野百合的芳香和树木青草的气息混合着，带着某种醉人的温馨。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仰视蓝天白云，俯视绿草如茵，我高兴的叫着说：

“好可爱的森林！你怎么不早点带我来？”

“一直要带你来，”他笑着：“只因为缺少一些东西。”

“缺少一些东西？”我愕然的问。

他笑着摇摇头。“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车子在森林里绕了好几个弯，沿途我都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小木屋”，于是，我知道了，这儿大概是个别墅区，欧洲人最流行在郊外弄一栋小巧玲珑的房子作别墅。那么，这森林里必定有湖，因为，划船、钓鱼，和他们的“度假”是不可分的事情。果然，我看到了湖，在森林中间的一个湖泊，好大好大的湖，落日的光芒在湖面上闪烁，把那蓝滟滟的湖水照射成了一片金黄。我深深叹息。

“怎么？”他问我。“一切的‘美’都会使我叹息。”我说：“造物怎能把世界造得这样神奇！”“你

知道造物造得最神奇的东西是什么？”他问。

“是什么？”“你。”我凝视他，有种心痛似的柔情注进了我的血管，绞痛了我的心脏。一时间，我有一种冲动，想告诉他一些话，一些最最亲密的话，但是，我终于没有说出口。因为，话到嘴边，楚濂的影子就倏然出现，我如何能摆脱掉楚濂？不，不行。那么，我又如何能对云帆撒谎？不，也不行。于是，我沉默了。

车子停了，他拍拍我的肩。

“喂，发什么呆？我们到了。”

我警觉过来，这才惊奇的发现，我们正停在一栋“小木屋”的前面！哦，小木屋！这名副其实的木屋呀！整栋房子完全是用粗大、厚重的原木盖成的，原木的屋顶，原木的墙，原木的房门！这屋子是靠在湖边的，有个木头搭的楼梯可直通湖面，在那楼梯底下，系着一条小小的小木船。我正在打量时，一个老老的意大利人跑了过来，他对云帆叽哩咕噜的说了一串话，我的意大利文虽然仍旧差劲，却已可略懂一二，我惊奇的望着云帆说：“原来你已经安排好了？你事先就计划了我们要来，是吗？”我望着那意大利人。“这人是你雇佣的吗？”

“不，他在这一带，帮每家看看房子，我们十几家每家给他一点钱。”房门开了，我正要走进去，却听到了两声马嘶。我斜睨着云帆，低档的说：“那是不可能的！别告诉我，你安排了两匹马！”

“世界上没有事是不可能的！”他笑着说：“你往右边走，那儿有一个马栏！”我丢下了手里拎着的手提箱，直奔向屋子右边的马栏，然后，我立即看到了那两匹马，一匹高大的，有着褐色的、光亮的皮毛，另一匹比较小巧，却是纯白色的。它们站立在那儿，优美，华贵，骄傲的仰首长嘶。我叹息着，不停的叹息着。云帆走到我身边来，递给我一把方糖。

“试试看，它们最爱吃糖！”

我伸出手去，两匹马争着在我手心中吃糖，舌头舔得我痒酥酥的。我笑着，转头看云帆。

“是你的马吗？”他问。

“不是。是我租来的，”他说，“我还没有阔气到白养两匹马放着的的地步。但是，假若你喜欢，我们也可以把它买下来。”

我注视着云帆。“你逐渐让我觉得，金钱几乎是万能的！”

“金钱并不见得是万能的，”他说：“我真正渴求的东西，我至今没有买到过。”他似乎话中有话，我凝视着他，然后，我轻轻的偎进了他的怀里。“你有钱并不希奇，”我低语：“天下有钱的人多得很，问题是你如何去运用你的金钱，如何去揣测别人的需要和爱好，这与金钱无关，这是心灵的默契。”我抬眼看他，用更低的声音说：“谢谢你，云帆。我一直梦想，骑一匹白马，驰骋在一个绿色的森林里，我不知道，

我真可以做到。你总有办法，把我的梦变成真实。”他挽紧了我，一时间，我觉得他痉挛而颤栗。

“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把我的梦变成真实。”他喃喃的说。

我怔了怔，还没有体会出他的意思，他已经挽着我，走进了那座“小木屋”！天哪！这是座单纯的小木屋吗？那厚厚的长毛地毯，那烧得旺旺的壁炉，那墙上挂的铜雕，那矮墩墩的沙发，那铺在地毯上的一张老虎皮……以及那落地的长窗，上面垂满了一串串的珠帘！“云帆！”我叫着，喘息着。跑过去，我拂弄那珠帘，窗外，是一览无际的湖面。“你已经先来布置过了！”

“是的，”他走过来，搂着我。“上星期，我已经来布置了一切，这珠帘是刚订做好的。”

我泪眼迷蒙。“云帆，”我哽塞的说：“你最好不要这样宠我，你会把我宠坏！”“让我宠坏你吧，”他低语。“我从没有宠过什么人，宠人也是一种快乐，懂吗？”我不太懂，我真的不太懂。噢，如果我多懂一些！但是，人类是多么容易忽略他已到手的幸福呀！

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自备的晚餐。然后，我们并坐在壁炉前面，听水面的风涛，听林中的松籁，看星光的璀璨，看湖面的光。我们叹息着，依偎着，世界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了我们的小木屋，我们的森林，我们的湖水，我们的梦想，和我们彼此！云帆抱起了他的吉他，他开始轻轻弹奏。我想起他那次把手指弹出血的事，于是，我说：

“不许弹太久！”“为什么？”我躺在地毯上，把头枕在他的膝上，我仰望着他的脸，微笑的说：“你已经娶到了我，不必再对我用苦肉计了。”

他用手搔着我腋下，低声骂：

“你是个没良心的小东西！”

我怕痒，笑着滚开了，然后，我又滚回到他身边来。

“你才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呢！”我说。

“为什么？”“人家一”我咬咬嘴唇：“怕你弄伤手指！”

“怎么？”他锐利的注视我：“你会心痛吗？”

“哼！”我用手刮他的脸：“别不害臊了！”

于是，他开始弹起吉他来，我躺在地毯上听。炉火染红了我们的脸，温暖了我们的脸。吉他的音浪从他指端奇妙的轻泻出来，那么柔美，那么安详，那么静谧！他弹起一帘幽梦来，反复的弹着那最后一段，我阖上眼睛，忍不住跟着那吉他声轻轻唱着：

“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种？

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

他抛下了吉他，扑下身来，他把他的嘴唇压在我的唇上。我的胳膊软软的绕住了他的脖子，我说：

“云帆！”“嗯？”他继续吻我。“我愿和你一直这样厮守着。”

他震动了一下。“甚至不去想楚濂吗？”他很快的问。

我猝然睁开眼睛，像触电般的跳了起来，我相信我的脸色一定变得苍白了，所有的喜悦、安详，与静谧都从窗口飞走，我愤怒而激动。“你一定要提这个名字吗？”我说。

他坐直了身子，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了，他的声音冷淡而苛刻：“这名字烧痛了你吗？经过了这么久，这名字依然会刺痛你吗？”我拒绝回答，我走开去，走到窗边，我坐在那儿，默然的瞪视着窗外的湖水。室内很静，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声门响，我倏然回头，他正冲出了门外，我跳起来，追到房门口，他奔向马栏，我站在门口大声喊：

“云帆！”他没有理我，迅速的，我看到他骑在那匹褐色的马上，疾驰到丛林深处去了。我在门口呆立了片刻，听着那穿林而过的风声，看着月光下那树木的幢幢黑影，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折回到屋里来，关上房门，我蜷缩的坐在炉火前面，心里恍恍惚惚，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只觉得满心抽痛。把头埋在膝上，我开始低档的哭泣。我哭了很久很久，夜渐渐的深了，炉火渐渐的熄灭，但他一直没有回来。我越来越觉得孤独，越来越感到恐惧，我就越哭越厉害。最后，我哭得头发昏了，我哭累了，而且，当那炉火完全熄灭之后，室内竟变得那么寒冷，我倒在那张老虎皮上，蜷缩着身子，一面哭着，一面就这样睡着了。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有人走了进来，有人弯身抱起了我，我仍然在抽噎，一面喃喃的，哽咽的叫着：

“云帆！云帆！”“是的，紫菱，”那人应着，那么温暖的怀抱，那么有力的胳膊，我顿时睁开了眼睛，醒了。云帆正抱着我，他那对黝黑的眼睛深切而怜惜的看着我，我大喊了一声，用手紧紧的抱着他的脖子，我哭着说：

“云帆，不要丢下我！云帆，你不要生我的气吧！”

“哦，紫菱，哦，紫菱！”他抱紧我，吻着我的面颊，他的眼眶潮湿，声音颤栗。“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生你的气，我不该破坏这么好的一个晚上，都是我不好，紫菱！”

我哭得更厉害，而且开始颤抖，他把我抱进了卧室，放在床上，用大毛毯层层裹住我，想弄热我那冰冷的身子。一面焦灼的，反复的吻着我，不住口的唤着我的名字：

“紫菱，别哭！紫菱，别哭！紫菱！哦，我心爱的，你别哭吧！”我仍然蜷缩着身子，仍然颤抖，但是，在他那反复的呼唤下，我逐渐平静了下来，眼泪虽止，颤抖未消，我浑身像冰冻一般寒冷。他试着用身子来温热我，把我紧紧的抱在怀中，他躺在我身边，他那有力的胳膊搂紧了我。我瑟缩的蜷在他怀里，不停的抽噎，不停的痉挛，于是，他开始吻我，吻我的鬓边，吻我的耳际，吻我的面颊，吻我的唇，他的声音震

颤而焦灼的在我耳边响着：“你没事吧？紫菱？你好了一点了吗？你暖和了吗？紫菱？”他深深叹息，用充满了歉意的声调说：“原谅我，紫菱，我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真的，紫菱。”

我把头埋进了他那宽阔的胸怀中，在他那安全而温暖的怀抱里，我四肢的血液恢复了循环，我的身子温热了起来。我蜷缩在那儿，低档的细语：

“你以后不可以这样丢下我，我以为……我以为……”我噤着：“你不要我了！”想到他跑走的那一刹那，我忍不住又打了个寒战。他很快的托起我的下巴，深深的审视着我的眼睛，然后，他大大的叹了口气。“我怎会不要你？傻瓜！”他喑哑的说，然后，他溜下来，用他的唇热烈的压在我的唇上。

第二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昨夜的不愉快，早就在泪水与拥抱中化解，新的一天，充满了活泼的朝气与美好的阳光。我一清早就起了床，云帆把为我准备好的衣服放在我面前。自从来欧洲后，我从来没有为“穿”伤过脑筋，因为，云帆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来装扮我，他给我买各种不同的服装，总能把我的打扮得新颖而出色。我想，学室内设计的人天生对一切设计都感兴趣，包括服装在内。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套黑色的紧身衣裤，长统马靴，一件鲜红色滚金边的大斗篷，和一顶宽边的黑帽子，我依样装扮，揽镜自视，不禁“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我像个墨西哥的野女郎，”我说。“或者是吉卜赛女郎！反正，简直不像我了。”他走到我的身后，从镜子里看我。

“你美丽而清新，”他说：“你从不知道你自己有多美！有多可爱！”我望着镜子，一时间有些迷惑。真的，我从小认为自己是只丑小鸭，可是，镜子中那张焕发着光彩的脸庞，和那娇小苗条的人影却是相当动人的。或者，我只该躲开绿萍，没有她的光芒来掩盖我，我自己也未见得不是个发光体！又或者，是该有个云帆这样的男人来呵护我，照顾我，使我散发出自己的光彩来。我正出着神，云帆已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走吧，野丫头，你不是心心念念要骑马吗？”

啊！骑马！飞驰在那原野中，飞驰在那丛林里！我高兴的欢呼，领先跑了出去。那匹白马骄傲的看着我，我走过去，拍了拍它的鼻子，又喂了它两粒方糖。它是驯良而善解人意的小东西，立即，它亲热的用它的鼻子碰触着我的下巴，我又笑又叫又躲，因为它弄了我满脸的口水。云帆把马鞍放好，系稳了带子，他看着我：“你可以上去了。”他说。

“啊呀！”我大叫：“我从没有骑过马，我根本不敢上去，它那么高，我怎么上去？”

“我抱你上去！”他笑着说，话没说完，已经把我举上了马背，帮我套好马镫，又把马缰放进了我手里，他笑嘻嘻的望着我：“任何事情都要有个第一次，骑马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这匹马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它不会摔了你，何况，还有我保护着你呢！你放心的骑吧！”

我不放心也不成，因为马已经向前缓缓的跑出去了，我握紧了马缰，紧张得满头大汗。云帆骑着他的褐

色马赶了过来，和我缓辔而行，不时指点我该如何运用马缰、马鞭，和马刺。只一忽儿，我就放了心，而且胆量也大了起来，那匹马确实十分温驯，我一拉马缰，向前冲了出去，马开始奔跑起来，我从不知道马的冲力会这样大，差点整个人滚下马鞍，云帆赶了过来，叫着说：“你玩命吗？紫菱？慢慢来行吗？你吓坏了我！”

我回头看他，对着他嘻笑。

“你看我不是骑得好妹的吗？”

“你生来就是个冒险家！”他叫着：“现在，不许乱来，你给我规规矩矩的骑一段！”

哦，天是那样的蓝，树是那样的绿，湖水是那样的清澈，野百合是那样的芳香……我们纵骑在林中，在湖岸，在那绿色的草地上，在那林荫夹道的小径中。阳光从树隙里筛落，清风从湖面拂来，我们笑着、追逐着，把无尽的喜悦抖落在丛林内。纵骑了整个上午，回到小屋内之后，我又累又乏，浑身酸痛。躺在壁炉前面，我一动也不能动了。云帆做了午餐，用托盘托到我面前来，他说：

“觉得怎样？”“我所有的骨头都已经散了！”我说：“真奇怪，明明是我骑马，怎么好像是马骑我一样，我似乎比马还累！”

云帆笑了起来。“谁叫你这样任性，一上了马背就不肯下来！”他把烤面包喂进我的嘴里。“你需要饱餐一顿，睡个午觉，然后我们去划划船，钓钓鱼。晚上，我们可以吃新鲜的活鱼汤！”

我仰躺在那儿，凝视着他。

“云帆，”我叹息的说：“我们过的是怎样一份神仙生活啊！”是的，那年夏天，我们几乎都在这小木屋中度过了，划船、游泳、钓鱼、骑马……我们过的是神仙生活，不管世事的生活。我的骑马技术已经相当娴熟，我可以纵辔自如，那匹白马成了我的好友。我们常并骑在林内，也常垂钓在湖中。深夜，他的吉他声伴着我的歌声，我们唱活了夜，唱热了我们的心。那是一段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只是，我们都非常小心的避免再提到楚濂。当冬季再来临的时候，湖边变得十分寒冷，生长在亚热带的我，一向最怕忍受的就是欧洲的冬季。于是，这年冬天，云帆带着我飞向了旧金山，因为，他说，他不能再不管旧金山的业务了。

旧金山的气候永远像台湾的春天，不冷也不热。他只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在他的业务上，他最大的本领，就是信任帮他办事的朋友，奇怪的是，那些朋友居然没有欺骗过他。他从不和我谈他的生意，但我知道，他是在越来越成功的路上走着。因为，他对金钱是越来越不在意了。

我们在美国停留了半年，他带着我游遍了整个美国，从西而东，由南而北，我们去过雷诺和拉斯维加斯，我初尝赌博的滋味，曾纵赌通宵，乐而忘返。我们参观了好莱坞，去了狄斯耐乐园。我们又开车漫游整个黄石公园，看那地上沸滚的泥浆和那每隔几小时就要喷上半天空的天然喷泉。我们到华盛顿看纪念塔，去纽约参观联合国，南下到佛罗里达，看那些发疯的美国女人，像沙丁鱼般排列在沙滩上，晒黑她们的皮肤。

又北上直到加拿大，看举世闻名的尼加拉大瀑布。半年之内，我们行踪不定，却几乎踏遍了每一寸的美国领土。

就这样，时光荏苒，一转眼，我们结婚，离开台湾，已经整整两年了。这天，在我们旧金山的寓所里，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常收到云帆的信，知道你们在国外都很惬意，我心堪慰。绿萍与楚濂已搬出楚家，另外赁屋居住，年轻一代和长辈相处，总是很难适应的，年来绿萍改变颇多。楚漪今年初已赴美，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并于今年春天和陶剑波结婚了，双双在美，似乎都混得不错。只是我们长一辈的，眼望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离家远去，不无唏嘘之感！早上揽镜自视，已添不少白发。只怕你异日归来，再见到爸爸时，已是萧萧一老翁了。”

握着信，我呆站在窗口，默然凝思。一股乡愁突然从心中油然而起，我想起我的卧室，我的珠帘，我们那种满玫瑰和扶桑的花园，那美丽的美丽的家！我想起父亲、母亲、绿萍……和我们共有的那一段金黄色的日子！我也想起楚濂，陶剑波，楚漪……和我们那共有的童年！我还想起台北的雨季，夏日的骄阳……奇怪，去了半个地球之后，我却那么强烈的怀念起地球那边那个小小的一隅！我的家乡！我的故国！我所生长的地方！云帆悄悄的走了过来，从我身后抱住了我。“你在想什么？”他温柔的问。“你对窗外已经发了半小时呆了，窗外到底有些什么？”

“除了高楼大厦之外，一无所有。”我说。

“哦？”他低应了一声，沉默片刻之后，他问：“是谁写来的信？”我把父亲的来信递给了他。

第二天，云帆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嚷：

“收拾箱子，紫菱！”“又要出门吗？”我惊奇的问：“这次，你想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他走向我，伸手递给我两张机票，我接过来，中华航空公司，直飞台北的单程票！我喘了一口气，仰起头来，我含泪望着云帆，然后，我大喊了一声：

“云帆！你是个天才！”

扑向了他，我给了他热烈的一吻。

还有什么喜悦能够比重回到家中更深切？还有什么喜悦能比再见到父母更强烈？为了存心要给他们一个意外，我没有打电报，也没有通知他们。因此，直到我们按了门铃，阿秀像发现新大陆般一路嚷了进去：

“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

父亲和母亲从楼上直冲下来，这才发现我们的归来。他们站在客厅里，呆了，傻了，不敢相信的瞪着我们。我冲了过去，一把抱住母亲的脖子，又哭又笑的吻着她，一叠连声的喊着：“是我！妈妈，我回来了！是我！妈妈！”我再转向父亲，扑向他的怀里。“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天哪！”母亲叫，用手揉着眼睛，泪水直往面颊上流。“真是你？紫菱？我没有做梦？”

我又从父亲怀里再扑向母亲。

“妈妈，真的是我！真的#####”我拚命亲她，抱她。“妈妈，我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哦！”父亲喘了一口大气。“你们怎么这样一声不响的就回来了？”

我又从母亲怀里转向父亲，搂住他的脖子，我把面颊紧贴在他的面颊上。“哦，爸爸，”我乱七八糟的嚷着：“你一点都没有老！你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你骗我！你根本没有白头发！你还是个美男子！”“哦呀，”父亲叫着，勉强想维持平静，但是他的眼眶却是潮湿的。“你这个疯丫头！云帆，怎么你们结婚了两年多，她还是这样疯疯癫癫的呀？”

云帆站在室内，带着一个感动的笑容，他默默的望着我们的“重聚”。听到父亲的问话，他耸了耸肩，笑着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怕再过十年，她还是这副样子！”

母亲挤过来，把我又从父亲怀里“抢”了过去，她开始有了真实感了，开始相信我是真的回来了！握着我的手臂，她上上下下的打量我，又哭又笑的说：

“让我看看你，紫菱！让我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哦！紫菱，你长大了，你变漂亮了！你又美又可爱！”

“那是因为你好久没有看到我的缘故，妈妈！我还是个丑丫头！”“胡说！”母亲喊：“你一直是个漂亮的孩子！”

“好了，舜涓，”父亲含泪笑着：“你也让他们坐一坐吧，他们飞了十几个小时呢！”

“哦！”母亲转向云帆了。“你们怎么会忽然回来的？是回来度假还是长住？是为了你那个餐馆吗？你们会在台湾待多久？…”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等不及答案的问题。云帆笑了，望着我，他说：“我想，”他慢吞吞的说：“我们会回来长住了，是吗？紫菱？或者每年去欧洲一两个月，但却以台湾为家，是吗？紫菱？”哦！善解人意的云帆，他真是个大天才！我拚命的点头，一个劲儿的点头。“哦呀！”母亲叫：“那有多好！那么，你们先住在 这儿吧，紫菱，你的卧房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呢！你窗子上的那些珠帘，我们也没动过，连你墙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画儿，也还贴在那儿呢！”母亲永远称我那些“艺术海报”为“乱七八糟的画儿”，我高兴的叫着：“是吗？”就一口气冲上了楼，一下子跑进我的屋子里。

哦，重临这间卧室是多大的喜悦！多亲密的温馨！我走到窗前，拨弄着那些珠子，抚摸我的书桌，然后，我在床上坐了下来，用手托着下巴，呆愣愣的看着我那盏有粉红色灯罩的小台灯。母亲跟了进来，坐在我身边，我们母女又重新拥抱了一番，亲热了一番，母亲再度审视我，一遍又一遍的打量我，然后，她握住了我的手，亲昵的问：

“一切都好吗？紫菱？云帆有没有欺侮过你？看你这身打扮，他一定相当宠你，是吗？”

“是的，妈妈。”我由衷的说：“他是个好丈夫，我无法挑剔的好丈夫，他很宠我，依顺我，也——”我微笑着：“从没有再交过女朋友！”“哦！”母亲欣慰的吐出一口长气来，低语着说：“总算有一个还是幸福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惊觉的望着母亲，把握着云帆还没有上楼的机会，我问：“怎么？绿萍不幸福吗？”

“唉！”母亲长叹了一口气，似乎心事重重，她望了我一眼，用手抚摸着我已长长的头发，她说：“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紫菱，他们相处得很坏。最近，他们居然闹着要离婚！我不了解他们，我不了解楚濂，也不了解绿萍。现在，你回来了，或者一切都会好转了。有机会，你去劝劝他们，跟他们谈谈，你们年轻人比较能够谈得拢，而且，你们又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母亲的这番话使我整个的呆住了。楚濂和绿萍，他们并不幸福！他们处得很坏！他们要离婚！可能吗？我默然良久，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处得不好？”

“我也不知道。”母亲又叹了口气：“反正，绿萍已不是当年的绿萍了，她变了！自从失去一条腿后，她就变了！她脾气暴躁，她性格孤僻，她首先就和你楚伯母闹得不愉快，只好搬出去住，现在又和楚濂吵翻了天。哦…”母亲忽然惊觉的住了口：“瞧我，看到你就乐糊涂了，干嘛和你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呢？还是谈谈你吧！”她神秘的看了看我，问：“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吗？”“什么消息？”我不解的问。“你——”她又对我神秘的微笑：“有没有了？”

“有没有？”我更糊涂了。

“孩子呀！”母亲终于说了出来：“云帆不年轻了，你也该生了，别学他们老是避孕。”

“学谁？”我红了脸。“绿萍呀，她就不要孩子！其实，他们如果能有个孩子，也不至于天天吵架了。”“哦！”我有些失神的笑笑。“不，我们没有避，只是一直没有，我想，这事也得听其自然的！”

“回台湾后准会有！”母亲笑着。“亚热带的气候最容易怀孩子，你放心！”这谈话的题材使我脸红，事实上，我根本没想过生儿育女的问题。但是，我的心神却被绿萍和楚濂的消息扰乱了，他们不要孩子？他们天天吵架？我精神恍惚了起来，母亲还在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父亲和云帆及时走了进来，打断了母亲的述说，也打断了我的思绪。父亲笑着拍拍母亲的肩：“好哦，你们母女马上就躲在这儿说起悄悄话来了！舜涓，你还不安排一下，该打电话给绿萍他们，叫他们来吃晚饭！还要通知云舟。同时，也该让云帆和紫菱休息一会儿，他们才坐过长途的飞机！”“哦，真的！”一句话提醒了母亲，她跳起来：“我去打电话给绿萍，假若她知道紫菱回来了，不乐疯了才怪呢！”

“噢！”我急急的说：“叫绿萍来并不妥当吧，她的腿不方便，不如我去看她！”“她已经装了假肢，”父亲说：“拄着拐杖，她也能走得很稳了，两年多了，到底不是短时间，她也该可以适应她的残疾了。你去看她反而不好！”

“怎么？”我困惑的问。

“她家里经常炊烟不举，如何招待你吃晚饭？”

“哦——”我拉长了声音。“他们没有请佣人吗？”

“他们请的，可是经常在换人，现在又没人做了。”父亲深深的看了我一眼。“绿萍是个很难侍候的主妇！”

我的困惑更深了，绿萍，她一向是个多么温柔而安静的小妇人呀！可是……他们都在暗示些什么？我越来越糊涂了，越来越不安了。父亲再看了我们一眼：

“你们小睡一下吧！等一会儿我来叫你们！”

“哦，爸爸！”我叫：“我这么兴奋，怎么还睡得着？”

“无论如何，你们得休息一下！”父亲好意的、体贴的笑着，退了出去，并且，周到的为我们带上了房门。

室内剩下了我和云帆，他正默默的望着我，脸上有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走近了我，他低语：

“这下好了，你马上可以和你的旧情人见面了！”

我倏然抬起头来，厉声的喊：

“云帆！”他蹲下身子，一把捉住了我的手。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深刻的、严肃的、郑重的表情，他凝视着我的眼睛，清晰的说：“听我说！紫菱！”我望着他。“是我要你的父亲马上找楚濂来，”他说：“是我要你今天就见到他们，因为你迟早要见到的！他们夫妇似乎处得并不好，他们似乎

在酝酿着离婚，我不知道这事对你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已经把你带回来了！”他深深的、深深的看着我。“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你要冷静，你要运用你的思想。同时，我要告诉你，我永远站在你的身边！”

我注视着他，然后我把头依偎进了他的怀里。

“为什么你要带我回来？”我低问。

“我要找寻一个谜底。”

“我不懂。”“你不用懂，那是我的事。”他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想家了。”抬起头来，我再注视他。

“云帆！”我低叫。“嗯？”他温柔的看着我。

“你说你永远站在我身边？”

“是的。”“我也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我由衷的说。

“是什么？”“我是你的妻子。”我们相对注视，然后，他吻了我。

“够了，”他低语：“我们都不必再说什么多余的话了，不是吗？”他摸摸我的面颊。“现在，试着睡一睡，好不好？”

“我不要睡，”我说，“我猜想绿萍他们马上会来，而且，我要到厨房去找妈妈说话——我不累，真的。”

他点点头，微笑着。“最起码，你可以换件衣服吧！我很虚荣，我希望我的小妻子看起来容光焕发！”我笑了，吻了吻他的鼻尖。

“好了，你是我的主人，安排我的一切吧！我该穿那一件衣服？”我们的箱子，早就被阿秀搬进卧室里来了。

半小时后，我穿了一件鹅黄色软绸的长袖衬衫，一条鹅黄色底有咖啡色小圆点的曳地长裙，腰上系着鹅黄色的软绸腰带。淡妆的施了脂粉，梳了头发，我长发垂肩，纤腰一握，镜里的人影飘逸潇洒。云帆轻吹了一声口哨，从我身后一把抱住我的腰。“你是个迷人的小东西！”他说。

对镜自视，我也有些儿眩晕。

“妈妈说得对，”我说：“你改变了我！”

“是你长大了，”云帆说：“在你的天真中再加上几分成熟，你浑身散发着诱人的光彩！”

我的脸发热了，用手指头刮着脸羞他。

“你少‘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你知道我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够了！”他又话中有话。我瞪了他一眼，无心去推测他话里的意思，翻开箱子，我找出带给父亲母亲的礼物，由于回来得太仓促，东西是临时上街去买的，幸好云帆是个阔

丈夫，在需要用钱的时候从未缺少过，这也省去许多麻烦。我给父亲的是两套西装料，都配好了调和色的领带和手帕。给母亲的是一件貂皮披肩。拿着东西，我冲下了楼，高声的叫着爸爸妈妈，母亲从厨房里冲了出来，看着那披肩，她就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拥着那软软的皮毛，她一面擦眼泪，一面说：

“我一直想要这样一件披肩。”

“我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母亲含泪望我。

“我是你的女儿，不是吗？”我说。

于是，母亲又一下子拥抱住了我，抱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礼物后的表情却和母亲大不相同，他审视那西装料和领带手帕，很感兴趣的问：

“这是谁配的色？”“云帆。”我说。他再上上下下的打量我。

“你的服装呢？”“也是他，他喜欢打扮我。”

父亲掉头望着云帆，他眼底闪烁着一层欣赏与爱护的光芒，把手压在云帆的肩上，他说：

“我们来喝一杯酒，好吗？”

我望着他们，他们实在不像个父亲和女婿，只像一对多年的知交，但是，我深深的明白，他们是彼此欣赏，彼此了解的。礼物被捧上楼去了，我又挑了一个小别针送给阿秀，赢得阿秀一阵激动的欢呼。我再把给绿萍和楚濂的东西也准备好，绿萍是一瓶香水，楚濂的是一套精致的袖扣和领带夹。东西刚刚准备妥当，门铃已急促的响了起来，云帆很快的扫了我一眼，我竭力稳定自己的情绪，但是，我的心却跳得比门铃还急促。绿萍，绿萍，别来无恙乎？楚濂，楚濂，别来无恙乎？首先走进客厅的是绿萍，她拄着拐杖，穿着一件黑色的曳地长裙，长裙遮住了她的假肢，却遮不住她的残缺，她走得一跷一拐。一进门，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她胖了，往日的轻盈苗条已成过去，她显得臃肿而迟钝。我跑过去，一把握住她的手，我叫着说：

“绿萍，你好？我想死你们了！”

“是吗？”绿萍微笑着望着我，把我从头看到脚，漫不经心似的问：“你想我还是想楚濂？”

再也料不到我迎接的第一句话竟是这样的！我呆了呆，立即有些手足失措。然后，我看到了楚濂，他站在绿萍身后，和绿萍正相反，他瘦了！他看来消瘦而憔悴，但是，他的眼睛却依然晶亮，依然有神，依然带着灼灼逼人的热力，他一瞬也不瞬的盯着我。“紫菱，你在国外一定生活得相当好，你漂亮清新得像一只刚出浴的天鹅！”他说，毫不掩饰他声音里的赞美与欣赏。也毫不掩饰他的眼睛里的深情与激动。

“哈！”绿萍尖锐的说：“丑小鸭已经蜕变成了天鹅，天鹅却变成了丑小鸭！爸爸，妈！你们注定了有一对女儿，分饰天鹅与丑小鸭两个不同的角色！”

云帆大踏步的走了过来，把我挽进了他的臂弯里。

“紫菱！”他说：“不要让你姐洋一直站着，她需要坐下来休息。”“是的，”我应着，慌忙和云帆一块儿退开去。

“云帆！”绿萍尖声说，脸上带着一份嘲弄的笑。“我虽然残废，也用不着你来点醒呵！倒是你真糊涂，怎会把这只美丽的小天鹅带回台湾来！你不怕这儿到处都布着猎网吗？你聪明的话，把你的小天鹅看看紧吧！否则，只怕它会拍拍翅膀飞掉了！”“绿萍！”楚濂蹙着眉头，忍无可忍的喊：“紫菱才回来，你别这样夹枪带棒的好不好？”

“怎么？”绿萍立即转向楚濂，她仍然在笑，但那笑容却冷酷而苛刻：“我正在劝我妹夫保护我的妹妹，这话难道也伤到你了吗？”“绿萍！”楚濂恼怒的喊，他的面色苍白而激动，他重重的喘着气，却显而易见在努力克制自己不马上发作。

“哎呀，”云帆很快的说，笑着，紧紧的挽住我。“绿萍，谢谢你提醒我。其实，并不是在台湾我需要好好的看紧她，在国外，我一样提心吊胆呢！那些意大利人，天知道有多么热情！我就为了不放心，才把她带回来呢！”

“云帆，”我勉强的微笑着。“你把我说成了一个风流鬼了！”“哈哈！”云帆纵声大笑。“紫菱，我在开玩笑，你永远是个最专一的妻子！不是吗？”

不知怎的，云帆这句话却使我脸上一阵发热。事实上，整个客厅里的这种气氛都压迫着我，都使我透不过气来。我悄眼看绿萍，她正紧紧的盯着我，于是，我明白，她什么都知道了！楚濂一定是个傻瓜，会把我们那一段告诉她！不过，也可能，楚濂没有说过，而是她自己体会出来的。我开始觉得，我的回国，是一件完全错误的决定了。

父亲走了过来，对于我们这种微妙的四角关系，他似乎完全体会到了。他把手按在绿萍的肩上，慈爱的说：

“绿萍，坐下来吧！”绿萍顺从的坐了下去，长久的站立对她显然是件很吃力的事情。阿秀倒了茶出来，戴着送我送的别针。于是，我突然想起我要送绿萍和楚濂的礼物。奔上楼去，我拿了礼物下来，分别交给绿萍和楚濂，我笑着说：

“一点小东西，回来得很仓促，没有时间买！”

绿萍靠在沙发中，反复看那瓶香水，那是一瓶著名的“CHANELNO. 5”，她脸上浮起一个讽刺性的微笑，抬起眼睛来，她看着我说：“紫菱，你很会选礼物！CHANELNO. 5！有名的香水！以前玛丽莲梦露被记者访问，问她晚上穿什么睡觉？她的回答是CHANELNO. 5！因此，这香水就名噪一时了！可惜，我不能只穿这个睡觉！紫菱，你能想像一个有残疾的人，穿着CHANELNO. 5睡觉吗？”

我瞠目结舌，做梦也想不到绿萍会说出这样一篇话来！楚濂又按捺不住了，他大声的叫：

“绿萍！人家紫菱送东西给你，可不是恶意！”

绿萍迅速的掉头看着楚濂：

“用不着你来打抱不平！楚濂！我们姐妹有我们姐妹间的了解，不用你来挑拨离间！” “我挑拨离间吗？” 楚濂怒喊，额上青筋暴露！ “绿萍！你真叫人无法忍耐！” “没有人要 你忍耐我！” 绿萍吼了回去。“你不想忍耐，尽可以走！你又没有断掉腿，是谁拴住你？是 谁让你来忍受我？”

“绿萍！” 母亲忍不住插了进来。“今天紫菱刚刚回来，一家人好不容易又团聚在一起了，你们夫妻吵架，好歹也等回去之后再吵，何苦要在这儿大呼小叫，破坏大家的兴致！”

“妈妈，你不知道，” 绿萍咬牙说，“楚濂巴不得吵给大家听呢！尤其是今天这种场合！此时不吵，更待何时？是吗？楚濂？你安心在找我麻烦，是吗？楚濂？”

楚濂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红一阵，他的手握着沙发的靠背，握得那么紧，他的手指都陷进沙发里去了。他的呼吸剧烈的鼓动着胸腔，他哑声的说：

“绿萍，我看我们还是回去的好。”

“哈！” 绿萍怪叫：“你舍得吗？才来就走？”

“好了！” 父亲忽然喊，严厉的看着绿萍和楚濂：“谁都不许走！你们吃完晚饭再走！要吵架，回去再吵！你们两个人维持一点面子好吗？” “面子？” 绿萍大笑。“爸爸，你知道吗？我们这儿就是一个面子世界！大家都要面子而不要里子，即使里子已经破成碎片了，我们还要维持面子！”

“绿萍，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父亲问。

“我自从缺少一条腿之后，” 绿萍立即接口：“能运用的就只有一张嘴，难道你们嫌我 做了跛子还不够，还要我做哑巴吗？” “跛子！” 楚濂叫，他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了。“我 为你这一条腿，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

“你后悔吗？” 绿萍厉声叫：“你还来得及补救，现在紫菱已经回来了，要不要……”

楚濂一把用手蒙住了绿萍的嘴，阻止了她下面的话。我惊愕的望着他们，于是，我的眼光和楚濂的接触了，那样一对燃烧着痛楚与渴求的眼光！这一切的事故击碎了我，我低喊了一声：“天哪！”就转身直奔上了楼，云帆追了上来，我们跑进卧室，关上了房门。立即，我坐在床头，把头扑进手心中，开始痛哭失声。云帆蹲在我面前，捉住了我的双手。

“紫菱！” 他低喊：“我不该带你回来！”

“不不！” 我说：“我为绿萍哭，怎么样也想不到她会变成这样子！” 我抬眼看着云帆。“云帆，人类的悲剧，就在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呢？” 他深深的凝视着我 说：“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用手揽住他的头，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知道，云帆，我们要留下来，在台湾定居。同时，要帮助绿萍和楚濂。”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

“你在冒险，只怕救不了火，却烧了自己。”他低语。“但是，或者我是傻瓜，我要留下来，”他咬了咬牙：“看你如何去救这场火！”

一帘幽梦 18

一星期后，我和云帆迁进了我们的新居，那是在忠孝东路新建的一座豪华公寓里。四房两厅，房子宽敞而舒适，和以往我们住过的房子一样，云帆又花费了许多精力在室内装饰上，客厅有一面墙，完全是用竹节的横剖面，一个个圆形小竹筒贴花而成。橘色地毯，橘色沙发，配上鹅黄色的窗帘。我的卧室，又和往常一样，有一面从头到底的珠帘，因为这间卧室特别大，那珠帘就特别醒目，坐在那儿，我像进了蓝天咖啡馆。云帆对这房子并不太满意，他说：

“总不能一直住在你父母那儿，我们先搬到这儿来住住，真要住自己喜欢的房子，只有从买地画图，自己设计开始，否则永不会满意。”他揽住我。“等你决定长住了，让我来为你设计一个诗情画意的小别墅。”

“我们不是已经决定长住了吗？”我说。

“是吗？”他看了我一眼，似笑非笑的。“只怕你……引火焚身，我们就谁也别想长住。”

“你不信任我？云帆？”

“不是你把你自已交给我的，紫菱，”他深思的说，靠在沙发上。“是命运把你交给我的，至今，我不知道命运待我是厚是薄，我也不知道命运对我下一步的安排是什么。”他吸了一口烟，喷出一个大大的烟圈。“我只知道一件事，那个楚濂，他在千方百计想找机会接近你。”

“我们说好不再为这问题争执，是不是？”我说：“你明知道，我只是想帮助他们！”

他走近了我，凝视着我的眼睛。

“但愿我真知道你想做些什么！”他闷声的说，熄掉了烟蒂。“好了，不为这个吵架，我去餐厅看看，你呢？下午想做些什么？”“我要去看看绿萍。”我坦白的说：“趁楚濂去上班的时候，我想单独跟绿萍谈

谈。你知道，自从我回来后，从没有机会和绿萍单独谈话。”他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然后，他吻了吻我。

“去吧！祝你幸运！”“怎么？”我敏感的问。

“你那个姐姐，现在是个难缠的怪物！你去应付她吧！但是，多储蓄一点儿勇气，否则，你非败阵而归不可！”他顿了顿，又说：“早些回来，晚上我回家接你出去吃晚饭！”

于是，这天午后，我来到绿萍的家里。

我没有先打电话通知，而是突然去的，因为我不想给她任何心理上的准备。她家住在敦化南路的一条小巷里，是那种早期的四层楼公寓，夹在附近新建的一大堆高楼大厦中，那排公寓显得黯淡而简陋。大约由于绿萍上楼的不方便，他们租的是楼下的一层，楼下唯一的优点，是有个小小的院子。我在门口站立了几秒钟，然后，我伸手按了门铃。

门内传来绿萍的一声大吼：

“自己进来！门又没有关！”

我伸手推了推门，果然，那门是虚掩着的。我走进了那水泥铺的小院子。才跨进去，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从里面冲出来，差点和我撞了一个满怀。我吓了一跳，又听到绿萍的声音从室内转了出来：

“阿珠，你瞎了眼，乱冲乱撞的！”

那叫阿珠的小姑娘慌忙收住了脚步，一脸的惊恐，她对室内解释似的说：“我听到门铃响，跑出来开门的！”

“别人没有腿，不会自己走呀！”绿萍又在叫：“你以为每个客人都和你家太太一样，要坐轮椅吗？”

我对那惊慌失措的阿珠安慰的笑了笑，低声说：

“你是新来的吧？”“我昨天才来！”阿珠怯怯的说。“我还没有习惯！对不起撞了你！”“没关系！”我拍拍她的肩。“太太身体不好，你要多忍耐一点呵！”小阿珠瞪大了眼睛，对我一个劲儿的点头。

“喂！紫菱！”绿萍把头从纱门里伸了出来，直着脖子叫：“我早就看到是你了，你不进来，在门口和阿珠鬼鬼祟祟说些什么？那阿珠其笨如牛，亏你还有兴趣和她谈话，这个时代，用下女和供祖宗差不多！三天一换，两天一换，我都要被她们气得吐血了！”我穿过院子，推开纱门，走进了绿萍的客厅。绿萍正坐在轮椅上，一条格子布的长裙遮住了她的下半身。这已是夏天了，她上身穿着件红色大花的衬衫，与她那条格子长裙十分不配。我奇怪，以前绿萍是最注重服装的，现在，她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了。她的头发蓬乱，而面目浮肿，她已经把她那头美好的长发剪短了，这和我留长了一头长发正相反。

“紫菱，你随便坐吧！别希望我家里干干净净，我可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收拾房间！”

我勉强的微笑着，在沙发上坐下来，可是，我压着了一样东西，使我直跳了起来，那竟是绿萍的那只假腿！望着那只腿，我忽然觉得心中一阵反胃，差点想呕吐出来。我从不知道一只栩栩如生的假腿会给人这样

一种肉麻的感觉，而最让我惊奇的，是绿萍居然这样随意的 把它放在沙发上！而不把它放在壁橱里或较隐蔽的地方，因为，无论如何，这总不是一件让人看了愉快的东西。

我的表情没有逃过绿萍尖锐的目光。

“哦，怎么了？”她嘲弄的问：“这东西使你不舒服吗？可是，它却陪伴了我两年多了！”

“啊，绿萍！”我歉然的喊，勉强压下那种恶心的感觉。“我为你难过。”“真的吗？”她笑笑。“何苦呢？”推着轮椅，她把那只假腿拿到卧室里去了。我很快扫了这间客厅一眼，光秃秃的墙壁，简单的家具，零乱堆在沙发上的报纸和杂志，磨石子的地面上积了一层灰尘……整个房间谈不上丝毫的气氛与设计，连最起码的整洁都没有做到。我想起绿萍穿着一袭绿色轻纱的衣服，在我家客厅中翩然起舞的姿态，不知怎的，我的眼眶不由自主的潮湿了。绿萍推着轮椅从卧室里出来了，同时，阿珠给我递来了一杯热茶。“还喝得惯茶吗？”绿萍的语气里又带着讽刺。“在国外住了那么久，或者你要杯咖啡吧！”

“不不，”我说：“我在国外也是喝茶。”

“事实上，你即使要咖啡，我家也没有！”绿萍说，上上下下的打量我。我已经有了先见之明，故意穿得很随便、很朴实，我穿的是件粉红色的短袖衬衫，和一条纯白色的喇叭裤。但是，我发现，即使是这样简单的装束，我仍然刺伤了她，因为，她的眼光在我那条喇叭裤上逗留了很久很久。然后，她抬头直视我的眼睛：“你来得真不凑巧，紫菱，楚濂下午是要上班的。”她说，颇有含意的微笑着。

“我知道他下午在上班，”我坦率的凝视着她。“我是特地选他不在家的时间，来看你的。”

“哦！”她沉吟片刻，唇边浮起一个揶揄的笑。“到底是我亲爱的小妹妹，居然会特地来看我！”

“绿萍，”我叫，诚恳的望着她。“请你不要这样嘲弄我，好吗？我是很真心很真心的来看你，我觉得，我们姐妹间可以开诚布公的谈话，像以前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一样，那时候，我们不是很亲密吗？”

“是的，”绿萍的笑容消失了，她眼底竟浮起一丝深深的恨意。“那时候，我们很亲密，我甚至于把不可告人的秘密都告诉你了。但是，我那亲爱的小妹妹却从没有对我坦白过！”“哦，绿萍，”我蹙紧眉头。“我很抱歉，真的！”

“抱歉什么？”她冷笑了起来。“抱歉我失去了一条腿吗？抱歉你对我的施舍吗？”“施舍？”我不解的问。

“是的，施舍！”她强调的说：“你把楚濂施舍给我！你居然把你的爱情施舍给我！你以为，这样子我就会幸福了？得到一个不爱我的男人，我就幸福了？紫菱，你是天下最大最大的傻瓜！你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错事！紫菱，你知道是什么毁了我吗？不止是失去的一条腿，毁灭我的根源是这一段毫无感情的婚姻！紫菱，你真聪明，你真大方，你扼杀了我整个的一生！”“啊！”我惊愕的、悲切的看着她。“绿萍，你不能把所有的罪过归之于我，我总不是恶意……”

“不把罪过归之于你，归之于谁呢？”她打断了我，大声的嚷：“归之于楚濂，对吗？”

“不！”我摇头，“楚濂也没有恶意……”

“是的，你们都没有恶意！是的，你们都善良！是的，你们都神圣而伟大！你们是圣人！是神仙！可是，你们把我置之何地呢？你们联合起来欺骗我，让我相信楚濂爱的是我，让我去做傻瓜！然后，你们这些伟人，你们毁掉了我，把我毁得干干净净了！”“哦，绿萍！”我叫着，感到额上冷汗：“你怎么会知道？怎么会知道？”“怎么会知道？”她压低了声音，幽幽的自语着。“紫菱，我不会一辈子当傻瓜！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你心里总会有数。你知道我们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吗？你知道他可以一两个月不碰我一下吗？你知道他作梦叫的都是你的名字吗？你知道他常深宵不睡，坐在窗前背你那首见鬼的一帘幽梦吗？你知道这两年多的日子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都站在我和他的中间吗？……”“哦！”我用手支住额，低档的喊：“我的天！”

“怎么会知道？”她又重复了一句。“我们彼此折磨，彼此怨恨，彼此伤害……直到大家都忍无可忍，于是，有一天，他对我狂叫，说他从没有爱过我！他爱的是你！为了还这条腿的债他才娶我！他说我毁了他，我毁了他！哈哈！”她仰天狂笑：“紫菱！你是我亲密的小妹妹，说一句良心话！到底我们是谁毁了谁？”我望着绿萍，她乱发蓬发，目光狂野，我骤然发现，她是真的被毁掉了！天哪，人类能够犯多大的错误，能够做多么愚蠢的事情！天哪，人类自以为是万物之灵，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智，于是，人类会做出最莫名其妙的事情来。我深吸了一口气，明知道现在说任何话都是多余，我仍然忍不住，勉强的吐出一句话来：

“绿萍，或者一切还来得及补救，爱情是需要培养的，如果你和楚濂能彼此迁就一点……”

“迁就？”绿萍又冷笑了起来，她盯着我。“我为什么要迁就他？弄断了我一条腿的是他！不是吗？害我没有出国留学的是他！不是吗？欺骗我的感情的也是他，不是吗？我还要去迁就他吗？紫菱！你不要太天真了，让我告诉你一事实吧，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一个人，就是楚濂！”

我张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绿萍，我从没有听过一种声音里充满了这么深的仇恨！不到三年以前，我还听过绿萍对我低诉她的爱情，她的梦想，曾几何时，她却如此咬牙切齿的吐出楚濂的名字！哦，人类的心灵是多么狭窄呀！爱与恨的分野居然只有这么细细的一线！我呆了！我真的呆了！面对着绿萍那对发火的眼睛，那张充满仇恨的面庞，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们相对沉默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我的声音软弱而无力。

“那么，绿萍，你们预备怎么办呢？就这样彼此仇视下去吗？”“不。”她坚决的说：“事情总要有一个了断！我已经决定了，错误的事不能一直错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我和他离婚！”“离婚！”我低喊：“你怎能如此容易就放弃一个婚姻？那又不是小孩子扮家家，说散就散的事情！绿萍，你要三思而行

啊，失去了楚濂，你再碰到的男人，不见得就比 楚濂好！”

“失去？”她嗤之以鼻。“请问，你从没有得到过的东西，如何失去法？”“这……”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紫菱，你不要再幼稚吧！”绿萍深深的看着我：“你以为离婚是个悲剧吗？”“总不是喜剧吧？”我愣愣的说。

“悲剧和喜剧是相对的，”她凄然一笑：“我和楚濂的婚姻，已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你认为我们该维持这个悲剧吗？”

我默然不语。“结束一个悲剧，就是一件喜剧，”她慢吞吞的说：“所以，如果我和楚濂离了婚，反而是我们两个人之幸，而不是我们两个人之不幸。因为，不离婚，是双方毁灭，离了婚，他还可以去追求他的幸福，我也还可以去追求我的！你能说，离婚不是喜剧吗？”我凝视着绿萍，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变成一个口舌伶俐的善辩家了？“好吧，”我投降了，我说不过她，我更说不过她的那些“真实”。“你决定要离婚了？”

“是的！”“离婚以后，你又预备做什么？”

她扬起头来，她的脸上忽然焕发出了光彩，她的眼睛燃亮了。在这一瞬间，我又看到了她昔日的美丽。她抬高下巴，带着几分骄傲的说：“我要出国去！”“出国去？”我惊呼。“怎么？”她尖刻的说：“只有你能出国，我就不能出国了吗？”“我不是这意思，”我讷讷的说：“我只是想知道，你出国去做什么？”“很滑稽，”她自嘲似的笑着：“记得在我们读书的时代，我很用功，你很调皮，我拚命要做一个好学生，要争最高的荣誉，你呢？你对任何事都满不在乎。我想出国，看这个世界有多大，要拿硕士，拿博士！你只想待在台湾，弹弹吉他，写写文章，做一个平凡的人！结果呢？你跑遍了大半个地球，欧洲、美洲，十几个国家！我呢？”她摊了摊手，激动的叫：“却守在这个破屋子里，坐在一张轮椅上！你说，这世界还有天理吗？还有公平吗？”我睁大了眼睛，瞪视着她，我又瞠目结舌了。

“这是机遇的不同，”半晌，我才勉强的说：“我自己也没料到，我会到国外去跑这么一趟。可是，真正跑过了之后，我还是认为：回来最好！”“那是因为你已经跑过了，而我还没有跑过！”她叫着说：“你得到了的东西，你可以不要。但是，你去对一个渴望这件东西而得不到的人说，那件东西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你这算什么呢？安慰还是嘲笑？”

“绿萍，”我忍耐的说：“你知道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你既然那样想出国，你还是可以出去的。”

“我也这样想，所以我已经进行了。”

“哦？”“记得在我结婚的前一天，我曾经撕掉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通知书吗？”我点点头。“我又写了一封信去，我告诉他们，我遭遇了车祸，失去了一条腿，我问他们对我这个少了一条腿的学生还有没有兴

趣，我相信，那条腿并不影响我的头脑！结果，他们回了我一封信！”“哦？”我瞪着她。“他们说，随时欢迎我回去！并且，他们保留我的奖学金！”她发亮的眼睛直视着我：“所以，现在我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和楚濂的婚姻！”我呆呆的看着她，我想，我自从走进这间客厅后，我就变得反应迟钝而木讷了。“楚濂，他同意离婚吗？”我终于问出口来。

“哈构构！”她忽然仰天狂笑，笑得前俯后仰，笑得神经质。“他同意离婚吗？你真会问问题！亏你想得出这种问题！他同意离婚吗？世界上还有比摆脱一个残废更愉快的事吗？尤其是，他所热爱了那么久的那只小天鹅，刚刚从海外飞回来的时候！”“绿萍！”我叫，我想我的脸色发白了。“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吗？哈构构！”她又大笑起来。“你一直到现在，才说出你真正的问题吧？”

“我不懂。”我摇头。“你不懂！我懂。”她说：“等我和楚濂离了婚，你也可以和费云帆离婚，然后，你和楚濂再结婚，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岂不是最美满的大喜剧！”

“绿萍！”我喊：“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她喊：“自从你回来之后，楚濂天天去妈妈家，看妈妈？还是看你？难道你们没有旧情复炽？”“我保证，”我急急的说：“我没有单独和楚濂讲过一句话！”“讲过与没有讲过，关我什么事呢？”她又冷笑了。“反正，我已经决定和楚濂离婚！至于你和费云帆呢——”她拉长了声音，忽然顿住了，然后，她问我：“喂，你那个费云帆，是天字第几号的傻瓜？”“什么？”我浑浑噩噩的问，糊涂了。

“我如果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的话，他起码可以算是天字第二号的大傻瓜！”她说，斜睨着我。

“他为什么娶你？”她单刀直入的问。

我怔了怔。“老实说，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娶我。”我坦率的回答。“我想，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大家都有些儿迷乱，他娶我……或者是为了同情。”

“同情？”绿萍叫：“难道他竟然知道你和楚濂相爱？难道他知道你爱的不是他而是楚濂？”

“他知道。”我低语。“他什么都知道。”

“天哪！”绿萍瞪大了眼睛。“好了，我必须把那个天字第一号傻瓜的位置让给他，我去当天字第二号的了！因为，他比我还傻，我到底还是蒙在鼓里头，以为楚濂爱我而结婚，他却……”她吸口气：“算我服了他了，在这世界上，要找他这样的傻瓜还真不容易呢！”

我对于云帆是天字第几号傻瓜的问题并不感兴趣，我关心的仍然是绿萍与楚濂的问题。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我问：

“你和楚濂已经谈过离婚的问题了？”

“是的，我们谈过了，不止一次，不止一百次，从结婚三个月后就开始冷战，半年后就谈判离婚，如果

不是我们双方父母都干涉得太多的话，说不定早就离了。现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给了我奖学金，你又从国外回来了，我们再也没有继续拖下去的理由了，说不定明天，说不定后天，我们就可以去办手续，双方协议的离婚，只要找个律师签签字就行了。”

她说得那样简单，好像结束一个婚姻就像结束一场儿戏似的。“绿萍，”我幽幽的说：“我回国与你们的离婚有什么关系呢？”“哈！”她又开始她那习惯性的冷笑。“关系大了！紫菱，我谢谢你这些年来的好心，把你的爱人让给了我，现在，我把他还给了你，懂了吗？”

“可是，”我傻傻的说：“一切早就变了，你或者要离婚，而我呢？我还是云帆的太太。”

她锐利的盯着我。“你真爱费云帆吗？”她问：“你爱吗？”

“我……”“哈哈！你回答不出来了！哦，紫菱紫菱，你这个糊涂蛋！你一生做的错事还不够吗？为了你那些见了鬼的善良与仁慈，你已经把我打进了地狱，现在，你还要继续的害费云帆！他凭什么要伴着你的躯壳过日子！我告诉你，我现在以我们姐妹间还仅存的一些感情，给你一份忠告，趁早和费云帆离婚吧，不要再继续害人害己了！我和楚濂的下场，就是你们的好例子！至于你和不和楚濂重归于好，老实说，我根本不关心！你们统统毁灭，我也不关心！”

“绿萍，”我低声喊，心中已经乱得像一团乱麻，她那些尖锐的言辞，她那些指责，她那种“无情”与“冷漠”的态度都把我击倒了。我头昏脑胀而额汗。一种凄凉的情绪抓住了我，我低语：“我们难道不再是亲爱的姐妹了吗？”

“亲爱的姐妹，”她自言自语，掉头看着窗子。“我们过份的亲爱了！人生许多悲剧，就是因为爱而发生的，不爱反而没问题了！”她掠了掠头发：“好吧，总之，我谢谢你来看我这一趟，我想，我们都谈了一些‘真实’的、‘内心’的话，可是，真实往往是很残忍的！紫菱，我但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和你挤在一个被窝里互诉衷曲，但是，请你原谅我，我不再是当年的我了！除了失去一条腿之外，我还失去了很多东西，美丽、骄傲、自负，与信心！我都失去了。或者，你会认为我变得残忍了，但是，现实待我比什么都残忍，我就从残忍中滚过来的！紫菱，不要再去找寻你那个温柔多情的姐姐了，她早就死去了！”

我扑过去，抓住她的手。

“不不，绿萍，”我说：“你不要偏激，一切并没有那么坏……”她从我手中抽出她的手来，冷冷的说：

“你该走了，紫菱，我们已经谈够了，天都快黑了，抱歉，我无意于留你吃晚饭！”“绿萍！”我含着泪喊。

“不要太多愁善感，好吗？”她笑了笑。“你放心，当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会找回我的信心！”她再凝视了我一下。“再见！紫菱！”她是明明白白的下逐客令了，我也不能再赖着不走了。站起身

来，我望着她，一时间，我泪眼迷□。她说对了，我那个温柔多情 的姐姐已经死了！面前这个冷漠的女人，除了残存的一丝野心之外，只有残忍与冷酷！我闭 了闭眼睛，然后，我摔了一下头，毅然的说：

“好吧，再见，绿萍！我祝福你早日拿到那个博士学位，早日恢复你的信心和骄傲！”

“到现在为止，你才说了一句像样的话！”她微笑的说。

我再也不忍心看她，我再也不愿继续这份谈话，我更无法再在屋里多待一分钟，我冲出 了那院子，冲出了那大门。我泪眼模糊，脚步踉跄，在那小巷的巷口，我差一点撞在一辆急 驶进来的摩托车上。车子煞住了，我愕然的站着，想要避开已经绝不可能，楚濂的手一把抓 住了我。“紫菱！”他苍白着脸哑声的叫。“还想要躲开我？”

我呆呆的站着，呆呆的望着他。心中是一片痛楚、迷茫，与混沌。

一帘幽梦 19

二十分钟以后，我和楚濂已经坐在中山北路一家新开的咖啡馆里了。我叫了一杯咖啡， 瑟缩而畏怯的蜷在座位里，眼睛迷迷茫茫的瞪着我面前的杯子。楚濂帮我放了糖和牛奶，他 的眼光始终逗留在我脸上，带着一种固执的、烧灼般的热力，他在观察我，研究我。“你去 看过绿萍了？”他低问。

我点点头。“谈了很久吗？”我再点点头。“谈些什么？”我摇摇头。他沉默了一会 儿，他眼底的那股烧灼般的热力更强了，我在他这种恼人的注视下而惊悸，抬起眼睛来，我 祈求似的看了他一眼，于是，他低 声的、压抑的喊：

“紫菱，最起码可以和我说话吧！”

我颓然的用手支住头，然后，我拿起小匙，下意识的搅动着咖啡，那褐色的液体在杯里 旋转，小匙搅起了无数的涟漪，我看着那咖啡，看着那涟漪，看着那蒸腾的雾气，于是，那 雾气升进了我的眼睛里，我抬起头来，深深的瞅着楚濂，我低语：“楚濂，你是一个很坏很 坏的演员！”

他似乎一下子就崩溃了，他的眼圈红了，眼里布满了红丝，他紧盯着我，声音沙哑而颤 栗：

“我们错了，紫菱，一开始就不该去演那场戏！”

“可是，我们已经演了，不是吗？”我略带责备的说：“既然演了，就该去演好我们所 饰的角色！”

“你在怨我吗？”他敏感地问：“你责备我演坏了这个角色吗？你认为我应该扮演一个 成功的丈夫，像你扮演一个成功的妻子一样吗？是了，”他的声音僵硬了：“你是个好演 员，你没有演坏你的角色！你很成功的扮着费太太的角色！而我，我失败了，我天生不是演 戏的材料！”

“你错了，楚濂，”我慢吞吞的说：“我和你不同，我根本没有演过戏，云帆了解我所 有的一切，我从没有在他面前伪装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瞪着我。“真的吗？”他怀疑的问。

“真的。”我坦白的说。

“哦！”他瞠目结舌，半晌，才颓然的用手支住了额，摇了摇头。“我不了解那个人， 我从不了解那个费云帆！”他沉思片刻。“但是，紫菱，这两年来，你过得快乐吗？”

我沉默了。“不快乐，对吗？”他很快的问，他的眼底竟闪烁着希冀与渴求的光彩。“你不快乐，对吗？所以你回来了！伴着一个你不爱的男人，你永远不会快乐，对吗？”

“哦，楚濂！”我低声说：“如果我说我没有快乐过，那是骗人的话！云帆有几百种花 样，他永远带着各种的新奇给我，这两年，我忙着去吸收，根本没有时间去不快乐。”我侧 头凝思。“我不能说我不快乐，楚濂，我不能说，因为，那是不真实的！”“很好，”他咬 咬牙：“那么，他是用金钱来满足你的好奇了，他有钱，他很容易做到！”

“确实，金钱帮了他很大的忙，”我轻声说：“但是，也要他肯去用这番心机！”他瞅 着我。“你是什么意思？”他闷声说。

“不，不要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和你一样不了解云帆，结婚两年，他仍然对我像一个 谜，我不想谈他。”我抬眼注视楚濂。“谈你吧！楚濂，你们怎么会弄成这样子？怎么弄得 这么糟？”他的脸色苍白而憔悴。

“怎么弄得这么糟！”他咬牙切齿的说：“紫菱，你已经见过你的姐姐了，告诉我，如 何和这样一个有虐待狂的女人相处？”“虐待狂！”我低叫：“你这样说她是不公平的！她 只是因为残废、自卑，而有些挑剔而已！”

“是吗？”他盯着我：“你没有做她的丈夫，你能了解吗？当你上了一天班回家，餐桌 上放着的竟是一条人腿，你有什么感想？”“哦！”我把头转开去，想着刚刚在沙发上发现 的那条腿，仍然反胃、恶心，而心有余悸。“那只是她的疏忽。”我勉强的说：“你应该原 谅她。”“疏忽？”他叫：“她是故意的，你懂不懂？她以折磨我为她的乐趣，你懂不懂？ 当我对她说，能不能找个地方把那条腿藏起来，或者干脆带在身上，少拿下来。你猜她会怎 么说？她说：‘还我一条真腿，我就用不着这个了！’你懂了吗？她是有意在折

磨我，因为 她知道我不爱她！她时时刻刻折磨我，分分秒秒折磨我，她要我痛苦，你懂了没有？”

我痛楚的望着楚濂，我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我已经见过了绿萍，我已经和她谈过 话，我知道，楚濂说的都是真的。我含泪瞅着楚濂。“楚濂，你为什么要让她知道？让她知 道我们的事？”

他凝视我，然后猝然间，他把他的手压在我的手上，他的手灼热而有力，我惊跳，想抽 回我的手，但他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注视着我，他的眼睛热烈而狂野。

“紫菱，”他哑声说：“只因为我不能不爱你！”

这坦白的供述，这强烈的热情，一下子击溃了我的防线，泪水迅速的涌进了我的眼眶， 我想说话，但我已语不成声，我只能低档的、反复的轻唤：

“楚濂，哦，楚濂！”他扑向我，把我的手握得更紧。

“相信我，紫菱，我挣扎过，我尝试过，我努力要忘掉你，我曾下定决心去当绿萍的好 丈夫。但是，当我面对她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你，当她埋怨我耽误了她的前程的时候，我想 到的也是你。面对窗子，我想着你的一帘幽梦，骑着摩托车，我想着你坐在我身后，发丝摩 擦着我的面颊的情景！那小树林……哦，紫菱，你还记得那小树林吗？每当假日，我常到那 小树林中去一坐数小时，我曾像疯子般狂叫过你的名字，我也曾像傻瓜般坐在那儿偷偷掉 泪。哦，紫菱，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实在不该为了一条腿付出那么高的代 价！”

一滴泪珠落进了我的咖啡杯里，听他这样坦诚的叙述令我心碎。许多旧日的往事像闪电 般又回到了我的面前，林中的狂喊，街头的大叫，窗下的谈心，雨中的漫步……哦，我那疯 狂而傻气的恋人！是谁使他变得这样憔悴，这样消瘦？是谁让我们相恋，而又让我们别离？ 命运弄人，竟至如斯！我泪眼模糊的说：“楚濂，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有用的，紫菱！”他热烈的说：“你已经见过绿萍了？”

“是的。”“她说过我们要离婚吗？”

“是的。”“你看！紫菱，我们还有机会。”他热切的紧盯着我，把我的手握得发痛。“以前，我们做错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补救！我们不要让错误一直延续下去。我离婚 后，我们还可以重续我们的幸福！不是吗？紫菱？”

“楚濂！”我惊喊：“你不要忘了，我并不是自由之身，我还有一个丈夫呢！”“我可 以离婚，你为什么不能离婚？”

“离婚？”我张大眼睛。“我从没有想过我要离婚！我从没想过！”“那是因为你不知 道我要离 婚！”他迫切的、急急的说：“现在你知道了！你可以开始想这个问题了！紫菱， 我们已经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难道还不够吗？这两年多的痛苦与相思，难道还不够吗？紫 菱，我没有停止过爱你，这么多日子以

来，我没有一天停止过爱你，想想看吧，紫菱，你舍得再离开我？”我慌乱了，迷糊了，我要抽回我的手，但他紧握不放，他逼视着我，狂热的说：“不不！别想抽回你的手，我不会放开你，我再也不会放开你了！两年前，我曾经像个傻瓜般让你从我手中溜走，这次，我不会了，我要把你再抓回来！”

“楚濂，”我痛苦的喊：“你不要这样冲动，事情并没有你想像的这么简单。你或者很容易离婚，但是，我不行！我和你的情况不同……”“为什么不行？”他闪烁的大眼睛直逼着我：“为什么？他不肯离婚？他不会放你？那么，我去和他谈！如果他是个有理性的男人，他就该放开你！”

“噢，千万不要！”我喊：“你千万不能去和他谈，你有什么立场去和他谈？”“你爱我，不是吗？”他问，他的眼睛更亮了，他的声音更迫切了。“你爱我吗？紫菱！你敢说你 不爱我吗？你敢说吗？”

“楚濂，”我逃避的把头转开。“请你不要逼我！你弄得我情绪紧张！”他注视着我，深深的，深深的注视着我。然后，忽然间，他放松了紧握着我的手，把身子靠进了椅子上。他用手揉了揉额角，喃喃的、自语似的说：

“天哪！我大概又弄错了，两年的时间不算短，我怎能要求一个女孩子永远痴情？她早就忘记我了！在一个有钱的丈夫的怀抱里，她早就忘记她那个一无所有的男朋友了！”

“楚濂！”我喊：“你公平一点好吗？我什么时候忘记过你？”泪水滑下我的面颊：“在罗马，在法国，在森林中的小屋里……我都无法忘记你，你现在这样说，是安心要咒 我……”

“紫菱！”他的头又扑了过来，热情重新燃亮了他的脸，他的声音中充满了狂喜的颤抖：“我知道你不会忘了我！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得太深了！从你只有五、六岁，我就知道你，从你梳着小辫子的时代，我就知道你！紫菱，你原谅我一时的怀疑，你原谅我语 无伦次！再能和你相聚，再能和你谈话，我已经昏了头了！”他深深的吸了口气：“现在，既然你也没有忘记我，既然我们仍然相爱，请你答应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和他离婚，嫁给我！紫菱，和他离婚，嫁给我！”

我透过泪雾，看着他那张充满了焦灼、渴望、与热情的脸，那对燃烧着火焰与渴求的眼睛，我只觉得心弦抽紧而头晕目眩，我的心情紊乱，我的神志迷茫，而我的意识模糊。我只能轻轻叫着：“楚濂，楚濂，你要我怎么说？”

“只要答应我！紫菱，只要你答应我！”他低嚷着，重重的喘着气。“我告诉你，紫菱，两年多前我就说过，我和绿萍的婚姻，是个万劫不复的地狱！现在，我将从地狱里爬起来，等待你，紫菱，唯有你，能让我从地狱里转向天堂！只有你！紫菱！”“楚濂，”我含泪摇头：“你不懂，我有我的苦衷，我不敢答应你任何话！”“为什么？”他重新握住了我的手：“为什么？”

“我怎样对云帆说？我怎样对云帆开口？他和绿萍不同，这两年多以来，他完全是个无法挑剔的丈夫！”

“可是，你不爱他，不是吗？”他急急的问。“你说的，他也知道你不爱他！”“是的，他知道。”“那么，你为什么要维持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他咄咄逼人。“难道因为他有钱？”

“楚濂！”我厉声喊。他立即用手支住额，辗转的摇着他的头。

“我收回这句话！”他很快的说：“我收回！请你原谅我心慌意乱。”我望着他，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我沉默了，他也沉默了，我们默然相对，彼此凝视，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不开口。可是，就在我们这相对凝视中，过去的一一点一滴都慢慢的回来了。童年的我站在山坡上叫楚哥哥，童年的我爬在地上玩弹珠，童年的我在学骑脚踏车……眼睛一眨，我们大了，他对我的若即若离，我对他的牵肠挂肚，绿萍在我们中间造成的疑阵，以至于那大雨的下午，他淋着雨站在我的卧室里，那初剖衷肠时的喜悦，那偷偷约会的甜蜜，那小树林中的高呼……我闭上了眼睛，仰靠在椅子上，于是，我听到他的声音，在低低的呼唤着：“我爱紫菱！我爱紫菱！我爱紫菱！”

我以为那仍然是我的回想，可是，睁开眼睛来，我发现他真的在说。泪水又滑下了我的面颊，我紧握了他的手一下，我说：“如果我没有回国，你会怎样？”

“我还是会离婚。”“然后呢？”“我会写信追求你，直到把你追回来为止！”

“楚濂，”我低徊的说：“天下的女孩子并不止我一个！”

“我只要这一个！”他固执的说。

“什么情况下，你会放弃我？”

“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放弃你！”他说，顿了顿，又忽然加了一句：“除非……”

“除非什么？”我追问。

“除非你不再爱我，除非你真正爱上了别人！这我没有话讲，因为我再也不要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但是……”他凝视我：“不会有这个‘除非’，对吗？”

我瞅着他，泪眼凝注。

“答应我！”他低语，低得像耳语：“请求你，紫菱，答应我！我有预感，费云帆不会刁难你的。”

“是的，”我说：“他不会。”

“那么，你还有什么困难呢？”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继续瞅着他：“你真的这样爱我？楚濂？你真的还要娶我？楚濂？”

“我真的吗？”他低喊：“紫菱，我怎样证明给你看？”他忽然把手压在桌上的一个燃烧着蜡烛的烛杯上。“这样行吗？”他问，两眼灼灼的望着我。

“你疯了！”我叫，慌忙把他的手从烛杯上拉下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的手心迅速的褪掉了一层皮，肉色焦黑。“你疯了！”我摇头。“你疯了！”泪水成串的从我脸上滚下，我掏出小手帕，裹住了他受

伤的手。抬眼看他，他只是深情款款的凝视着我。“相信我了吗？”他问。

“我相信，我一直相信！”我啜泣着说。

“那么，答应我了吗？”

我还能不答应吗？我还能拒绝吗？他是对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有什么意义？绿萍也是对的，我不要再害人害己了，费云帆凭什么要伴着我的躯壳过日子？离婚并不一定是悲剧，没有感情的婚姻才是真正的悲剧！我望着楚濂，终于，慢慢的#####我点了头。“是的，”我说：“我答应了你！”

他一把握紧了我的手，他忘了他那只手才受过伤，这紧握使他痛得咧开了嘴。但是，他在笑，他的唇边堆满了笑，虽然他眼里已蓄满了泪。“紫菱，我们虽然兜了一个大圈子，可是，我们终于还是在一起了。”“还没有，”我说：“你去办你的离婚手续，等你办完了，我再办我的！”“为什么？”“说不定你办不成功！”我说：“说不定绿萍又后悔了，又不愿和你离婚了。”“有此可能吗？”他笑着问我：“好吧，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一定要我先离了婚，你才愿意离婚，是吗？好吧！我不敢苛求你！我都依你！我——明天就离婚，你是不是明天也离？”

“只要你离成了！”“好，我们一言为定！”

我们相对注视，默然不语。时间飞快的流逝，我们忘了时间，忘了一切，只是注视着，然后，我忽然惊觉过来：

“夜已经深了，我必须回去了！”

“我送你回去。”他说，站起身来，又叹了口气：“什么时候，我不要送你回去，只要伴你回家？”他问：“回我们的家？”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呢？我们走出了咖啡馆，他不理他的摩托车，恳求走路送我。

“和我走一段吧！”他祈求的说：“我承认我在拖时间，多拖一分是一分，多拖一秒是一秒，我真不愿——”他咬牙。“把你送回你丈夫的身边！”

我们安步当车的走着，走在晚风里，走在繁星满天的夜色里，依稀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当年，那偷偷爱恋与约会的岁月里了，他挽紧了我。这一段路程毕竟太短了，只一会儿，我们已经到了我的公寓门口，我站住了，低低的和他说再见。他拉着我的手，凝视了我好久好久，然后，他猝然把我拉进了他的怀里，在那大厦的阴影中，他吻了我，深深的吻了我。

我心跳而气喘，挣脱了他，我匆乙的抛下了一句：“我再和你联络！”就跑进公寓，一下子冲进了电梯里。

用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客厅的时候，我仍然昏昏噩噩的，我仍然心跳，仍然气喘，仍然神志昏乱而心神不定。我才跨进客厅，就一眼看到云帆，正独自坐在沙发里抽着香烟，满屋子的烟雾弥漫，他面前的咖啡桌

上，一个烟灰缸里已堆满了烟蒂。“你好，”他轻声的说， 喷出一口烟雾。“你这个夜游的女神。”我站住了，怔在那儿，我听不出他声音里是不是有 火药味。“我想，”他再喷出一口烟来。“你已经忘了，我们曾约好一块儿吃晚饭！”天！ 晚饭，我晚上除了喝了杯咖啡之外，什么都没吃，至于和云帆的“约会”#我早已忘到九霄 云外去了。我站着，默然不语，如果风暴马上要来临的话#我也只好马上接受它。反正，我 要和他离婚了！他熄灭了烟蒂，从沙发深处站起身来，他走近了我，伸出手来，他托起我的 下巴，审视着我的脸，和我的眼睛。我被动的站着，被动的望着他，等待着风暴的来临。但 是，他的脸色是忍耐的，他眼底掠过一抹痛楚与苦涩，放下手来，他轻声的说：“你看来又 疲倦又憔悴，而且，你哭过了！你需要洗个热水澡，上床去睡觉—”他顿了顿，又温柔的 问：“你吃过晚饭吗？”

我迷惘的摇了摇头。“瞧，我就知道，你从不会照顾自己！”他低叹一声。“好了，你 去洗澡，我去帮你弄一点吃的东西！”

他走向了厨房。我望着他的背影，怎么？没有责备吗？没有吵闹吗？没有愤怒吗？没有 风暴吗？我迷糊了！但是，我是真的那样疲倦，那样乏力，那样筋疲力尽，我实在没有精神 与精力来分析这一切了。我顺从的走进卧室，拿了睡衣，到浴室里去了。

当我从浴室里出来，他已经弄了一个托盘，放在床边的床头柜上，里面是一杯牛奶，一 个煎蛋，和两片烤好的土司。

“你必须吃一点东西！”他说。

我吃了，我默默的吃了，始终没说过一句话，他看着我吃完，又看着我躺上了床，他帮 我把棉被拉好，在我额上轻吻了一下，低声说：“睡吧，今晚，什么都不要去想，好吗？”

拿着托盘，他走出了卧室。

他整夜没有回到卧房里来，我睡醒醒，下意识的窥探着他，他坐在客厅里，抽烟一直 抽到天亮。

三天以后，楚濂和绿萍正式离了婚。

消息传来的时候是下午，我正和云帆坐在客厅中。我很消沉，这三天我一直心不在焉而情绪低落，云帆在弹吉他，一面弹，他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我谈话，竭力想鼓起我的兴致。关于那晚我的迟归，以及和绿萍的谈话，他始终没有问过我，我也始终没有提过。

楚濂和绿萍离婚的消息，是母亲的一个电话带来的，我握着听筒，只听到母亲在对面不停的哭泣，不停的叫：

“这是怎么好？结婚才两年多就离了婚！又不是个健健康康的女孩子，将来还有谁要她？……她现在搬回家来住了，她说她要出国去，要马上出国去！哦哦，我怎么那么命苦，刚刚回来一个女儿，又要走一个！哦哦，紫菱，怎么办呢？她出国去，有谁能照顾她呢？哦哦，为什么我们家这么不幸，这么多灾多难！那个楚濂，他居然同意绿萍的提议，他就一点也不能体会女孩子的心，小夫妻闹闹别扭，何至于就真的离婚……”电话听筒似乎被绿萍抢过去了，我听到绿萍的声音，在听筒对面对我大吼：“紫菱！你的时代来临了，我把你的心肝宝贝还给你，祝你幸福无穷，多子多孙！”

电话挂断了，我愕然的握着听筒，我相信我一定脸色苍白。慢慢的，我把电话挂好，回过头来，我接触到云帆的眼睛，他正一瞬也不瞬的望着我。

“绿萍和楚濂离婚了！”我愣愣的说。

“哦？”他继续盯着我。

“绿萍要出国去，”我仓促的说，觉得必须要找一些话来讲，因为我已经六神无主而手足失措。“她又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学金，那学校并不在乎她少不少一条腿。绿萍认为，这是她重新获得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机会！”

“很有理！”云帆简短的说。“我是她，也会这样做！”

我望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无法判断，他话里有没有别的意思，以及他是否已看出我的企图。因为，他整个面部表情，都若有所思而莫测高深的。我局促的站着，不安的踱着步子，于是，蓦然间，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我吃了一惊，下意识的拿起了电话。

“喂？”我说：“那一位？”

“紫菱吗？”对方很快的问，声音里充满了快乐、喜悦，与激情！我闭上了眼睛，天！这竟是楚濂！“我只要告诉你，我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你的呢？”

“我……”我很快的扫了云帆一眼，他斜靠在沙发中，抱着吉他，仍然一瞬也不瞬的看着我，我心慌意乱了。“我……再和你联络，好不好？”我迅速的说。“你在什么地方？”

“我也搬回我父母家了！”他说，压抑不住声音里的兴奋。“你一有确定消息就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急于想挂断电话。

“等一等，紫菱！”楚濂叫：“你没有动摇吧？你没有改变吧？你还记得答应我的诺言吧？”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慌乱的说。

“那么，紫菱，我等你的消息，我一直坐在电话机边等你的消息，不要折磨我，不要让 我等太久，再有一”他深吸了一口气：“我爱你，紫菱！”

我挂断了电话，眼里已充满了泪水。云帆把吉他放在地毯上，站起身来，他慢慢的走到 我的身边。我背靠在架子上，满怀充斥着一种被动的、迷茫的情绪，我瞪大眼睛望着他。他 轻轻的用手托起我的下巴，审视着我的脸和我的眼睛，好半天，他才低沉的问：“谁打来的 电话？楚濂吗？”

我默默的点了点头。“他要什么？”他问。我不语，只是张大眼睛望着他。

“要你离婚，是吗？”他忽然说，紧盯着我，完全直截了当的问了出来。我打了一个寒 战，仍然沉默着。

“很好，”他点了点头，憋着气说：“这就是你救火的结果，是不是？”我眼里浮动着 泪雾，我努力维持不让那泪水滚下来。

“现在，楚濂和绿萍已经离了婚，当初错配了的一段姻缘是结束了。剩下来的问题，应 该是你的了，对不对？只要你也能够顺利的离成婚，那么，你们就可以鸳梦重温了，对不 对？”我继续沉默着。“那么，”他面不改色的问：“你要对我提出离婚的要求吗？”泪水 滑下了我的面颊，我祈求似的看着他，依然不语。我想，他了解我，他了解我所有的意愿与 思想。这些，是不一定要我用言语来表达的。可是，他的手捏紧了我的下巴，他的眼睛变得 严厉而狞恶了。

“说话！”他命令的说：“你是不是要离婚？是不是？你说话！答复我！”我哀求的望 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他喊：“只要把你的心事说出来！你是不是仍然爱着楚濂？ 你是不是希望和我离婚去嫁他？你说！我要你亲口说出来！是不是？”

我张开嘴，仍然难发一语。

“说呀！”他叫：“人与人之间，有什么话是说不出口的？你说呀！你明知道我不是一个刁难的丈夫！你明知道我从没有勉强你做过任何事情！如果你要离婚，只要你说出来，我 绝不刁难你！如果你要嫁给楚濂，我绝不妨碍你！我说得够清楚了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 直不讲话，你要怎么做？告诉我！”我再也维持不了沉默，闭上了眼睛，我痛苦的喊：

“你明知道的！你明知道的！云帆，我嫁你的时候就跟你说明了的，我并没有骗过你！ 现在，你放我自由了吧！放我吧！”很久，他没有说话，我只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那么，你的意思是要离婚了？”终于，他又重复的问了一句。“是的！”我闭着眼睛叫：“是的！适适适适！”

他又沉默了，然后，忽然间，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指坚韧而有力，他喘着气说：

“跟我来！”我睁开眼睛，惊愕的问：

“到什么地方去？”他一语不发，拖着我，他把我一直拖向卧室，我惊惶而恐惧的望着他。于是，我发现他的脸色铁青，他的嘴唇毫无血色，他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焰，充满了狂怒和狰狞。我害怕了，我瑟缩了，我从没有看过他这种表情，他像一只被激怒了的狮子，恨不得吞噬掉整个的世界。他把我拉进了卧室，用力一摔，我跌倒在床上。他走过来，抓住了我的肩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你欠了我一笔债，你最好还一下！”

我还来不及思索他这两句话的意思，他已经扬起手来，像闪电一般，左右开弓的一连给了我十几下耳光，他的手又重又沉，打得我眼前金星直冒，我摔倒在床上，一时间，我以为我已经昏倒了，因为我什么思想和意识都没有了。可是，我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沉重、激怒、感伤，而痛楚的响了起来，清晰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在我心坎上：

“我打了你，我们之间的债算是完了！你要离婚，我们马上可以离婚，你从此自由了！打你，是因为你如此无情，如此无义，如此无心无肝，连最起码的感受力你都没有！自从我在阳台上第一次看到你，我在你身上用了多少工夫，浪费了多少感情，我从没有爱一个女人像爱你这样！你迷恋楚濂，我不敢和他竞争，只能默默的站在一边，爱护你，关怀你。等到楚濂决定和绿萍结婚，我冒险向你求婚，不自量力的以为，凭我的力量和爱心，足可以把楚濂从你的心中除去！我带你去欧洲，带你去美国，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用尽心机来安排一切，来博得你的欢乐和笑容！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再把你带回来，想看看你到底会不会被我所感动，到底还爱不爱楚濂！很好，我现在得到答案了！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心机都是白费，我所有的感情，都抛向了大海，你爱的，依然是楚濂！很好，我当了这么久的傻瓜！妄想你有一天会爱上我！如今，谜底揭晓，我该悄然隐退了！我打了你，这是我第一次打人！尤其，打一个我所深爱的女人！可是，打完了，我们的债也清了！你马上收拾你的东西，滚回你父母的家里去！明天，我会派律师到你那儿去办理一切手续！从此，我希望再也不要见到你！”

他冲出了卧室，我瘫痪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只觉得泪水疯狂般的涌了出来，濡湿了 我的头发和床罩。我听到他冲进了客厅，接着，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他显然在拿那支吉 他出气，我听到那琴弦的断裂声和木板的碎裂声，那“嗡嗡”的声音一直在室内回荡，然后，是大门阖上的那声“砰然”巨响，他冲出去了，整栋房子都没有声音了，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

我仍然躺在床上，等一切声浪都消失了之后，我开始低档的哭泣起来，在那一瞬间，我并不知道自己在

为什么而哭。为挨打？为云帆那篇话？为我终于争取到的离婚？为我忽略掉 的过去？还是为了我的未来？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哭了很久很久，直到落日的光芒斜射进 来，照射在那一面珠帘上，反射着点点金光时，我才突然像从梦中醒来了一般，我慢慢的坐 起身子，软弱、晕眩，而乏力。我溜下了床，走到那一面珠帘前面，我在地毯上坐了下来， 用手轻触着那些珠子。一刹那间，我想起罗马那公寓房子里的珠帘，我想起森林小屋的珠 帘，我想起旧金山居所里的珠帘，以及面前这面珠帘，我耳边依稀荡漾着云帆那满不在乎的 声音：

“如果没有这面珠帘，我如何和你‘共此一帘幽梦’呢？”

我用手抚摸着那帘子，听着那珠子彼此撞击的、细碎的音响。于是，我眼前闪过了一个 又一个的画面；阳台上，我和云帆的初次相逢。餐厅里，我第一次尝试喝香槟。在我的珠帘 下，他首度教我弹吉他。车祸之后，他迫切的向我求婚……罗马的夜，那缓缓轻驶的马车。 森林中，那并肩驰骋的清晨与黄昏……天哪，一个女人，怎能在这样深挚的爱情下而不自 觉？怎能如此疏忽掉一个男人的热情与爱心？怎能 # # # # # 能 # 我抱着膝坐在那儿，默然 思索，悄然回忆。好久好久之后，我才站起身来，走到梳妆台前面。打开台灯，我望着镜 子里的自己，我的面颊红肿，而且仍然在热辣辣的作痛。天！他下手真没有留情！可是，他或 者早就该打我这几耳光，打醒我的意识，打醒我的糊涂。我瞪着镜子，我的眼睛从来没有那 样清亮过，从来没有闪烁着如此幸福与喜悦的光彩，我愕然自问：“为什么？”为什么？我 听到心底有一个小声音在反复低唤：云帆！栽栽栽栽栽！我站起身来，走进了客厅，开亮电 灯，我看到那已被击成好几片的吉他。我小心翼翼的把那些碎片拾了起来，放在餐桌上，我 抚摸那一根一根断裂的琴弦，我眼前浮起云帆为我弹吉他的神态，以及他唱“

“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种？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天哪！人怎能已 经“相知又相逢”了，还在那儿懵懵懂懂？怎能 # # 能 # # # # 我再沉思了片刻，然后，我 冲到电话机旁，拨了楚濂的电话号码：“楚濂，”我很快的说：“我要和你谈谈，一刻钟以 后，我在吴稚晖铜像前面等你！”

十五分钟之后，我和楚濂见面了。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急迫的问：

“怎样？紫菱！你和他谈过了吗？他同意了吗？他刁难你吗……”他倏然住了嘴，瞪视 着我：“老天！”他叫：“他打过你吗？”“是的。”我微笑的说。

“我会去杀掉他！”他苍白着脸说。

“不，楚濂，你不能。”我低语。“因为，他应该打我！”

“什么意思？”他瞪大了眼睛。

“楚濂，我要说的话很简单。”我说：“人生，有许多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也有许多悲 剧，是可以避免的。你和绿萍的婚姻，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幸好，你们离了婚，这个 悲剧算是结束了。你还年轻，你

还有大好前途，你还会找到一个你真正相爱的女孩，那时，你会找回你的幸福和你的快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脸上毫无血色，他的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已经找到那个女孩了，不是吗？我早就找到了，不是吗？我的快乐与幸福都在你的手里，不是吗？”

“不是，楚濂，不是。”我猛烈的摇头。“我今天才弄清楚了一件事情，我不能带给你任何幸福与快乐！”

“为什么？”“就是你所说的那句话；你再也不要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

他的脸色更白了。“解释一下！”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曾经爱过你，楚濂。”我坦率的说：“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假若我们在一开始相爱的时 候，就公开我们的恋爱，不要发生绿萍的事情，或者我们已经结了婚，过得幸 福而又快乐。可是，当初一念之差，今天，已经是世事全非了。我不能骗你，楚濂，我爱云 帆，两年以来，我已经不知不觉的爱上了他，我再也离不开他。”

他静默了好几分钟。瞪视着我，像面对着一个陌生人。

“你在胡扯，”终于，他嘶哑的说：“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脑筋不清楚，你在 安心撒谎！”

“没有！楚濂，”我坚定的说：“我从没有这么清楚过，从没有这么认真过，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楚濂，请你原谅我，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否则，你是结束一个悲剧，再开始 另外一个悲剧！楚濂，请你设法了解一事实；云帆爱我，我也爱他！你和绿萍离婚，是结 束一个悲剧，假若我和云帆离婚，却是开始一个悲剧。你懂了吗？楚濂？”

他站定了，街灯下，他的眼睛黑而深，他的影子落寞而孤独。他似乎在试着思索我的 话，但他看来迷茫而无助。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再爱我了？”他问。

“不，我还爱，”我沉思了一下说：“却不是爱情，而是友谊。我可以没有你而活，却 不能没有云帆而活！”

他的眼睛张得好大好大，站在那儿，一瞬也不瞬的望着我，终于，他总算了解我的意思 了，他垂下了眼帘，他的眼里闪烁着泪光。“上帝待我可真优厚！”他冷笑着说。

“不要这样，楚濂，”我勉强的安慰着他：“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焉知道有一天，你 不会为了没娶我而庆幸！焉知道你不能碰到一个真正相爱的女孩？”

“我仍然不服这口气，”他咬牙说：“他怎样得到你的？”

“西方有一句格言，”我说：“内容是：‘为爱而爱，是神，为被爱而爱，是人。’我 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年来，他没有条件的爱我，甚至不求回报。他能做一个神，我最起码， 该为他做一个人吧！”楚濂又沉

默了，然后，他凄凉的微笑了一下。

“我呢？我是人？还是神？我一样都做不好！”掉转头，他说：“好了，我懂你了，我想，我们已经到此为止了，是不是？好吧！”他咬紧牙关：“再见！紫菱！”

“楚濂，”我叫：“相信我，你有一天，还会找到你的幸福！一定的！楚濂！”他回头再对我凄然一笑。

“无论如何，我该谢谢你的祝福！是不是？”他说，顿了顿，他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忽然崩溃的摇了摇头：“你是个好女孩，紫菱，你一直是个好女孩，我竟连恨你都做不到……”他闭了闭眼睛。“最起码，我还是你的楚哥哥吧？紫菱？”

“你是的，”我含泪说：“永远是的！”

“好了！”他重重的一摔头：“回到你的‘神’那儿去吧！”说完，他大踏步的迈开步子，孤独消失在夜色里了。

我仍然在街头站立了好一会儿，呆呆的看着他的背影，直到他的影子完全消失了，看不见了，我才惊觉了过来。于是，我开始想起云帆了。是的，我该回到云帆身边去了，但是，云帆在那儿？云帆在那儿？云帆在那儿？云帆在那儿？我叫了计程车，直奔云帆的那家餐厅，经理迎了过来；不，云帆没有来过！他可能在什么地方？不，不知道。我奔向街头的电话亭，一个电话打回父母那儿，不，云帆没有来过！再拨一个电话打到云舟那儿，不，他没有见到过云帆！

我站在夜风拂面的街头，茫然的看着四周；云帆，云帆，你在那儿？云帆，云帆，你知道我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了吗？忽然间，一个思想掠过了我的脑际，我打了个寒战，顿时浑身冰冷而额汗。他走了！他可能已经搭上了飞机，飞向欧洲、美洲、澳洲，或是非洲的食人部落里！他走了！在他的绝望下，他一定安排好律师明天来见我，他自己搭上飞机，飞向世界的尽头去了！叫了车子，我又直奔向飞机场。

我的头晕眩着，我的心痛楚着，我焦灼而紧张，我疲倦而乏力，冲向服务台，我说：

“我要今天下午每班飞机的乘客名单！”

“那一家航空公司的？”服务小姐问。

“每一家的！”那小姐目瞪口呆。“到什么地方上的飞机？”

“到任何地方的！”“哦，小姐，我们没有办法帮你的忙！”她瞪着我，关怀的问：“你不舒服吗？你要不要一个医生？”

我不要医生！我只要云帆！站在那广大的机场里，看着那川流不息的人群，我心中在狂喊着：云帆，云帆，你在那儿？云帆，云帆，你在那儿？我奔进了人群之中，到一个个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去问，有一个费云帆曾经搭飞机走吗？人那么多，机场那么乱，空气那么坏……冷汗一直从我额上冒出来，我的胃在搅痛，扶

着柜台，我眼前全是金星乱舞，云帆，云帆，云帆，云帆……我心中在疯狂的喊叫，我嘴里在不停的问：你们看到费云帆吗？你们看到费云帆吗？然后，我倒下去，失去了知觉。醒来的时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我卧室中的那一面珠帘，珠帘！我在什么地方？然后，我觉得有人握着我的手，我直跳起来；云帆！是的，我接触到云帆的眼光，他正握着我的手，坐在床沿上，带着一脸的焦灼与怜惜，俯身看着我。

“云帆！”我叫，支起身子，“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吗？你没有坐飞机走掉吗？”“是我，紫菱，是我。”他喉音沙哑，他的眼里全是泪。“你没事了，紫菱，躺好吧，你需要休息。”

“可是，你在那儿？”我又哭又笑。“我已经找遍了全台北市，你在那儿？”他用手抚摸我的头发，抚摸我的面颊。

“我在家里，”他说：“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就回到了家里，我想再见你一面，和你再谈谈。可是，你不在家，你的东西却都没有动，打电话给你父母，他们说刚打过电话来找我。于是，我不敢离开，我等你，或者是你的电话。结果，机场的医护人员把你送了回来，幸好你皮包里有我的名片。他们说——”他握紧我的手，声音低哑：“你在机场里发疯一般的找寻费云帆。”“我以为——”我仍然又哭又笑。“你已经搭飞机走掉了。”

他溜下了床，坐在我床前的地毯上，他用手帕拭去我的泪，他的眼睛深谖谖的望着我。

“我差一点走掉了，”他说：“但是，我抛不下你，我渴望再见你一面，所以，我又回来了。你——找我干什么呢？”

我默默的瞅着他。“为了要告诉你一句话。”我轻声说。

“什么话？”“只有三个字的。”我说，含泪望着他。

“哦？”他低应。“是什么？”

“很俗气，但是很必须，而且，早就应该说了。”我说，用手摸着他的脸。终于，慢慢的吐了出来：“我爱你！”

他静默着，望着我，他屏息不动，什么话都不说。

“你还要我走吗？”我低声问：“还要我离开你吗？还生我的气吗？你瞧，我——只是个很傻很不懂事的小妻子。”

他俯下身子，他的唇吻住了我的。两滴泪珠从他眼里落在我的脸上，他把头埋进了我的头发里。

“你会嘲笑一个掉眼泪的男人吗？”他低问。

我把手圈上来，把他的头圈在我的臂弯里。

好半晌，他才抬起头来，凝视我，他的手指轻轻的、轻轻的触摸着我的面颊，他闭上眼睛，发出一声痛楚的叹息。

“天哪！”他低喊：“我从没想过会打你！更没想到会打得这么重，当时，我一定疯了！你肯原谅我吗？”

“只要以后不要养成习惯。”我说，微笑着。

他摇了摇头。“我保证一没有第二次。”他注视着我的眼睛。“还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不知道你会不会不高兴？”他有些担忧而又小心翼翼的问。“什么事？”“刚刚医生诊断过你，你自己居然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我病了吗？我只是软弱而疲倦。”

他把我的双手阖在他的手里。

“你要做妈妈了。”“哦？”我张大了眼睛，怪不得！怪不得这些日子我头晕而软弱，动不动就恶心反胃，原来如此！接着，一层喜悦的浪潮就淹没了我，不高兴吗？我怎能不高兴呢？我掉头望着那珠帘，我笑了。“如果是男孩，取名叫小帆，如果是女孩，取名叫小菱！”我说，抚弄着我丈夫的头发。“妈妈说过，你应该做父亲了！”云帆脸上迅速的绽放出一份狂喜的光彩，那光彩让我如此感动，我竟泪盈于睫了。

一阵晚风吹来，珠帘发出瑟瑟的声响；我有一帘幽梦，终于有人能共！多少辛酸在其中，只有知音能懂！我阖上眼睛，微笑着，倦了，想睡了。

——全书完——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夜初稿于台北

一九七三年五月八日午后修正完毕